

夢梅館校本

金

瓶

梅

詞話



詞話

蘭陵笑笑生 原著  
梅 節 校訂

《金瓶梅詞話》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也是最具爭論性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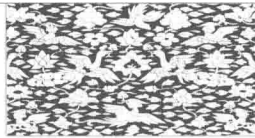
梅節先生從八十年代中從事詞話的整理和校點，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較少錯誤的、接近原著的本子。選擇以日本大安本為底本，覆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土本，校以日本內閣文庫和北京大學之《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在茲堂本和崇經堂本之《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並先後參考鄭振鐸、施蟄存諸本，兼吸收姚靈犀、魏子雲等專家研究成果，先後進行三次校注。最近又進行第四次，即本書。用功之勤，成就本書為《金瓶梅詞話》的最佳校本。

封面設計

書名題字：何懷碩

封面圖案





蘭陵笑笑生 原著  
梅 節 校訂  
陳詔·黃霖 注釋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

(第一冊)

里仁書局 印行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第一冊）

原著者：蘭陵笑笑生

校訂者：梅節

注釋者：陳詔·黃霖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 <http://lernbook.webdiy.com.tw/>

QQ：2562105961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西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一版

西元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修訂一版十九刷

· 本書校注經作者授權，原文重新排版，不得翻印或重製 ·



# 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

梅 節

《金瓶梅詞話》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也是最具爭論性的小說。自誕生以來，貶之者詆爲「市譚之極穢者」「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當急投秦火」「明薛岡·天爵堂筆餘」；贊之者譽爲「偉大的寫實小說」「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同時說部，無以上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其實，除去書中一些不雅的性描寫，《金瓶梅詞話》無疑是中國文學寶庫中之奇珍，與《水滸傳》、《紅樓夢》屬同一水平的作品。《金瓶梅》接枝自《水滸》，《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水滸傳》寫江湖，《金瓶梅》寫市井，《紅樓夢》寫上層貴族，均曲盡其妙。《金瓶梅詞話》的文學地位，亦居於二者之間。

《金瓶梅》的作者，在文學史上至今仍是個謎。欣欣子序雖有「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的說法，真實姓名與生平事迹均語焉不詳，且亦不見早期抄閱者著錄。後人指爲王世貞、李開先、賈三近、屠隆等等，皆缺乏可靠證據。從本書的題旨、內容、取材、敘述結

構和語言特徵看，應屬大眾消費性通俗文學，以平話為主體，穿插演唱流行曲。其作者是書會才人一類中下層知識分子，可能與源流久遠的「羅公（貫中）書會」有某種關係。現存今本詞話，應為民間說書藝人的底本，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是「耳錄」「傳憎享·金瓶梅隱語揭秘」。

《金瓶梅》借北宋年號名色，刻劃明代人情世態，開創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寫實的傳統。小說講述在明季商品經濟新潮中，一位破落戶市棍，欺壓良善，結交勢要，官商通吃，飛黃騰達，享受榮華富貴，最後縱欲身亡的故事。書中的清河，當是運河沿岸一個城鎮。據書中稱淮安、清江浦為「淮上」，稱揚州為「下州」，稱淮河為「南河」，生活場景接近南清河的淮揚地區。《金瓶梅詞話》最初大概就由打談的在淮安、揚州、臨清、濟寧等繁榮富庶的運河大碼頭上說唱，後來也傳至運河南端的蘇州和杭州「明張岱·陶庵夢憶·不繫園」。聽眾多為客商、船夫、手藝人和市民。

《金瓶梅詞話》借樹開花，從《水滸》武松打虎故事直接切入，開頭有五、六回文字摭自《水滸》，其成書上限不能早於現存百回本《忠義水滸傳》的定型和刊行。書中寫官哥、李瓶兒、西門慶之喪，用的十二個日、月干支，均隆慶五年八月到六年二月的干支；第六十八回提到的「南河南徙」，始於萬曆五年閏八月，此可視為詞話成書的上限「梅節」。



金瓶梅成書的上限、金瓶梅成書於萬曆的新材料」。大概公元十六世紀末葉、萬曆二十年或稍後，詞話一些不足本已在文人圈子中傳抄。當時如王宇泰、董其昌、袁宏道、王百穀、文在茲、丘志充、謝肇淛、袁中道、沈德符等均有過錄本。在輾轉傳抄過程中，開始形成兩種本子，一爲原民間藝人的十卷本，書名《金瓶梅詞話》，有欣欣子序。一爲經文士改編的二十卷本，書名《金瓶梅》，有東吳弄珠客序和甘公跋。十卷本《金瓶梅詞話》雖更接近藝人原本，它的刊行却在文人改編的二十卷本《金瓶梅》之後。現存之《新鐫綉像批評金瓶梅》，是這個二十卷本的第二代刻本「梅節·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

二十卷本在萬曆末、天啓初刊行後風行一時，書林人士見有利可圖，乃梓行十卷本《金瓶梅詞話》。因所據底本也缺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乃採二十卷本由陋儒續撰的「這五回」頂補，并錄入二十卷本之弄珠客序、甘公跋以作招徠。十卷本《詞話》因底本訛誤太甚，可讀性差，梓行後并未引起注意，社會上流行的依然是二十卷本，包括後來有張竹坡評的第一奇書本。《詞話》在清初尚有人提及，以後即寂然無聞。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發現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已屬海內孤本。其後在日本倒發現兩部，一藏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一藏德山毛利栖息堂。另京都大學有殘本二十三回，完整者七回。日本兩部《詞話》除栖息堂本第五回末頁曾換板外，與中土本同爲一刻。

東土本保持《新刻金瓶梅詞話》素潔的原貌；中土本則有後人的朱筆校改與批語，全書朱墨燦然。一九三三年，馬廉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醜資將中土本影印一百零四套「魯歌·簡說金瓶梅的幾種版本」。因錢不夠，未能兩色套印，只用單色，朱改變墨改，效果極差。以後中國大陸即據此影印本複印和排印，造成失真。一九六三年，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據彼邦兩部補配，影印配本《金瓶梅詞話》，稱「日本大本」。一九七八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按照原藏北京圖書館、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土本之原尺寸大小出版朱墨二色套印本。但聯經用作底本的不是原刻，而是傅斯年所藏的古佚小說本，複印經「整理後影印」「聯經本金瓶梅詞話·出版說明」，雖糾正古佚小說本據原刻本上朱批改正文的錯誤，墨改部分却未改正（可能沒有發現），因此並不徹底。

《金瓶梅》過去被目為淫書，因為它自然主義的反映主人翁西門慶的淫行。從書中一些色情描寫的間歇地重覆出現看，顯然是編撰者為吸引下層聽眾所加添的有味作料。如所周知，《金瓶梅》誕生的時代，是淫風熾盛的明季。遠的不說，萬曆以前幾個皇帝，朱厚照（正德）是「屬皮匠的，縫著的就上」，最後死於豹房。朱厚熜（嘉靖）求丹方，講采補，服紅丸，淫幼女，陶仲文即以方術膺三孤、封恭誠伯。朱戴垕（隆慶）積年服春藥，弄至虛陽舉發，「晝夜不仆」，無法視朝。當時抗倭名將譚綸，一代名相張居正，均以服丹



方御女致斃「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佞倖」。上行下效，民間則流行淫器、淫藥，浮蕩子弟相率「養龜」。據明末清初佚名作者《如夢錄》記載，明季開封有七家性商店（淫店），都開在撫按諸署附近，專售「廣（景）東人事」、「房中技術」，能「助老扶幼」，「走馬、烏鬚」。在這樣淫靡的社會風氣下，像《金瓶梅詞話》這種大眾消費性通俗文學，為迎合聽眾口味，穿插一些葷笑話、性故事，實不足為怪。何況《金瓶梅》與其他專鋪叙床第的淫書根本不同，它的一些性描寫只是作為書中人物感官生活的一部分，雖有誇張成份，仍屬人慾的範圍。也正因為如此，通過《詞話》的暴露，人們可看到在過去那個時代的男人的性心理，看到女性的卑下和屈辱，也看到人性不那麼可愛的一面。如果把這些文字刪去，作品將是殘缺的，而且更會引起讀者的好奇，效果適得其反。我們提倡青年人可以先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些古典文學作品，待心智更成熟，再看《金瓶梅》，也許較為合適。

筆者從八十年代中從事詞話的整理和校點，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較少錯誤的、接近原著的本子。選擇以日本大安本為底本，覆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土本，校以日本內閣文庫和北京大學之《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在茲堂本和崇經堂本之《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並先後參考鄭振鐸、施蟄存、劉本棟、增你智、戴鴻森、白維國卜鍵諸本，

兼吸收姚靈犀、魏子雲、陳詔、李申、張惠英、張鴻魁、傅憎享、魯歌等專家研究成果，進行校訂。一九八七年完成第一次校訂，出版《全校本金瓶梅詞話》；一九九三年完成第二次校訂，出版《重校本金瓶梅詞話》；一九九九年完成第三次校訂，出版影印《夢梅館定本金瓶梅詞話》手抄本。詳細情況可參閱拙作《金瓶梅詞話的版本與文本——金瓶梅詞話校讀記代序》，這裏不再重覆。

本書在校點過程中，曾得到許多學者和專家的幫助。王修齡、許桂林、馮統一諸先生曾參加全校本校點工作。王先生初校了三十五回至七十回，許先生協助校點了後二十回及書中有關星相部分；馮先生協助校點書中詞曲。陳詔、黃霖兩位先生為重校本作了簡明注釋；蔡敦勇先生對詞曲進行了覆校。陳少卿先生花了三年時間，工楷抄閱三校定本，協助出版《夢梅館定本金瓶梅詞話》手抄影印本。我在此謹向他們，以及對本書的校點出版給予支持和鼓勵的海內外師友，表示由衷的感謝。自己深知，由於寡學淺識，本書在校勘與整理方面都不免存在許多錯誤和不足之處，這只好留待後人來糾正及完善了。

前言脫稿於丙寅除夜，刊於全校本與

重校本。癸未暮春改定於青衣夢梅館

##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累。惟下焉者，既不能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脉絡貫通，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

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飢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不無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耽。富貴善良，人皆惡之，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厦，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擗，春酥滿胸，何嫵媚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綢繆也；鷄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縮復縮，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遁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懼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累。惟下焉者，既不能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脉絡貫通，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



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不無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耽。富貴善良，人皆惡之，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厦，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擘，春酥滿胸，何嫵媚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錦衣玉食，何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綢繆也；鷄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一雙玉腕縮復縮，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遁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懼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 跋

《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

廿公書。

##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櫛机》之意也。蓋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為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為這烏江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嘆為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欲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

閨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酬，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橫牆，矮矮疏窗，忙慳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嶂，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裝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四貪詞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嘩。疏親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切須戒，飲

色

休愛綠髻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丹田。人能寡欲壽長年。從今罷却閑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

莫戀此，養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爲利休。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急縮手，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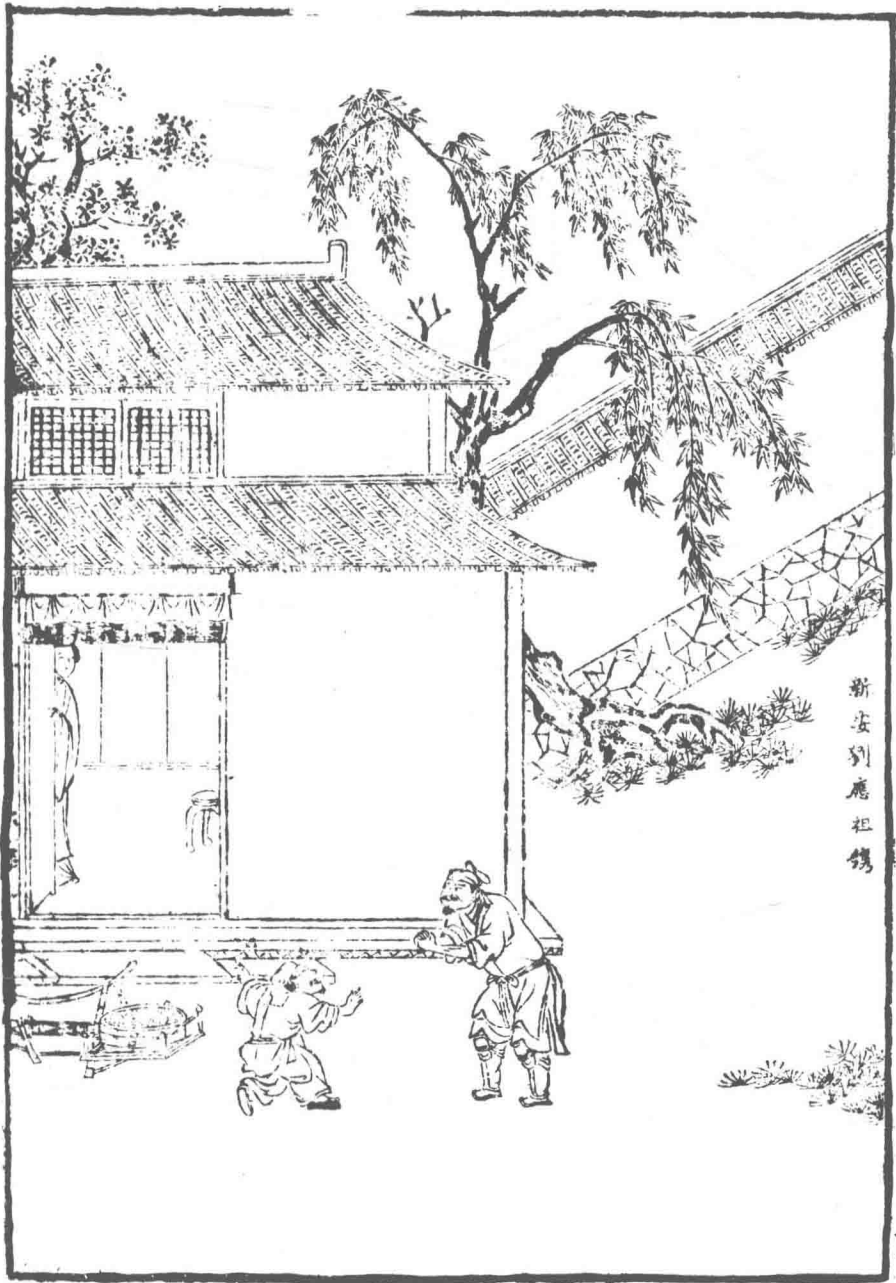
氣

莫使強梁逞技能，揎拳捋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火，到後憂煎禍及身。灾迺。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莫太過，免







新安別唐祖錫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 目 錄

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梅節）	.....	一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	一
廿公《跋》	.....	三
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	.....	四
新刻金瓶梅詞話·詞曰·四貪詞	.....	一
金瓶梅明版插圖貳百幅（分插每回回前）	.....	一
第一回 景陽崗武松打虎	.....	一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	二五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	三九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奸	.....	五三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	一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	二五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	三九
鄆哥不憤鬧茶肆	.....	五三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藥鴆武大郎	六三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七五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八五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一〇一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一一五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一二七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一三七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一五一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一七一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一八五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二〇一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追歡	二一三
第十七回	字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二二七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二三九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二五三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二七一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二八九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三〇九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三一九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三三三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三四五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三六一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三八一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三九五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四〇七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擔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四二三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四三七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諢趨時	四五五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四六九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戳舌	四八三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妝旦勸狎客	五〇三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五二九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五三九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五五五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五六九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妝丫鬢金蓮市愛 五九三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六〇五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 六一七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六三一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六四七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六五九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六七一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 六九三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七〇五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七二三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游蝴蝶巷 七四一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七五三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蘑菇 七七九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八〇一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八二三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八四一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	八五九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舍陀羅經	八七三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八八九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九一三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綴鋪開張	九三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九四七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壇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九七七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一〇〇七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一〇二一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一〇三三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賄	黃真人煉度薦亡	一〇五三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一〇六七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勤尋文嫂	一〇九三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一一一七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升級	群僚庭參朱太尉	一一三九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户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一一五五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冤	一一七五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一二〇三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黃氏卷	一二二七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慇言潘金蓮	一二四九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愠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一二八三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一三一三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藍氏	一三三七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欲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一三六九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一三九七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一四一一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一四二三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一四三五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一四四七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一四五九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一四七一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兒	一四八九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一五〇一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一五一五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一五二九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一五四三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一五五九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義調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一五七七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洒家店雪娥爲娼	一五九三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一六〇七
第九十六回	春梅游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一六二三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	一六三七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一六五一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一六六五
第一〇〇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群冤	一六七九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一

第一回 景陽崗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

請看項籍

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尚爾，何況爲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者耶？詞兒「丈夫隻手把吳鉤」，吳鉤，乃古劍也。古有干將、莫邪、太阿、吳鉤、魚腸、屬鏃之名。言丈夫心腸如鐵石，氣概貫虹蜺，不免屈志於女人。

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着



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於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爲追兵所逼。霸王欲向江東取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廢軍中大事？」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況汝這般容色，劉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泣曰：「妾寧以義死，不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霸王因大慟，尋以自剄。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劍空歌不逝騅。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斫陽山斬白蛇起手，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掙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因被吕后妒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卧。夫人哭曰：「陛下萬歲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戚夫人乃收泪謝恩。吕后聞之，密召張良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鬢皎白，衣冠甚偉，各問姓名。一名東園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角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游？」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不悅。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况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

之：

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翼已就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又可奈何？雖有  
繒繳兮，尚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酒鳩殺趙王如意，人斃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

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色事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領於牖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證：

劉項佳人絕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

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一），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個破落戶（二）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傅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關（三）產業。驚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

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說時華岳山峰歪，道破黃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皆轟州劫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污吏、豪惡刁民。

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四），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槍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因時遭荒饑，將祖房兒賣了，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他那裡招攬天下英雄豪傑，仗義疏財，人號他做「小孟嘗君」。柴大官人，乃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那裡躲逃。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莊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瘡疾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清河縣地方。

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崗，山中有一隻吊睛白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限獵戶擒捉此虎。崗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夥成群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崗，其餘不許過崗。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旁酒店內吃了幾碗酒，壯着膽，橫拖

着防身梢棒，踉踉跄跄大挾步（五）走上崗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看時，上面寫道：

景陽崗上，有一隻大蟲（六），近來傷人甚多。現今立限各鄉里正（七）并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崗。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崗，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

武松喝道：「怕甚麼鳥（八）！且只顧上崗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縮在脅下，一步步上那崗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禿禿的大青卧牛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恰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四季能吹萬物開。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梢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上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九），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十），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十一），滿山滿嶺盡皆

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較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崗也振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梢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十二）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拿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擱（十三）住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盡力擱定那虎，那裡肯放鬆。一面把隻腳望虎面上，眼睛裡只顧亂踢。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按在坑裡，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盡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躺卧着恰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有古風一篇，單道景陽崗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崗頭風正狂，萬里陰雲埋日光。焰焰滿川紅日赤，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晚霞挂林藪，侵入冷霧滿穹蒼。忽聞一聲霹靂響，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谷裡獐鹿皆奔降；山中狐兔潛踪迹，澗內獐猿驚且慌。下莊見後魂魄散，存孝遇時心膽亡。清河壯士酒未醒，忽在崗頭偶相迎。上下尋人虎饑渴，撞着猱獍來撲人。虎來撲人似山倒，人去迎虎如岩傾。臂腕落時墜飛砲，爪牙擱處幾泥坑。拳頭脚尖如雨點，淋漓兩手鮮血染。穢污腥風滿松林，散亂毛鬚墜山崦。近看千鈞勢未休，遠觀八面威風減。身橫野草錦斑消，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的這漢子口裡兀自（十四）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梢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崗子去。」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那裡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酥軟了。

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裡刷刺刺響。武松口中不言，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却怎生鬪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唬得武松大驚道：「阿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兩個大蟲於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十五）。那兩人手裡各拿着一條五股鋼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吃了惚律心（十六）、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沒器械，打死這個傷

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戶。因爲崗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着落我們衆獵戶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叵耐（十七）這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十八）、藥箭等他。正在這裡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從崗子上走來，三拳兩脚，和大蟲敵鬪，把大蟲登時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衆人把大蟲纏了，請壯士下崗，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於是衆鄉夫獵戶，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抬在前面，將一個兜轎抬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十九）家。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庭上。却有本縣里老，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衆人道：「真乃英雄好漢！」那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

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床（二十），安排花紅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那滿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三一），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

來。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庫中衆上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與衆人去？也顯相公恩沾，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三三）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抬舉他，便道：「你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這縣裡做個巡捕的都頭，專一河東水西擒拿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三三）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正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官，吃了三五日酒。武松正要陽谷縣找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日在街上閑游，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爲證：

壯士英雄藝略芳，挺身直上景陽崗。醉來打死山中虎，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饑，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衰（二四），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二五）、谷樹皮（二六）」。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樸實，都欺負他。武大并無生氣，常時迴避便了。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



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擔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二七）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户（二八）家臨街房居住，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閑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户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户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

這張大户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產，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一日，大户拍胸，嘆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田產豐盛，資財充足，閑中何故嘆氣？」大户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無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户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媒人來，與大户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

子（二九），做張做勢（三十），喬模喬樣（三一）。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綉，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在大戶家習學彈唱，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戶（三二）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字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抬舉二人，不令上鍋，聊備灑掃，與他金銀首飾，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不紅不白；眉彎新月，又細又彎。張大戶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還有一樁兒不可說，白日間只是打盹，到晚上噴嚏也無數。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却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現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想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擔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趁（三三）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

時。忽一日，大户得患陰寒（三四）病症，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裡住。武大不免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衰，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三五）。抱怨大户：「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的，只是一味味酒（三六）。着緊處却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晦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爲證：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麗銅（三七），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煞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擔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餐吃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險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三八），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三九）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人人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

得這個婆娘在屋裡，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爲頭的一件好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四十）、掇兒機（四一）、口裡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四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唆（四三）！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概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教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材料（四四）！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

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上所過，見數隊纓槍，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却是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抬舉他，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他，送他下處（四五）去。却被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會，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

手（四六）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裡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四七），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直到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教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那婦人一面臉上堆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個土兵（四八）服事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裡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四九）。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請來廝會也。」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倒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五十）善了，被

人欺負，纔得到這裡。若似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五二）。」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五二），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有詩爲證。詩曰：

叔嫂萍踪得偶逢，嬌嬌偏逞秀儀容。私心便欲成歡會，暗把邪言釣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五三）。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菓餅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教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燙上酒來。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杯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裡來管閑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箸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五四），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裡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酒

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杯兒去。」武松道：「生受（五五）！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五六）上心，搬來家裡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吾嫂厚意，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裡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證：

可怪金蓮用意深，包藏淫行蕩春心。武松正大原難犯，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殷勤。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教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吩咐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裡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五七），早些來家吃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諾。到縣裡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杯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裡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蹀裡蹀斜（五八），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廝上鍋上竈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爲證：

武松儀表甚搨搜（五九），阿嫂淫心不可收。籠絡歸來家裡住，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那兩邊鄰舍。衆鄰舍都鬪分子（六十），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炖羹炖飯，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檐。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時呂蒙正，密內嗟無錢。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却似銀妝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早去縣裡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裡，簾了一盆炭火。心裡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挂心！」入將門來，便把甌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



「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挂在壁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晨，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了。却纔又有一個作杯（六一），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暖鞋，掇條凳子，自近火盆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却搬些煮酒菜蔬入房裡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裡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些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裡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凳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杯盤，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拿注子（六二）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髲（六三），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

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飲過。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烘動春心，那裡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六四）。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拿火箸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箸，口裡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六五）！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躁，便丟下火箸，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杯兒殘酒。」乞武松劈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噙齒戴髮（六六）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如此所爲。」婦人吃他幾句，搶的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口裡指着說道：「我自作婊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厨下去了。有詩爲證：

潑賤操心太不良，貪淫無耻壞綱常。席間尚且求雲雨，反被都頭罵一場。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好的。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

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擔兒大雪裡歸來。推開門，放下擔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六七）是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鄰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臘靴，着了上蓋，戴上氈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裡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

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六八），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拿着條扁擔，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

來裝你的幌子（六九）。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罵道：「却也好！只道（七十）是親難轉債，人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七一）。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它不下。

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吩咐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證：

雨意雲情不遂謀，心中誰信起戈矛。生將武二搬離去，骨肉翻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注釋：

- (一) 虎中美女——幻化爲美女的老虎。 (二) 破落户——指家道衰落人家，也指敗家子弟。 (三) 潑天關——「潑天」，接天，極言其大。「關」同「價」。 (四) 三停——三成。「勝闊三停」言其肩膀闊度是人的長度的十分之三；如身長七尺，則勝闊二尺一寸。 (五) 大叉步——大踏步。 (六) 大蟲——老虎。 (七) 里正——舊時百戶爲一里，每里設一長官叫里正。 (八) 鳥——通「屌」，男性生殖器，多用作粗穢語。 (九) 歡翅——動物伸展軀體抖動毛羽的動作。 (十) 剪——來回揮動。 (十一) 焦霹靂——旱雷。 (十二) 磕磕——恰恰。 (十三) 搨——抓。今粵語作「扞」。 (十四) 兀自——仍自，還。 (十五) 虎磕腦——形狀似虎頭的帽子。 (十六) 兇律——鱷魚的別名。 (十七) 叵耐——叵奈，不可耐，可惡。「叵」是「不可」二

字合音。(十八)窩弓——受觸動能自動發射的弓箭。(十九)上戶——有財勢人家。(二十)合具虎床

——組合裝配抬老虎的架子。(二一)恁地(的)——如此，這樣。不恁地，不如此。(二二)俵散——分

發。(二三)押司——宋代衙門中司案牘的吏員。(二四)猥衰——即「猥瑣」。其貌不揚，鄙陋庸俗。

(二五)三寸丁——形容身材矮小。(二六)谷樹皮——形容人的皮膚粗糙。(二七)渾家——妻子。

(二八)大戶——舊時對富翁的稱呼。(二九)扣身衫子——緊扣身軀，曲綫畢露的衣衫。(三十)做張做勢

——裝腔作勢。(三一)喬模喬樣——打扮妖嬈，故意作態。(三二)樂戶——隸籍教坊的娼優人家。

(三三)趲——轉着彎走。(三四)陰寒——陰虛之人行房感風寒，俗稱夾色傷寒。(三五)合氣——鬪氣。

(三六)味酒——貪婪地喝酒。(三七)高麗銅——朝鮮出產的一種低品位煉銅。(三八)油樣——油頭

粉面，輕佻浮滑的模樣。(三九)撒謎語——說隱語切口。(四十)胡博詞——類似琵琶的少數民族樂器。

(四一)揆兒機——少數民族樂器。(四二)賊混沌——罵人語，混沌同糊塗。(四三)囉嗩——吵鬧，煩

擾。(四四)濁材料——罵人語，猶言混帳東西，笨家伙。(四五)下處——住處。(四六)叉手——一

種敬禮，兩手交叉於胸前，曲躬致敬。(四七)丁樹——「三寸丁、谷樹皮」的略語。(四八)土兵——鄉

兵。(四九)腌臢——骯髒。(五十)忒——太，過於。(五一)撒潑——撒野潑刺。(五二)快性

——生性爽直痛快。(五三)撇清——表示清白，假裝正經。(五四)小意兒——小殷勤。(五五)生受

——辛苦勞累。又作客氣話，含有打擾之意。(五六)是必——一定，務必。(五七)畫卯——官署卯時(上

午五至七時)簽到，畫卯就是按時報到的意思。(五八)蹠裡蹠斜——走路不穩的樣子。(五九)搨搜——形

容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六十)鬪分子——即「湊分子」。粵語叫「夾份」。(六一)作杯——做東請喝酒。

(六二)注子——酒壺，用金屬或瓷器製成。(六三)鞞——下垂。(六四)兜攬——答應、理睬。

(六五)簇火、撥火——撥弄炭火使旺，喻煽起慾火。(六六)噙齒戴髮——牙齒不外露，頭上披着頭髮，形容男

子漢的形象。

(六七) 情知——明知。

(六八) 絮聒——嘮叨。

(六九) 裝幌子——把醜事張揚出去。

(七十) 只道——方言詞，同「這道」。

(七一) 花木瓜，空好看——花木瓜外表好看，不能吃，比喻人徒有其表，中看不中用。

金瓶梅詞話

## 第二回

###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姻緣配未真，金蓮賣俏逞花容。只因月下星前意，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鄆哥賣菜被嫌嗔。那知後日蕭牆禍，血濺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一）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

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賺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二）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三），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膽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勳，現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擔禮物，捎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抬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不曾到東京，就那裡觀光上國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抬舉。」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杯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



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個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徑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教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那廝一定強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挽雲鬢，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并不上門，教奴心裡沒理會處。每日教你哥哥去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沒尋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四）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說知。」婦人道：「既然如此，請樓上坐。」

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土兵擺上酒來，熱下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杯（五），叫土兵篩一杯酒，拿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六）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

一杯。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樸，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幾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眼膿血（七）搨不出來驚老婆（八）！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不敢入屋裡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應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杯！」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九）！自是老娘晦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證：

苦口良言諫勸多，金蓮懷恨起風波。自家惶愧難存坐，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十）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兄弟灑泪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吩咐道：「哥哥，我

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馱垛（十一），討了脚程（十二），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

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整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擔兒，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動彈。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鄰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十三）。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十四）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噉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爲證：

慎事關門并早歸，眼前恩愛隔崔嵬。春心一點如絲亂，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擻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

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裡拿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正，却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十五）；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十六），長腰身穿綠羅褶兒（十七）；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十八），清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十九），手裡搖着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鬢鬢賽鴉翎的鬢兒，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泠泠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嫋嫋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麪臍肚兒，窄多多尖趂脚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紅縐縐、白鮮鮮、黑裊裊，正不知是甚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髻（二十），四面上貼着飛金（二二），一徑裡墊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朵并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彎彎柳葉，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賽玉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刺（二三），香袋兒身邊低挂，抹胸兒重

重鈕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趂趂金蓮小脚，雲頭（二二）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觀登踏。紅紗膝褲（二四）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又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二五）誰家大官人打這屋檐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二六），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覷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遍，方一直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證：

風日清和漫出游，偶從簾下識嬌羞。只因臨去秋波轉，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不想這段姻緣，却在他身上！」却是在簾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

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着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二七）象棋，拆白道字（二八），無不通曉。近來發迹有錢，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那人複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迹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已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鬢婦女。又常與勾欄裡的李嬌兒打熱，今也娶在家裡。南街子又占着窠子（二九）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嫖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都不敢惹他。」

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够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於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游，一直徑趲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啫！」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三十）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說：「我和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

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餡餛（三三）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胳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的蓋老（三三），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麼？」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駿馬却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抬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作謝起身去了。

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將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一個在屋裡？」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

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三三），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新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等刮子（三四）！」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現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新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材，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三五）。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豬的，交新年恰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三六）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了起身去。

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趲將來，徑去簾子底下那凳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瞭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訪。」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

次日清晨，王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趲走。王婆道：



「這刷子麪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教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裡人便益，且教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財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三七）的，也會抱腰（三八），又善放刁。還有一件不可說，鬚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隨何。只憑說六國唇槍，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驚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重門內女，遮麼九級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教李天王樓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陟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攬掇（三九）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安排，常在公門遭鬪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趑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搨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杯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個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四十）的，緣何陪着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

便問：「乾娘，問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河漏子、軟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麪、熱湯溫和大辣酥（四一）。」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經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

良久，王婆只在茶局裡張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趲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賤一賤，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徑入茶房裡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個寬煎菓兒茶（四二）如何？」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够多少。」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趕趁得頻，一定是記挂着問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

端的智賽隨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一面，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没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四三）。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厮，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做馬泊六（四四），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四五）。」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并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事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教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了。有詩爲證：

西門浪子意猖狂，死下工夫戲女娘。虧殺賣茶王老母，生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 注釋：

(一) 撚指——兩指相搓，猶彈指，喻時間過得很快。

(二) 打點——以送錢財、禮物巴結上司。

(三)

路上小人——此指盜賊。

(四) 壞鈔——破費，花錢。

(五) 勸杯——勸酒的杯子。

(六) 扇籠——單層

的籠屉。

(七) 脹膿血——假含膿血，義同「膿包」，形容懦弱無用的人。

(八) 朔不出贅老婆——今粵語稱

動物從洞中或殼中伸出頭爲朔出頭。此以鰲形容縮頭縮腦；老婆，是婦人的自稱。（九）喬家公——假冒、硬充的家長。

（十）喬張致——虛假的樣子，此指惡劣表現。（十一）馱垛——牲口馱運。（十二）脚程——路費。（十三）禁鬼——用巫咒拘禁鬼怪，這裡形容沒人出入。或「禁」爲「見」之音訛，即「見鬼」。（十四）說空生有——又作沒空生有，即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十五）博浪——又作波浪，俊俏乖滑。（十六）圈兒

——此處指網中圈，詳見第五回「網中圈兒打靠後」條。（十七）褶兒——一種類似長衫的便服，腰中有帶褶，下擺較短。又稱「褶子」。（十八）陳橋鞋兒——一種蒲鞋，以河南陳橋出產者爲最著名。（十九）護膝兒——

又稱膝褲。形製如圓筒，綁於腿上，覆於鞋面的一種服飾。（二十）鬚髻——婦女戴用的罩髻冠，一般用金銀絲編結，或以紗、布製作。（二一）飛金——粘在婦女鬢角上作爲裝飾的金箔花子，又稱「翠鈿」、「花鈿」。

（二二）搭刺——下垂貌。（二三）雲頭——鞋面前端的雲形裝飾。（二四）膝褲——參看本回「護膝兒」條。

（二五）兀的——用於句首的語氣詞，起強調作用。（二六）喏——一種男子敬禮。一邊叉手行禮，一邊口中發出「喏」聲，叫「唱喏」。（二七）雙陸——古時的一種博戲。（二八）拆白道字——一種把文字拆開來以

表達某種意思的文字遊戲。「白」同「話」。「字」爲見諸書的「話」，「話」爲存於聲的「字」。（二九）窠子——即「私窠子」，私娼。（三十）五道將軍——傳說爲東岳屬下的神將，管世人生死。一說爲盜神。（三一）銷蝕

——餃子之類的麪食。（三二）蓋老——丈夫。（三三）撮合山——媒人。（三四）刮子——耳刮子，耳光。（三五）共——愛戀。（三六）風——此處與「瘋」通。（三七）收小——接生。（三八）抱腰

——接生時抱產婦腰助產，也指接生。（三九）攪掇——撻恿。（四十）影射——相好，姘頭。（四一）拖煎河漏子、軟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蚧麪、熱湯溫和大辣酥——以上六種食物均不可能有，是王婆和

西門慶開玩笑。「河漏子」即北方用蕎麥麪做的「飴飴」，是用水煮的，拖煎則成爲饊子。巴子肉即肉乾，鮮肉是軟的，

脫水成肉乾即變硬。匾食「翻包着菜肉」，則不是匾食而是意大利薄餅。餃子有餡，窩窩中空，有餡則成爲菜糰子。北方稱河蚌爲蛤蜊，其肉嚼不動，像蛤蜊這樣韌的麪條不會有。大辣酥大概像今之酥皮、頂酥一類餅食，加上熱湯就成煮火燒。

(四二) 寬煎葉兒茶——略加烹煎的茶水。

(四三) 鬼打更——比喻虛有其名，并無其實。

(四四)

馬泊六——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的撮合者。

(四五) 貝戎兒——「賊」字的拆開寫法。

###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虧；精神耗散容顏淺，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藥難醫。古來飽暖生閑事，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一）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二）；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妝小伏低，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三）；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游串，也曾養得好大龜（四）。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就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五）勤？乾娘，你自作成我，完

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都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的，我都依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道：「乾娘，你休撒科（六），自作成我則個（七）！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為妻，占用這幾年。武大為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匹藍紬，一匹白紬，一匹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帶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送終衣服。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

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吃茶。你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裡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我却說道：『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八）。』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不成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擋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擺在桌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喝一杯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桌吃，走了回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



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九），我便推道沒了酒，再教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裡。若焦躁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躁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箸下去，只推拾箸，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念他。你快使人送將綉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於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綉絹三匹，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了個貼身答應（十）的小廝（十一），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巫山雲雨幾時就？空使襄王築楚臺。有詩爲證：

兩意相投似蜜甜，王婆撮合更稀奇；安排十件挨光計，管取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綉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的。王

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厮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厮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没人，待老身東擯西補（十二）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厮來，却再理會。現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綉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够閑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措（十三），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教人揀個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

兒內字樣，你不知會了多少，如何叫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十四），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挂在牆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可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没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準來。當夜無話。

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綫，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擔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挂了，吩咐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匹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綫！」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箸麪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擔兒進門，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

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教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有詩爲證：

阿母牢籠設計深，大郎愚鹵不知音。帶錢買酒酬奸詐，却把婆娘白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擔兒出去了，王婆便趲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裡，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教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十五）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吩咐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十六）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殷勤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意兒過縱（十七），十個九個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

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

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十八）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

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灑金川扇兒，搖搖擺擺徑往紫石街來。到王婆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十九），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裡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睁眼看着那婦人：雲鬢疊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二十）；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二一）。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緞匹細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錢，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

那日屋檐下頭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三三）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誤沖撞官人，休怪。」一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人不該。」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三三）。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隨，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一生只是志誠爲，倒不好？」

王婆一面打着擷鼓兒說，西門慶獎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

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合成帖兒（二四）。他兒子陳經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山（二五），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二六），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二七）！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份？常言道：當行（二八）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二九），倒是正經。怎的好和人鬪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綫。有詩爲證：

水性從來是女流，背夫常與外人偷。金蓮心愛西門慶，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歧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

袋（三十）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子，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裡說着，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也是姻緣，都有意了。

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現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喝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都擺在面前，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遞與婦人，說道：「請不棄，滿飲此杯。」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爲證：

從來男女不同筵，賣俏迎奸（三一）最可憐。不獨文君奔司馬，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箸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生。」西門慶道：「娘子倒與家下賤累（三二）同庚，也是庚辰，屬龍



的。只是娘子月份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綫，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白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裡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裡。」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枉有許多，那裡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他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人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繼娶這個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綫，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三三），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歧人（三四），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現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三五）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

了個細疾（三六），白不得好。」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

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三七），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那粉頭（三八）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朵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證：

眼意眉情卒未休，姻緣相湊遇風流。王婆貪賄無他技，一味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揆光——偷情，調情。  
(二) 行貨——東西，家伙。又作「行貨子」。  
(三) 軟款——溫柔而又殷勤。  
(四) 大龜——此處指壯大的男性生殖器。  
(五) 恁——這樣，這麼。  
(六) 撒科——即「插科」，本指戲劇中插入的滑稽動作，此意爲逗樂取笑。  
(七) 則個——助語詞，用於句末，表示請求。  
(八) 澆手

——以酒菜酬謝人手工之勞。(九)入港——凡事處在成熟階段叫做「入港」。也指男女之間的微妙關係。

(十)答應——回答，應對，服侍，包括從事此項差役的人。(十一)小厮——年輕僮僕，也指男孩兒，小夥子。

(十二)東攢西補——到處拼湊挪借。(十三)勒措——刁難。(十四)破日——忌日，行事不利的日子。

(十五)不到的——不至於。(十六)恁地——此處「恁地」作「怎的」、「怎麼」解。(十七)過縱

——籠絡，引誘。(十八)厮見——相見。(十九)科——元雜劇中有關表演動作、情態之詞，也泛指舉動、

行爲。(二十)比甲——馬甲，即不帶領子、袖子的外衣。(二一)萬福——婦女兩手鬆鬆抱拳，在右側腰間

上下移動，上身稍前傾，口中道「萬福」，對人表示敬禮的動作。(二二)網巾——明代男子頭上飾物，用絲縷或

馬尾等結成網套，用來攏住頭髮，勿使散亂。(二三)經紀人——生意人，做買賣的人。(二四)合成帖兒

——做媒成功的意思。舊時議婚先要由一方寫成生辰八字的紙片，叫庚帖，來徵求對方意見，并討回對方的庚帖去算

命，如認為合適，就叫做「合成帖兒」。(二五)保山——媒人。(二六)下小茶——定婚時，男方在正式下

聘禮之前送一些象徵性禮品給女方，禮品中一定有茶葉，叫下小茶或下茶。(二七)耍子——此處作開玩笑解。

(二八)當行——同行。(二九)桌面——成桌的酒席，也指成桌的祭品。(三十)茄袋——隨身佩帶的用

來裝零錢雜物的小口袋。(三一)賣俏迎奸——又作迎奸賣俏、營奸賣俏、迎歡賣俏，指女人主動勾引男人成奸。

(三二)賤累——謙稱自己的妻子。(三三)外宅——外室，姘婦。(三四)路歧人——又稱歧路人，宋

人稱民間藝人及走江湖者為歧路人。(三五)册正——扶正。把妾立為正妻。(三六)細疾——需要精細照料

之病，或稱「富貴病」，如肺結核等。(三七)差撥——差遣，引申為煩忙。(三八)粉頭——妓女，也泛指

作風不正派的婦女。

## 第四回

### 淫婦背武大偷奸

###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誤國邦，由來美色喪忠良。紂因妲己宗祀失，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春行處樂，豈知紅粉笑中槍。西門貪戀金蓮色，內失家塵外趕獐。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够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續着緒。

却說西門慶在房裡，把眼看那婦人，雲鬢半髲，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一）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桌上一拂，

將那雙箸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箸正落在婦人腳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箸，只見婦人尖尖趂趂剛三寸、恰半掬（二）一對小小金蓮，正趂在箸邊。西門慶且不拾箸，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唆！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樓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并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把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膀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

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并不失信。」婆子道：「你們二人，出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趑過後門歸來。先去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

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機強陸賈。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這色系子女（三）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強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我到家便取錠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教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切

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四），笑了去。不在話下。

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早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趲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攬掇武大吃了飯，挑擔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妝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吩咐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五）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合歡杏桃真堪笑，裡許原來別有人。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爲證：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挂着，到底被他纏住拿着。也曾在馬房裡餒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知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并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杯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姮娥。有〔沉醉東風〕為證：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縠，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似月裡姮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緞子鞋兒，恰剛半扭，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六）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七）一般，嗚啞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八），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二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束着銀打



就、藥煮成的托子（九）。那話約有六寸許長大，紅赤赤黑鬚，直豎豎堅硬，好個東西！有詩單道其態爲證：

一物從來六寸長，有時柔軟有時剛。軟如醉漢東西倒，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北入陰爲本事，腰州臍下作家鄉。天生二子隨身便，曾與佳人鬪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軟濃濃、紅縐縐、緊緜緜、千人愛、萬人貪，更不知是何物！有詩爲證：

溫緊香乾口賽蓮，能柔能軟最堪憐。喜便吐舌開口笑，困時隨股就身眠。

內褠縣裡爲家業，薄草崖邊是故園。若遇風流清子弟，等閑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熬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證：

好事從來不出門，惡言醜行便彰聞。可憐武大親妻子，暗與西門作細君（十）。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繞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個去處，一尋一個着。」

哥道：「聒譟（十一）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刺（十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裡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苧麻綫。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猢猻（十三）！我屋裡那討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水杓裡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做牽頭（十四）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十五）。鄆哥便叫道：「你做甚麼

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十六）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鑿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裡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糟塌了你這場門面，教你賺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爭鄆哥尋這個人，却正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分交：險道神脫了衣冠，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末知道鄆哥尋甚麼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注釋：

- (一) 護炕——北方炕端，砌磚高出炕面，起到保護炕的作用，也可以放些雜物，叫護炕。 (二) 半杈——杈，從拇指到中指伸直的長度。半杈，約三寸。又作半叉。
- (三) 色系子女——合起來就是「絕」「好」二字。
- (四) 眼罩——薄紗罩眼以防風沙，又叫眼紗。 (五) 下截——下半身。 (六) 香茶木樨餅兒——香茶，一種含在口內的香料茶葉制品，可以解口內惡味，類似現在的口香糖。香茶木樨餅兒，指配有桂花成份的香茶餅兒。
- (七) 信子——動物的舌頭。 (八) 那話——那個不便說出來的東西，暗示男性生殖器。 (九) 托子——男性用淫器。套於陰莖根部，作用使陰莖充血，堅硬而延長時間。 (十) 細君——小妾。 (十一) 聒噪——打擾，麻煩，也作吵鬧、心煩解。 (十二) 刮刺——勾搭。 (十三) 含鳥小猢猻——含鳥，鳥即屌，男子陽物，此罵

人嘴不乾淨，說話不清不白。小猢猻，即小猴子。  
節敲人的頭，使起疙瘩。

(十六) 合——性交。

(十四) 牽頭——拉皮條。

(十五) 鑿粟暴——屈中指用骨

金瓶梅詞話

## 第五回

### 鄆哥幫捉罵王婆

### 淫婦藥鳩武大郎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痴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貞姿勁質自安然。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徑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腳，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麼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裡（一）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并不養鵝鴨，那裡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的棧得你恁肥賸賸的，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二）？」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三）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四）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

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請我吃三杯，我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

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裡。歇下擔兒，拿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盞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廝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疙瘩。」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疙瘩？」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挂一小勾子（五），一地裡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賺得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脚（六），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要便（七）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原來沒些見

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我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往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

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八）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并不提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恰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趁過王婆茶房裡來等西門慶。



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虎有張兮鳥有媒，暗中牽陷自狂爲。鄆哥指訐西門慶，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鬚髮（九）！」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手中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掄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擋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僕入床下去躲。武大掄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個紙虎兒也嚇一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

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提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十）。」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撥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那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扶歸家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

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

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够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妝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睬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吩咐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十一）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持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趁過王婆家來，

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個話，武二歸來都没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卻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没。天生天化（十二），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割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十三）病得重，趁他狼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來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初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用去。這個不是長遠做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

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戀色迷花不肯休。畢竟世間有此事，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迹。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迹。便入在材裡，扛出去燒了，有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

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

道：「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并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提。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銅錢，徑來王婆家裡坐地，却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十四）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教你半夜裡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

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恰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碗白湯來，把到樓上，却叫：「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沖在盞裡，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麼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裡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吩咐，

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裡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裡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迹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噉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泪有聲謂之哭，有泪無聲謂之泣，無泪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噉了半夜。

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

買棺材津送（十五），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你是網巾圈兒打靠後（十六）！」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件作（十七）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十八）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吩咐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吩咐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翳（十九），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鶯鶯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注釋：

（一）地理——到處。

（二）鴨——罵人話，猶言烏龜王八。

（三）主兒——當事人。

（四）左邊

的——男性生殖器的隱語。俗傳真武大帝足下有龜蛇二將，龜在左邊。龜即男陰代詞。

做買賣。（六）鞋脚——婦女親手做的鞋襪之類，作為見面時的禮物叫鞋脚，也泛指鞋襪。

（七）要便——經

常，時不時。

（八）窩盤——籠絡，慰撫。

（九）髻髮——男性生殖器。

（十）智量——見識，能量。

(十一) 早晚——此處解釋爲某個時候。

(十二) 天生天化——天意造成。

(十三) 搗子——對人的鄙稱，

猶言家伙、傻瓜。又，宋時稱地痞、光棍爲搗子。

(十四) 把——拿。

(十五) 津送——發送、殯殮。

(十六) 網巾圈兒打靠後——網巾用以裹髮，上有總繩結巾，即網巾圈兒。網巾圈狹不過一寸，打在頭頂靠後處。此句

俗語有「忘在腦後」的意思。

(十七) 忤作——衙門裡檢驗死傷、代人殮葬的人。

(十八) 團頭——各種行業

的頭頭。此處指忤作頭目。

(十九) 翳——陰影。三光，日月星。此兩句詩的意思是，人們說日影、月影，非謂日

月有影，乃我們自身之影耳。





##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因貪淫色受波渣（一）。亡身喪命皆因此，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一朝禍起蕭牆內，虧殺王婆先做牙（二）。

却說西門慶便對何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三）。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疼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够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抬了棺材來，又去請伴作團頭何九。但是（四）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五），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六）來整頓。

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

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七）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吩咐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八）之類，一面燙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够多時，只見西門慶自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餘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杯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吩咐罷，一直去了。

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身屍，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有蹊蹺。」一面來

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火裡火發在那裡。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九）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髮髻，從裡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泪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十）玩着那兩點神水（十一）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毒。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十二）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攬掇，拿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

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抬棺材，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

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十三）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裡。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十四）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經幡、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徑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有詩爲證：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貪歡不管生和死，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多因愛闊恨悠悠。要將吳越冤仇解，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兩兩亂鶯啼，毯毯梧竹齊。微微風動慢，颯颯涼侵扇。處處過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十五）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挂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

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撮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道（十六）：「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刺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殷勤兒，提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箸，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杯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道西門慶來了，於是一力（十七）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

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凳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瞅睬（十八）。每日只是濃妝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十九）了奴，又往那家另叙上心甜的了？且把

奴冷丟，不來瞅睬！」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甌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拿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桌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了，買酒肉嘎飯（二十）菓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桌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擱。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并肩一處飲酒。

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拿着一條十八兩秤（二二），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過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嶠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鷄鵝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用手中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

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三三）。」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匹大海青（二三）！」婦人道：「乾娘，你且飲個燙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杯，說道：「老身往厨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鷄鵝嘎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燙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杯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挂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耻。」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弦，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妝，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二四），開籠箱。穿一套縞素衣裳，打扮的似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没入脚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頰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勾欄（二五）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没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抬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的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帶雨尤雲，調笑玩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



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厨房中動彈。由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槍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有詩單道其態，詩曰：

寂靜蘭房簟枕涼，才子佳人至妙頑。纔去倒澆紅臘燭（二二六），忽然又棹夜行船

（二七）。偷香粉蝶餐花萼，戲水蜻蜓上下旋。樂極情濃無限趣，靈龜口內吐清泉

（二八）。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波喳——波折，磨難。

（二）牙——中間人，撮合者。

（三）隨身燈——點在死者頭前的一盞油燈。

（四）但是——凡是，但凡。

（五）禪和子——和尚，也包括在家修行的參禪者。

（六）火家——夥計，

役夫。(七) 閣兒——大房間內部間隔的小房間。(八) 案酒——下酒的菜肴。(九) 陰陽——以看風水、擇日爲業的人，又叫陰陽生。(十) 五輪八寶——一種類似眼鏡的巫術工具，由八種材料鑲嵌而成，呈五色斑斕狀態。(十一) 神水——原指眼內津液，此處泛指眼睛。(十二) 葫蘆提——糊裡糊塗。(十三) 化人場——火葬場。(十四) 靈床子——人死後爲之虛設的床位，供養死者畫像等。(十五) 岳廟——此指東岳廟。(十六) 嘈道——大聲說話。(十七) 一力——竭力。(十八) 瞅睬——理睬。(十九) 撇閃——撇開，拋棄。(二十) 嘎飯——菜肴，又作「下飯」。(二十一) 十八兩秤——舊時秤一斤合十六兩，有些愛占便宜的人在自己的秤上做手脚，要十八兩纔够一斤。用這把秤買物，每斤便可多賺二兩。(二十二) 賴精——善於耍賴的人，粵語：姓賴的。(二十三) 海青——此處指海青色寬袖長袍的衣料。(二十四) 梅香——丫鬢的通稱。(二十五) 勾欄——宋元時百戲雜劇的演出場所，後也指妓院。(二十六) 倒澆紅臘燭——又作倒澆燭，性交方式，女在男上。(二十七) 棹夜行船——性交方式，女卧男坐。(二十八) 靈龜口內吐清泉——此句暗喻性交時的射精。龜指男性生殖器。



## 第七回

###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無能，全憑兩腿走殷勤。唇槍慣把鰥男配，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紅頭上帶，喜筵餅錠袖中撐。只有一件不堪處，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賣翠花兒（一）的薛嫂兒，提着花箱兒，一地裡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厮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二）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

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裡面與主管算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三）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四）。方纔我在大娘房裡，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徑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

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五）。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六）也有兩張。四季衣服、妝花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珠子箍兒（七）、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八）、金鐏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九）也有三二百筒。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十）。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人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你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十二）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十二）都無，只靠侄男侄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他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裡有的是那罽緞子（十三），拿上一段，買上一擔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

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賺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殷勤說始終，孟姬愛嫁富家翁。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箱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菜，雇了一個抬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十四），小厮跟隨，徑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現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吩咐了丫鬟打掃客位（十五），收拾乾淨，炖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攬掇，先把盒擔抬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擔兒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棕大帽（十六），一撒鈎絲，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

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六眼不藏私，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裡是姑奶奶大，大官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托盤子出門，一回走來陪坐。拿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侄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侄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老鼠（十七），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降，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十八）裡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匹緞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舊上門行走。」

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們大老爹不是那等人，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一回，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侄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說道：「還虧我主張的有理麼？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強如和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

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四間，到底五層。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



日，出來說有請。西門慶下馬進去，裡面儀門紫墻，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凳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柵扇，三間倒坐（十九）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挂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妝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二十）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在鋪子裡，一日不算銀子，搭錢也賣兩大簸籬。毛青鞋面布，俺們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現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丫頭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刺子（二二）裡，往宅裡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匹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

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

穿翠藍麒麟補子（三）妝花紗衫，大紅妝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睁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妝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鬢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旁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拿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還禮不迭。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扞，一對尖尖趨趨金蓮來，脚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

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準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裡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親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裡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

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裡有人沒有人，現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個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

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裡挎着鄉裡來的

四塊黃米麪棗兒糕，兩塊糖，十幾個艾窩窩（二三），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二四）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挂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家使了大官兒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準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捎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

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裡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二五）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厮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二六）。他家現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是？却不難爲你了！況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并没上頭（二七）的丫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新娘子，我情願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裡人（二八）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

百，人單擢着（二九）。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携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願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爲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三十），他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倒吃他搶了幾句好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證：

張四無端散楚言，姻緣誰想是前緣。佳人心愛西門慶，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

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妗（三二）來，坐轎押擔。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羹菓茶餅，布絹綉綿，約有二十餘擔。這邊請他姑娘并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鄰，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三三），雇了幾個閑漢，并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卒（三三），正進來搬抬婦人床帳、嫁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抬！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鄰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空掙了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份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裡，你手裡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你還抬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腆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

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没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拿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腳，也要瞧不成？」

正亂着，只見姑娘扭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三四），莫不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鄰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侄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三五）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旁，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三六）！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三七），是楊家那臊子（三八）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三九），行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裡，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

爭奈楊宗保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都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材，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四十）！」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四二），老奴才，老粉嘴（四三）！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個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四三）！怪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鄰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打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趕入，鬧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抬的抬，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鄰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都散了。

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燈籠，他這邊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緞，一柄玉繚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三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娘。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證：



乍睹多情風月標，教人無福也難消。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翠花——又作花翠，泛指頭飾。 (二) 主管——主持業務的高級夥計。 (三) 管情——肯定，保證。
- (四) 窩兒——位置。 (五) 正頭娘子——正室，大老婆。 (六) 拔步床——一種結構高大的木床。下有承托木板平臺，四角豎有掛帳子的支架，床邊和床下附有小櫃和抽屜，以南京所造為最有名。 (七) 珠子箍兒——明代婦女盛行戴頭箍。頭箍戴於額上包緊兩鬢，以紗、綾之類絲織物製成。富貴人家在頭箍上鑲嵌珠翠，叫做珠子箍兒。
- (八) 頭面——此處指首飾。 (九) 三梭布——一種寬幅布。織造時三人運梭，布幅闊至二丈。
- (十) 燈人兒——畫在掛燈上的仕女，粵語所謂「靚女」。 (十一) 姑娘——此處作姑母解。 (十二) 男花女花——指兒女。 (十三) 罽緞子——罽是薄的意思，罽緞子指質量差的緞子。 (十四) 頭口——牲口。
- (十五) 客位——又作客座，即客廳，待客的房間。 (十六) 纏棕大帽——藤製的有遮檐的帽子，類似瓦楞帽。
- (十七) 臭老鼠——比喻惹人憎嫌的人。 (十八) 靴桶——即靴筒，可藏隨身碎銀和雜物。 (十九) 倒座——四合院建築中坐南朝北的房間，因與正房對向，故稱倒座。 (二十) 福仁泡茶——橄欖主要產於福建，又稱福菓。橄欖仁可泡茶，稱福仁泡茶。 (二一) 搭刺子——即角落子，偏僻地方。 (二二) 補子——官服上標志品級的徽飾，綴補在衣服的前胸或背後。但明代婦女借用來作為衣服上刺綉的圖案。 (二三) 艾窩窩——北方甜食。用糯米蒸熟搗爛裹餡製成，多涼食。 (二四) 插定——相親時，男方把釵插在女方頭上表示定下婚事，叫插定。後來泛指相親時送禮物定婚。 (二五) 小可——普通，平常。 (二六) 潑皮——流氓，無賴。 (二七) 上頭

——古時，女子未嫁時散髮或梳辮，出嫁則梳髮髻叫做上頭。此處「沒上頭」指沒有發生性關係。(二八)房裡人

——侍妾。(二九)擢着——選上。謂不怕人多，有機緣就被挑上。(三十)三窩兩塊——形容子女多，妻室

多，家庭中形成幫派。(三一)大姘——妻兄的妻子。(三二)伴當——奴僕，也指伙伴。(三三)軍牢

——跟隨武職官員排衙護衛的兵士和獄卒。(三四)隔從——從，同一宗族次於至親者，如叔伯、堂兄弟等。又次

者，叫再從，三從。隔從，指血緣關係遠。(三五)溫克——溫和，善於克制。(三六)失心——昧心，喪良

心。(三七)油嘴——說話油滑的人。(三八)臊子——指男性和雄性動物的生殖器。(三九)女生外向

——女子出嫁隨夫。(四十)黃貓黑尾——形容表裡不一，前後行為不一。(四一)花根——乞丐，叫花子。

(四二)粉嘴——指叫驢(公驢)。驢子無論黑色、灰色，嘴部一圈總是白的，故名。(四三)焦尾靶

(巴)——罵人沒有後代。



## 第八回

###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靜悄房櫳獨自猜，鴛鴦失伴信音乖。臂上粉香猶未泯，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雲鬢鬆鬆墜玉釵。駿驥不來勞望眼，空餘鴛枕泪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趨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廝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都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迎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一）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裡去，只在門首窺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噉（二）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没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

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吩咐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

澡。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三），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縑（四）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五）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脱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證：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杈。他，不念咱；咱，想念他！

簾兒私下，門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了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上來，就歪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裡去了？」迎兒道：「我并没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饞瘡（六），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味搗（七）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於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剥去了身上衣服，拿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

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頭（八）禍根淫婦！有那亡八（九）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吩咐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

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妝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厮玳安，夾着氈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厮平日說話乖覺（十），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浸潤（十一），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和婦人往來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叙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叙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厮嘻嘻只是笑，不肯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厮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

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十二）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捎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裡做什麼，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捎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倒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十三），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裡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十四）叫冤屈，麻飯疙瘩的帳；騎着木驢兒嗑瓜子兒（十五），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

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裡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誤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燈，睡不着，短嘆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於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為證：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麼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羞！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為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情兒乖。奴本是朵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餐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裡姻緣今世裡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裡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

且說那婆子，早晨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不够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來，道個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

不知他。」因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裡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裡尋他去！」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勾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是的（十六）！」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

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十七），扁擔大蛆蟻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扁擔大蛆蟻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

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十八），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看篩了風（十九）。」婦人道：「那怕負心強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釵着兩溜子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不與他，說道：「你還不變心理，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却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拉屎，出門教癩象絆了一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因見手中拿着一根紅骨細灑金、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奚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二十）了這半日，也够了，休要誤了勾當。老身厨下收拾去也。」

婦人一面吩咐迎兒房中放桌兒，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

鵝、鮮魚、肉酢（二）、菓品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拿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一雙玄色緞子鞋；一雙挑綫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鬢色緞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八寶、水光絹裡兒紫綫帶兒、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三）；一根并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鉸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并頭蓮，贈與君鬢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那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杯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并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厨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鬪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吩咐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鷓子相似，盡力盤桓，淫慾無度。

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馱擔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行了幾日，討了回

書，領一行人取路向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行住坐臥，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也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徑奔來找尋武大家。可可（三）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就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飛的一般去了。

這王婆拿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兒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匆匆有句話和你們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一面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們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似海，

不能相捨；武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初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古來叔嫂不通問。如今已是大郎百日（二四）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僧衆，來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拿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二五），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升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擔來，鋪陳道場，懸挂佛像。王婆伴厨子在竈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咒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晨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

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簽字，證盟禮佛。婦人方纔起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都關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那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開黎，武大郎念爲大父。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心蕩，磬槌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簽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吩咐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倒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

看官聽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轉毒轉秃，轉秃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這高堂大厦、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糧，又不耕種，一日三餐，又無甚事縈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或探探瓮中無米，囤內少柴，早把興來沒了，却輪與這和尚們許多。有詩爲證：

色中餓鬼獸中狻，壞教貪淫玷祖風。此物只宜林下看，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都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

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裡交媾一般。於是推洗手，立住了脚，聽够良久。只聽婦人口裡喘聲呼叫西門慶：「達達（二六），你休只顧擗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二七）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上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廝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了一身艷衣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并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幡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并肩站立，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擗鉞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擗鉞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顧擗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淫婦燒靈志不平，和尚竊壁聽淫聲。果然佛道能消罪，亡者聞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妮子——女孩。 (二) 噉——啐。 (三) 角兒——餃子。 (四) 薄縹——薄的絲織品，如綢、絹。
- (五) 谷都——擻起，鼓起。 (六) 饒癆饒痞——患着嘴饒貪食的頑症。 (七) 咪搗——貪婪地吃喝。
- (八) 牢頭——囚犯的頭頭。 (九) 亡八——即王八，烏龜。 (十) 乖覺——機敏懂事，善於體察人意思。
- (十一) 浸潤——小恩小惠。 (十二) 喬才——輕佻虛偽的男人，壞小子。 (十三) 方勝——相交的雙菱形。
- (十四) 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粉團，一種芝麻、糯米做的小食品，歌「麻飯」。敲板兒，敲板兒的響聲「疙瘩」。蠻子，元代蒙古人對南方人的稱呼。所以，此句歇後語「叫冤屈麻飯疙瘩的帳」，總的意思是，麻煩、疙瘩，白叫冤屈，是一種搞不清的關係。 (十五) 騎着木驢兒嗑瓜子——木驢兒是一種剛人的刑具。此句說騎着木驢兒馬上要被處死的人還在嗑瓜子，吐了一地瓜子皮，說明他既昏頭昏腦，又瑣瑣碎碎，所以歇為「瑣碎昏昏」。
- (十六) 是的——助語詞。相當「罷」或「罷了」。用在句末，表示推測或判斷。 (十七) 黃病——黃疸病。
- (十八) 瓦楞帽兒——以藤篾或馬鬃編結，上飾帽頂子。因帽上有數條隆起的楞綫，故名瓦楞帽，又作瓦壠帽。
- (十九) 篩了風——此處「篩」意同「襲」，篩了風即襲了風。 (二十) 聒聒——噦噦咕咕。 (二一) 肉酥——即肉鮮。猪肉切碎後，經過加工如魚鮮之法，使它別具風味。 (二二) 兜肚——女子和小孩的内衣。作菱形布片，裹於胸腹部。 (二三) 可可——同磕磕，恰恰。 (二四) 百日——人死後一百天，家屬舉行祭奠的日子。
- (二五) 齋觀——送給僧道的飯食和錢物。 (二六) 達達——父親。這裡用作女人對男人的昵稱。 (二七) 丟——泄精。女性達到性高潮時亦稱「丟」，又稱「丟身子」。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只思當日同歡愛，豈想蕭牆有後憂。  
只貪快樂恣悠游，英雄壯士報冤仇。天公自有安排處，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艷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吩咐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桌、壞凳、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燈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抬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先奸後娶醜名留。轎內坐着浪淫婦，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迹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卧房。西門慶旋用

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二），桌椅錦机，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竈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三）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鬚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

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都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裡火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嗔，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裡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煞，也有幾分臉酸心窄。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

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妝打扮，穿一套艷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

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厮們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今日見了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旁邊。月娘教丫頭拿個坐兒教他坐，吩咐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十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人前多咳嗽，上床懶追陪；雖數（四）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彎，與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五）都看到在心裡。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拿強拿，不動強動。跟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脚處（六），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桌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倒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女美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裡不題。

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且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脚，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了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七）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攢錢，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唬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裡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

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八）了，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裡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聽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

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九），那裡去尋墳地放着？虧他左近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抬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嫂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導，前月他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

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徑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線，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就在桌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挂起經幡紙繒。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啣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鄰舍無不淒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齣齣的，恰似死人一般挺在那裡。武二爬將起來看時，那

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幡。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跤跌翻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似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士兵，正睡得好，於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却再理會。」胡亂盹了一回，看看五更鷄叫，東方將明。士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士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鄰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鄰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道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件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

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拿着個柳籠簸籬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兄弟唱喏。」那小厮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伴你們打官司耍子。」武二

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賣：「造兩份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什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够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於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的幫扶武大捉奸，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乞西門慶抬到家，待搗掉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吩咐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又問：「何九在那裡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裡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

到第二日，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



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隴隴入殮，燒毀屍傷。現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爲妾。現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於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十）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吏典，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十一）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裡面，不回家。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鄆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即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正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

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再理會。」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

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木櫃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說話。武二翻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裡？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膽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雇着，小人只開鋪子，并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并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掙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唬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徑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

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十二）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聲氣兒賺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十三）；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

背公（十四）。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裡外賺」。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要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十五）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裡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唬得慌了，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桌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唬得走不動。武二劈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哎呀」時，便跳起來立在凳子上，向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手捉住，隔着樓前窗，倒撞落在當街心裡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都住了腳睜大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於是兜襠又是兩腳，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見知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

的人不計其數，都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裡去了，却拿這個人來頂缸（十六）。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天公何事黑漫漫？九泉乾死食毒客，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歡門——指門窗上的彩飾。  
(二) 揀妝——放化妝品和首飾的梳妝匣。  
(三) 陪床——陪房，隨嫁的婢女。  
(四) 雖數——雖然算得上。  
(五) 一抹兒——一眼，一瞥。這裡引伸爲一齊、全部。  
(六) 没入脚處——没有放脚的地方，猶言不知如何是好。  
(七) 太歲——此處作凶惡的人解。  
(八) 決撒——敗露。  
(九) 没脚蟹——比喻没有活動能力的人，多指女人。  
(十) 佐貳官吏——協助辦理公務的官員。  
(十一) 首尾——瓜葛，關係。  
(十二) 皂隸——衙門裡的役卒。  
(十三) 賣串兒——兩下裡串通，通風報信，從中得  
到好處。  
(十四) 打背公——古語「背公營私」，「打背公」即爲己、營私之意。又叫打背弓、打背工。  
(十五) 房山——房屋的山牆。  
(十六) 頂缸——頂替，代人受過。

金瓶梅詞話

##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暮誦消災咒。種瓜須得瓜，種豆須得豆。

經咒本無心，冤結如何究？地獄與天堂，作者還自受。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拿去縣裡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順着房山，臥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子頭走來毛廁裡淨手（一），蹶着大屁股，猛可（二）見了一個漢子臥伏在院墻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去縣中見官去了。多是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饋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

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升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一干證

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翻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平人，我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厮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裡去了，他不說。小人一時怒起，誤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出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篋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冤，說道：「小人平日也有與相公用力效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三）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四）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五）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裡。內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甲鄰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六）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

這東平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升

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鑿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存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鐙，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七）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打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仵作、甲鄰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詞。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八）。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 縣丞樂和安 主簿華何祿 典史夏恭基



## 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九）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廝打，誤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負屈啣冤，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於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十）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浼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賚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升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

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十二）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十二），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

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都變賣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撫左鄰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鄰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這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饑餓過平生。有詩爲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於是家中吩咐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

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杯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臍，果然下箸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翻碧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都兩傍列坐，傳杯弄盞，花簇錦攢飲酒。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拿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十三），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裡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

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三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十四），細彎彎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是個緊鄰，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

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都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持。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十五），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十六）升廣南鎮守（十七），因侄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都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綉絹鋪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十八）幫嫖貼食（十九），會一脚

好氣毬（二十），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幫閑勤兒（二二），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裡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二三），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婊子，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紅樓醉管弦。人生能有幾，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喜，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於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興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倒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且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指山說磨（二四），拿人家來比奴？一則奴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

後邊坐一回，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與西門慶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爲證：

紗帳輕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白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蕩。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啞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抬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竈，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皆因仁義說愚賢。雖然異數同飛鳥，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淨手——小便。

(二) 猛可——突然。

(三) 拶——酷刑之一種，又稱拶指。施刑時，用繩穿五根

小木棍，套人手指，用力緊收，使人痛楚難熬。

(四) 敲——明清兩代，施拶刑時，兩人扶受拶者起跪，隨以木棍

左右敲之加痛，叫做「拶敲」。

(五) 長枷——加在罪犯頸項上的刑具，木製，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

- 重二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十五斤。長枷，是死罪犯戴的枷，最重。 (六) 委的——的確。 (七) 申文——向上級呈報的文書。 (八) 律絞——按法律應處絞刑。 (九) 小的——地位低賤的人對地位高的人的自稱。 (十) 禁子——獄卒。 (十一) 脊杖——一種刑罰。用大荆條或棍棒抽打犯人脊背。 (十二) 公人——衙門裡的差役。 (十三) 汗巾——拭汗的長巾。可繫在腰間，也可搭在頭上作裝飾。 (十四) 團面皮——圓臉型。 (十五) 鴉青寶石——藍黑色寶石。 (十六) 御前班直——皇帝御前值班的近侍太監。 (十七) 廣南鎮守——鎮守太監，明代宦官名，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親信和耳目。廣南，在雲南省，明設廣南府。 (十八) 本司三院——指樂戶妓院。本司，指教坊司，三院，泛指行院。 (十九) 幫嫖貼食——幫助富貴子弟嫖娼，從中揩油水，吃白食。 (二十) 氣毬——唐宋時盛行的一種遊戲，以腳踢之，使之飛揚上騰。 (二十一) 勤兒——不務正業的浪蕩子弟。 (二十二) 撒漫——揮霍無度。 (二十三) 指山說磨——借此言彼，比喻說話兜圈子。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妒非常，浪子落魄無賴。一聽巧語花言，不顧新歡舊愛。出逢紅袖相牽，又把風情別賣。果然寒食元宵，誰不幫興幫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二）厮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去，搥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怪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裡硬氣（二）？」春梅正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三）說我哄漢子（四）！」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他還說娘教爹收（五）了我，和娘捎一幫兒（六）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颯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



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到了不得。三姐你在那裡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裡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故口裡不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

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桌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髮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七），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綫裙子，雙彎尖趂，紅鴛瘦小，一個個粉妝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兩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裡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裡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裡下了兩盤棋，早是（八）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暄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回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并没銀子。」西門慶

道：「你没銀子，拿簪子問我手裡當，也是一般。」於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裡，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裡。」那婦人見西門慶來，哂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灑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吩咐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準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歡。

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來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中上竈，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裡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厨下拿去。此事表過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

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厨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搯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豬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吩咐他往厨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

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裡等着哩，便罵道：「賊淫婦，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爹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熱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八（九）新娘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蟲？」春梅不忿（十）他罵，說道：「沒的（十二）扯淡（十二）！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十三）着！」春梅道：「中有時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

變（十四）了罷！」於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裡雌（十五）着，等他慢條斯禮兒（十六）纔和麪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事，』只像那個調唆（十七）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十八）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十九）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罵道：「賊歪刺骨（二十），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着，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吆小喝，把丫頭採（二一）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地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腳兒（二二）！」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泪悲啼，放聲大哭。

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裡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

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了，在廚房裡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於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攪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趲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廝跟隨，往廟上去不題。

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裡，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窗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二二），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二四）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二五）！」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雪娥道：「我罵他秃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二六），俺沒曾在竈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如今日輪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是（二七）我當初擺死（二八）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二九）。論起春梅，又不是我房裡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

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三十一）誰也拌不過他。纔在漢子跟前戳舌兒（三十二），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攆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三十三）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

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妝，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躺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拾了本有，掉了本無，沒丫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盡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教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歪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三十三）一齊來。有詩爲證：

金蓮恃寵仗夫君，到使孫娥忌怨深。自古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箍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置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

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破落戶出身，一份兒家財都嫖沒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嫖貼食，在院中頑耍，諱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父母，游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三四）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鬪寡門（三五），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參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侄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三六）。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叙禮讓坐。東家安席（三七），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篋（三八），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

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躑，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過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箏排雁柱聲聲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颯，綉帶飄飄磕頭。西門慶呼答應小廝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撥箏的是花二哥令翠（三九），勾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現放着他親姑娘，大官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了。」落後（四十）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殷勤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時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裡邊走



走？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俐，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四一）去？如今使保兒（四二）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同送桂姐，徑進勾欄往李家去。正是：錦綉窩中，入手不如撒手美；紅綿套裡，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爲證：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鋪般明排列；銜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捨，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胳膊通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個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于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杯。」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檯（四三），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桌

兒，掌上燈燭，酒肴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鶯花寨。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爲證：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粒，羅幃綉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歌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杯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四四）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四五）他唱。却被院中婆娘見經識經（四六），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腴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於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廝，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桌兒，請桂姐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拂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一隻〔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勾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嗒！玉玷污泥中，豈凡

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沒入腳處，吩咐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跟前力攔掇，就上了道兒（四七）。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拿五十兩銀子，緞鋪內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侄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拿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拿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嘖他，鋪的蓋的俱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寄語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頭腦——此處作事由解。  
(二) 硬氣——態度蠻橫強硬。  
(三) 歪斯纏——胡攪蠻纏。  
(四) 哄漢子——使手段籠絡丈夫。  
(五) 收——男主人奸占婢女叫收或收用。  
(六) 捎一幫兒——搭個助手拉幫套。  
(七) 墜子——戴在耳垂上的裝飾品，又叫耳墜子。  
(八) 早是——幸虧，幸好。  
(九) 忽刺八——突然。  
(十) 不忿——不服氣，不平。  
(十一) 沒的——不要，別。  
(十二) 扯毯淡——扯淡，胡說八

道。毯，陰戶，此處加一個毯字，加重語氣，以表輕蔑。(十三)時道——時運，運氣。(十四)別變——屈枉，處治。(十五)雌——繃，粘連，強攙和。(十六)慢條斯禮——慢吞吞。(十七)調唆——挑撥，教唆人鬧糾紛。(十八)自慊——本來就。(十九)攔攔——霸占，攔住。(二十)歪刺骨——意謂不正派的壞女人。罵人的話。(二十一)採——揪，扭。(二十二)錯腳兒——行差踏錯，喻失誤。(二十三)繭兒——多指隱秘不可告人的勾當。(二十四)烏眼雞——發怒，好鬪的雞。(二十五)不待見——不喜歡，看不上。(二十六)聽手——聽使喚。(二十七)比是——既然。(二十八)擺死——布擺害死。(二十九)撐窩兒——占別人位置，排擠傾軋。(三十)隨問——不論，任憑。(三一)戳舌兒——搬弄是非，說人壞話。(三二)拉此兒——差一點。(三三)沒興——倒霉，晦氣。(三四)前程——指功名、官職。(三五)闖寡門——空手逛妓院，不宴請也不留宿。(三六)席面——筵席上的座位。(三七)安席——酒席入座時，安排位次。(三八)箏簫——都是樂器。(三九)令翠——對別人包占的妓女的尊稱。(四十)落後——後來，以後。(四一)多咱——什麼時候。(四二)保兒——妓院中供差使的男子。(四三)春檯——飯桌，食桌。(四四)梳籠——原是處女的娼妓第一次接客伴宿，接客後，由散髮改梳髮髻，故稱梳籠。(四五)索落——點着某人要求其做某件事，如點某人的戲，點某人唱等等，都稱索落。(四六)見經識經——看出其中奧妙。(四七)上道兒——走上軌道。這裡指落入圈套。



## 第十二回

### 潘金蓮私僕受辱

### 劉理星魔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有錢便是主顧。一家歪斯胡纏（二），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紅粉夜夜陪宿。不是常久夫妻，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住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一連拿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倒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個打扮粉妝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臺。月漾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拿；怪玳瑁貓兒交歡，鬪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通小殷勤，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

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

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廝玳安拿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勾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裡相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花攢錦簇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捎來不曾？」玳安道：「已捎在此。」便向氈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吩咐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捎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撈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回文邊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迹。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綉衾獨自！

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衾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 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到酒席上說道：「吩咐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不說玳安含泪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個小妾投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叙的一個婊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二）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前邊梳籠人家粉頭，只守着家裡的那人兒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便就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吃。」到是這四五個嫖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少頃只見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錠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筴、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個（朝天子）兒，單道這茶好處：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



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篋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三），不圖這『一搜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個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個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媽兒怠慢着他些兒，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個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四）。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個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五），此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個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個個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裡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六）。』」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何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七），就還不起個東道？」於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鬮銀（八）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九）；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罈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

猪肉，宰了一隻鷄，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厨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箸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個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肴；那個連三筷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恰似與鷄骨朵有冤仇；一個油抹唇邊，恨不把猪毛皮連唾咽。吃片時，杯盤狼藉；啖良久，箸子縱橫。杯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箸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個稱爲食王元帥，那個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翻曬又重斟，盤饌已無遺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個淨光王佛（十）。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十一）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促恰刺了一泡糞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十二）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鬪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十三）戲（十四）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日念走到桂卿房裡照臉，溜（十五）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嫖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勾欄妓者媚如猿，只堪乘興暫時留。若要死貪無足厭，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這裡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單表玳安小廝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上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廝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裡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窗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金蓮只曉爭先話，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單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游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個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但見：

一個不顧綱常貴賤，一個那分上下高低。一個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律犯明條。一個氣暗眼瞪，好似牛吼柳影；一個言嬌語澀，渾如鶯啼花間。一個耳畔訴雨意雲情，一個枕邊說山盟海誓。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



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吩咐三四個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問道：「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瞧！」見沒撇着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琴童道：「小的并没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二十）剥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持，一個剥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襖兒（二二），襖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拿上來我瞧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裡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并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捆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綳子綳着，雨點般欄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來保：「把奴才兩個鬢與我搨了（二三），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廝，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廝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爲證：

虎有佞兮鳥有媒，金蓮未必守空閨。不堪今日私奴僕，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唬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脉息，小心在旁扶持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打了個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跤，吩咐春梅：「把前後角門（二三）頂了，不放一個人進

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拿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真個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裡夢裡，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私鹽私醋（二四），他有個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個不逢好死的嚼舌根（二五）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他都氣不憤，拿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二六）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器的奴才也不枉說的，恁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搜出來？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二七）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颺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二八）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了（二九）這塊地。這個香囊葫蘆兒，

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并不曾與他。」

只這一句，就合着剛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西門慶懷裡，說道：「這個，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出這樣事來。爹，你要個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吩咐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颯，綉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吩咐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道：「你吩咐，奴知道了。」到是插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溫柔，恃寵爭妍惹寇仇。不是春梅當日勸，父娘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

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

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三十）西門慶不在家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個。」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三一），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厮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并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個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筏子（三二）。你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個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這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

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三三）飲



酒。拿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個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侄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三四）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爲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仇，路逢狹處難迴避。

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鬢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腳水，百般殷勤扶持，把小意兒貼戀。到夜裡，枕蓆魚水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架舌頭（三五），在你跟前唆調。我的傻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剗（三六）。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敢往那裡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廝來，早是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自不是說了一聲，也是爲你好——恐怕他家裡粉頭淘潑（三七）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和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個背地搯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

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於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

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妝，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裹衾而卧。西門慶去到，坐了半日，還沒一個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三八）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擾！」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三九）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卧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妝，裹被便卧在那床上，面朝裡。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奸賣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四十）中出身，蹺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四二）不成材的貨兒（四三）

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四三），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那兩個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好個五娘子，當請出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四四）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你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群兒（四五）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四六），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個官兒唱兩個喏（四七），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裡只剪下一柳子頭髮，拿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四八）？」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裡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

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吩咐春梅：「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

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唬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於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吊膽，陪着一千個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四九），只拿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個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思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斯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側着身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五十）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到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肉兒（五一）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個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唬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

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綫兒。」婦人道：「你既要做得頂綫，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五二）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歡會異常。

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綫兒，逕拿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個腔兒。等你家去，我還于你。比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是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躑躅，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

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暗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

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個瞽目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五三）。」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大妻小妻爭鬪，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灑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脚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一道府，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像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紮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

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晨，領賊瞎徑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裡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徑到潘金蓮臥房明

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間，亦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太重，夫星難爲，尅過兩個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壬水，辰、丑又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己土，官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愛。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并臨，災殃必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個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綫，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火灰，暗暗攪在釀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樁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用艾塞心，

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安頓停當。將符燒灰，炖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異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後門常鎖莫通河。院內有井防小口，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歪斯胡纏——同「歪斯纏」，胡亂糾纏。 (二) 麻犯——找麻煩。 (三) 使錢費物——花錢享受。  
(四) 打水平——平地排水。 (五) 作頭——幹活做工的頭頭。 (六) 一能——一種專長。 (七) 孤老——妓女的相好，女人的姘夫，也泛指一般的嫖客。 (八) 鬧銀——成色低的銀子。 (九) 長錢——即足錢。一百文錢叫一陌，整一百的叫足錢或長錢。 (十) 淨光王佛——精光。王佛是調侃語，佛門要求四大皆淨，故用來打趣。 (十一) 掉嘴——牲口伸嘴過來吃食叫做掉嘴。 (十二) 明間——直接跟室外相通的房間。 (十三) 啄針兒——一種插在頭上的首飾。 (十四) 戲——偷。 (十五) 溜——此處也作偷解。 (十六) 圭角——圭玉的稜角，喻為馬脚、破綻。 (十七) 擠撮——排擠。 (十八) 蝎子娘——像蝎子一般狠毒的女人。



- (十九) 住回——過一會兒。 (二十) 旋——當場。 (二一) 襠兒——又叫襠子，一種類似女裙的袍服。
- (二二) 搨——拔除。 (二三) 角門——側門，邊門。 (二四) 私鹽私醋——喻為偷偷摸摸幹的事情。
- (二五) 嚼舌根——誹謗他人。 (二六) 壓枉——冤枉，強加罪名。 (二七) 紛紛的——氣憤的樣子。
- (二八) 沒口子——口口聲聲。 (二九) 臭烟——應作臭淹或臭腌，污染浸漬的意思。 (三十) 約的——估計着。
- (三一) 瑕玷——缺點錯誤。 (三二) 扎筏子——出氣。 (三三) 官客——男客人。 (三四) 花娘——妓女。 (三五) 架舌頭——說壞話。 (三六) 折剜——折磨。 (三七) 淘淥——損傷，多指色欲過度而傷害身體。 (三八) 賤日——謙稱自己的生日。 (三九) 小頂人——妓院裡的女小孩，雛妓。 (四十) 門戶——此處指妓院。 (四一) 良人家——清白人家(與妓院相對)。 (四二) 不成材的貨——沒有出息，不成器的家伙。 (四三) 供唱——娼優到外面應差唱曲。 (四四) 本等——本來。 (四五) 咬群兒——牲畜亂咬同類，比喻某人與周圍眾人鬧糾紛。 (四六) 不善——非同一般，够厲害的。 (四七) 三個官兒唱兩個喏——三個官兒應該唱三個喏。此句指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四八) 排手——拍手，擊掌，表示言無反悔。
- (四九) 機會——此處作心思解。 (五十) 搜尋——挑剔，找岔子。 (五一) 骨朵——骨頭。 (五二) 順袋——荷包。 (五三) 回背——道家的法事。用鎮物、符水來解決人家的家庭糾紛，促使和睦。

### 第十三回

### 李瓶兒隔牆密約

###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十全，處世規模要放寬！好歹但看君子語，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歡戲，也畏人心似隔山。寄語知音女娘道：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廝拿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叙。希過我往，萬萬！」於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個跟隨，預備下駿馬，先徑到花家。

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髮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衫衫，白紗挑綫鑲邊裙；裙邊露出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趂趂立在二門裡臺基上，手中正拿一隻紗綠潞紬鞋扇（二）。那西門慶三不知（二），正進門，兩個撞了個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莊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玩其詳。於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

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綉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拿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着：「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個小廝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個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吩咐在下（三），在下一定伴哥同去同來，怎肯失了哥的事？」

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叙禮，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於是分寶主坐下，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吩咐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杯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倒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桌兒，說道：「兄不消留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鷄蹄鮮肉肴饌，拿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每人一鍾，又是四個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四）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

西門慶是玳安、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天喜兒，四個小廝跟隨，逕往勾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

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五）之言，順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開大門，扶他到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六）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將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吩咐，早晨一同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裡來家？非獨嫂子耽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促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家，一夜不來。嫂子上，不該我說，哥也糊突（七），嫂子又青年，偌大家室，如何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行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於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裡話！比來（八），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我一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個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菓仁泡茶來，銀匙、雕漆茶鍾。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於是告辭歸家。

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挂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徑（九）在門首站着。看見婦人領着兩個丫鬟在門首，西門慶便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盼着。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

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綉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綉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於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個人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有個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卧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道：「明日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一定重謝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

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十）你來家。你買份禮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是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個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個家，在外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杯，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十一）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

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歡樂飲酒。有詩爲證：

烏兔循環似箭忙，人間佳節又重陽。千枝紅樹妝秋色，三徑黃花吐異香。不見登高烏帽客，還思捧酒綺羅娘。綉簾瑣闥私相覷，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榻子（十二）外邊站立偷覷，兩個撞了個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到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鬢綉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跟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裡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裝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十三）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個定油兒（十四），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個李瓶兒急的了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於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小廝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個姐兒在此，拿大錘來，咱們再週四五十輪（十五），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十六）的囚根子（十七）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吩咐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十八）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早晚，我就和他

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真個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十九）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只吃應花子這等韶刀（二十）。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來（二一），咱去的也放心。」

於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裡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二二），又邀了俺們進來你這裡。有酒拿出俺們吃！」

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裡吃酒。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鬚迎春黑影裡扒着牆推叫貓，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掇過一張桌凳來踏着，暗暗爬過牆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妝，立於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桌齊齊整整酒肴菓菜，小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罌，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個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相謝，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



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了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吩咐過夜，不來了。兩個小廝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個丫頭，一個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個於是并肩疊股，交杯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綉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兩個丫鬢抬開酒桌，拽上門去了。兩個上床交歡。

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裡面爲寮。婦人打發丫鬢出去，關上裡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鬢，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但見：燈光影裡，絞綃帳內，一來一往，一撞一冲。這一個玉臂忙搖，那一個金蓮高舉。這一個鶯聲啞啞，那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猶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姿，未肯即罷。戰良久，被翻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鬪多時，帳搖銀鈎，眉黛兩彎垂玉臉。那正是三次親唇情越厚，一酥麻體與人偷。

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

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份禮物過去看看大娘，一向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裡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個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腳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三）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吩咐：「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如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鷄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牆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鬢立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叫他。西門慶使用梯凳爬過牆來，這邊早安下脚手（二四）接他。兩個隔牆酬和，竊玉偷香，又不由大門裡行走，街坊鄰舍怎得曉的暗地裡事。有詩爲證：

吃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爬過牆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

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礙（二五）影在心中。

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裡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頭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盼，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牆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牆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不在意，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趑趄（二六）着腳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躡着梯凳過牆去了。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兩個廝會，不必細說。

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翻來覆去，通一夜不曾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逕睡在床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床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曾揸（二七）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是曉的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往，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

明日你前脚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脚我這邊就吆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這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噴道（二八）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二九）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裝矮子（三十），折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三一）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他情願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殷勤兒，啜哄（三二）人家老婆。我老娘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了！」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他那話軟釘檔，銀托子還帶上面。問道：「你實說，晚夕與那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倒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恰似風癱了的一般？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挂下來，罵道：「沒羞的黃貓黑尾的強盜！噴道教我那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去了。」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捎了上覆（三三）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捎了這一對壽字簪兒

送你。」於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底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三四）的養兒不在厠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己（三五）買一套妝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

自此爲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三六）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證：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妝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要

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三七），我借了他來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怪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趕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妝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魔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豈能不信哉。正是：饒你好似鬼，也吃洗腳水。有詩爲證：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迹少人知。曉來鸞鳳栖雙枕，別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鞋扇——沒有縫上鞋底的鞋幫。

(二) 三不知——突然，不防。

(三) 在下——自稱的謙詞。

- (四) 馬上人——飼養、管理馬匹的役夫。 (五) 央浼——懇托。 (六) 不才——不爭氣，不成器。 (七) 糊突——糊塗。 (八) 比來——本來，表示理所當然。 (九) 一徑——一直。 (十) 顧睦——照顧，關照。 (十一) 左右——此處含有畢竟的意思。 (十二) 遮桶子——起着屏蔽作用的桶子。 (十三) 不住——不停。 (十四) 定油兒——油凝固着不使流動，比喻人久坐不動。 (十五) 週四五十輪——週，輪番。 (十六) 涎臉——臉皮厚，不識羞。 (十七) 囚根子——囚徒胚子，罵人的話。 (十八) 聒噪——吵鬧。 (十九) 房下——對人稱自己的妻妾。 (二十) 韶刀——嘮叨，囉唆。 (二一) 討老脚——得到妻子許可，可以上路走開。 (二二) 不割不截——事情做了一半，沒有了結。 (二三) 關頂——用釵簪等物插入縮起的頭髮中使固定。 (二四) 脚手——供人登高踏脚的用具。 (二五) 疑齷——懷疑。 (二六) 趂起——脚步不穩，走路歪斜。 (二七) 揷——伸手抓。 (二八) 嗔道——怪不得，難怪。 (二九) 勾使鬼——對勾引人者的惡稱。 (三十) 裝矮子——自知理虧，只得低聲下氣。 (三一) 禁聲——輕聲。 (三二) 啜哄——哄騙。 (三三) 上覆——托人轉達問候或意見。 (三四) 不枉——不虧，不冤枉。 (三五) 梯己——私房，私下。 (三六) 綿花瓜子——綿花瓢子，柔軟的棉絮。 (三七) 愛物兒——心愛之物。

##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眼意心期未即休，不堪拈弄玉搔頭。春回笑臉花含媚，淺蹙蛾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寒生蘭室盼綢繆。何時得遂相如志，不讓文君咏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妗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沒地方，請了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唬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們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二），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



當弄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二）。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厮打，群（三）到那裡打個爛羊頭（四），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側着個驢耳朵聽他。正是：家人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膽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說嘴頭子（五）罷了。若上場兒，唬的看出那嘴舌來了。」

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趑趄腳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把你（六）！」西門慶道：「切鄰（七）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裡看他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妝，從房裡出來，臉唬的蠟渣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奈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鄰保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家，沒腳蟹，那裡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為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為了甚勾當。俺們都在鄭家

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八）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侄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公嫡親侄兒。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份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器，從廣南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躺棍兒（九），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搶分了些床帳家伙去了，只是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十）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吩咐，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十一），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

婦人便往房裡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床

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蟒衣玉帶，帽頂（十二）繚環（十三），提繫（十四）條脫（十五），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一發（十六）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取去。趁早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搶奪了去，坑閃（十七）得奴三不歸（十八）。」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着的，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於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抬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抬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綉春，放桌凳把箱櫃挨到牆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牆頭上鋪苦氈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爲證：

富貴自是福來投，利名還有利名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裝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

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升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個清廉的官。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十九），楊戩又是當道時臣（二十），如何不做分上？這裡西門慶又預星夜捎書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止是房產莊田見在。」

却說一日楊府尹升廳，六房（二二）官吏俱都祇候。但見：

爲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存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鬪毆相爭，審輕重方使決斷。閑則撫琴會客，忙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升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傳一千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是宅舍兩所，莊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伙物件，俱被族人分搶一空。」楊府尹道：「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莊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們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告，費我紙筆！」於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莊宅，不在話下。

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這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計：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莊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没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大等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

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莊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踪影，心中甚是焦躁。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卧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算，弄成圈套拿在牢裡，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

何人？那裡尋人情？渾身是鐵，打的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尋得人情。平昔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脚踏往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眼。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后知數拳兒了。」婦人道：「呸，濁材料！我不好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上不算計，困底兒（二二）下却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三三）？不是恁大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二四）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是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擦（二五）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

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他，西門慶這邊還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

了一篇花帳（二六）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務，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嫖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自意得其墊，無風可動搖。有詩爲證：

功業如將智力求，當年盜跖却封侯。行藏有義真堪羨，好色無仁豈不差？

浪蕩貪淫西門子，背夫水性女嬌流。子虛氣塞柔腸斷，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攢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裡，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曾起來。初時，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踪迹。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二七）祭奠。當日

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耍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

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髻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氈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月娘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裡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喚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妝飾少次於衆人，便立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二八）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兒罷。」於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吩咐丫鬢明間內放桌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厨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於是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遞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想！二



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抬舉，奴心裡也要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没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叙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兒人家，初搬到那裡，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没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有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脚，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二九）媽媽兒，高言兒（三十）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花女花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可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三一）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

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

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够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裡吃過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於是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略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三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裡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道，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蘆花樣對衿襖兒，白綾豎領，妝花眉子，溜金蜂趕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綫裙子；大紅緞子白綾高底鞋，妝花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緞子襖，青素綾披襖（三三），沙綠紬裙，頭上帶着鬚髻、貂鼠卧兔兒（三四）。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艷抹濃妝，鬢嘴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三五），把客人丟在這裡，你躲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膽的五丫頭！你不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已都够了。」金蓮道：「他的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於是揜起袖子，滿斟一大

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吳大妗子從房裡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裡歪着哩，叫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撒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兒，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官裡御前製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鬪二娘耍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裡有這些相送？」

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飯，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三六），俺衆人就沒些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吩咐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厮在家仔細門戶。」又叫過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了酒去！」馮媽媽道：「我剛纔在后邊姑娘房裡，酒飯都吃了。」

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

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氈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個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裡算賬，七擔八柳（三七），纏到這早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裡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没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到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吩咐丫鬚，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三八），趨趨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三九）。吳月娘在炕上跏（四十）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舒開真

色相。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錫成一塊，言頗涉邪，看不上，往那邊房裡陪吳大妗子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裡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裡歇宿？」月娘道：「隨你那裡歇宿。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四一），休要惹我那没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裡，他大妗子那裡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於是往玉樓房中歇了。

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妝。因見春梅伶變，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鬢，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四二）。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晨，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游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拾起要蓋。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四三）捲棚（四四），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玩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記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

子擺下茶等着哩。

衆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驀地走來，衆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稀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過，若到二娘貴降（四五）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一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真堪笑，裡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喬神道——假作神道。

(二) 了手——歇手。

(三) 群——被人包圍。

(四) 爛羊頭——比喻

血肉模糊。(五) 嘴頭子——指嘴巴，也指會說話，有口才。(六) 扯把——即扯巴，厮打、揪打。

(七) 切鄰——貼鄰。(八) 做公的——負責緝捕的衙役。(九) 打躺棍兒——即杖責。躺倒打屁股。

(十) 手暗不透風——比喻封鎖消息，不露風聲。(十一) 分上——人情，面子。(十二) 帽頂——帽子頂上

所用的珠、玉、寶石等飾物。(十三) 繅環——繅帶上用的銜接帶子的環扣，一般也以珠、玉、寶石製成。

(十四) 提繫——婦女頭上所戴的首飾，如髮髻。(十五) 條脫——婦女臂上所戴的環形臂飾，如手鐲、腕釧等。

(十六) 一發——越發，更加，乾脆。(十七) 坑閃——坑害失落。(十八) 三不歸——無着落，沒歸

宿。(十九) 座主——科舉時代舉人、進士稱自己考中那一科的主考官和總裁官為座主。(二十) 當道時臣

——當今掌握大權的官僚。(二一) 六房——衙門中的辦事房，有刑、吏、禮、兵、戶、孔目六處，合稱六房。

(二二) 困頭兒、困底兒——糧食囤子的頂部和底部。困，圓形谷倉。(二三) 食腸兒——胃口。(二四)

蒿條兒——蒿子莖，比喻極輕的刑罰。(二五) 擦——嘲諷，頂撞。(二六) 花帳——假帳目。(二七)

山頭——墳頭。(二八) 姑娘——此處作侍妾解。(二九) 恩實——忠厚老實。(三十) 高言兒——大聲

說話。(三一) 左右——此處作反正解。(三二) 勻臉——搽脂抹粉。(三三) 披襖——披風。

(三四) 卧兔兒——婦女冬天戴的一種皮帽，形似卧兔，故名。(三五) 驢馬畜——歇後語，後歇「生」字，指生

日。玩笑語。(三六) 執古——固執。(三七) 七擔八柳——「擔」、「柳」是「耽」、「留」的同音字。七耽八

留即多有耽擱，延誤時間。又，北京方言有七股八扭，指梳理不順遂。(三八) 知局——識趣，知進退。

(三九) 關席——筵席的末座，多為主人的座位。(四十) 跣——踏，踩。(四一) 汗邪——本指發高燒時大

量出汗，胡言亂語，比喻為胡說和亂做。(四二) 三事兒——指三件一套的日用品或裝飾品。(四三) 山子

——此處指屋面不出檐的山牆。(四四) 捲棚——房頂不起脊，呈弧綫形，類似涼棚的建築物。(四五) 貴降

——對別人生日的尊稱。

## 第十五回

### 佳人笑賞玩燈樓

### 狎客幫嫖麗春院

日墜西山月出東，百年光景似飄蓬。點頭纔羨朱顏子，轉眼翻爲白髮翁。  
易老韶華休浪度，掀天富貴等雲空。不如且討紅裙趣，依翠偎紅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裡，先一日差小廝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一罈酒，一盤壽麪，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西門吳氏斂衽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妝，叫了玳安兒到卧房裡，說道：「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裡，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爹也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吩咐迎春，外邊明間內放小桌兒，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八寶兒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裡使老馮拿帖兒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抬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裡隨即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又捎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



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妝花錦綉衣服，來興、來安、玳安、晝童四個小廝跟隨，徑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進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一）；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后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裡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及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前邊樓上設着細巧添換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檐前挂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緞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俱搭伏定樓窗，往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些諸行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綉。綉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效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

連；通判燈，鍾馗共小妹并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哮哮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鬪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綉帶香毬，縷縷拂華幡翠幘。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挂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隊共喧闐；百戲貨郎，椿椿齊鬪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現美女奇花，雲母障呈瀛州閨苑。往東看，雕漆床、螺鈿床，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綉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踘齊雲；仕女相携，高樓上妖嬈銜色。卦肆雲集，相幕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準。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擁響鉞游脚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菜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東風；禱涼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繪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引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攙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蔥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兒，

把嗑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檐底下，挂了兩盞玉綉毬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門首裡，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刮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個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躑躑兒（二）。須臾，哄圍了一圈人。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一定是那公侯府第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妝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只我認的，你們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兩個放到那裡？我告訴吧，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三），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裡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為在王婆茶房內捉奸，被大官人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了妾。後次（四）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誤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五）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沒要緊，

指說他怎的？咱們散開罷。」

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六）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够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怎的？今日大娘菜也沒好生揀一箸兒（七）。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四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在這裡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衆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隘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窮心。」於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於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没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游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爲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跟前就回了。不想轉過彎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望。」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游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也請衆兄弟家去，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們到酒樓上，咱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家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們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裡面看他看兒。俺們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撫過了。哥今日倒閑，俺們情願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記挂着晚夕李瓶兒還席，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於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游賞一回新。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三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

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叙了新娘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與了個絕色的娘子，每日只在那裡行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老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八）。」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緒兒（九）多，常言道：好子弟不嫖一個粉頭，好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界，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個娘子，不是裡面的，是外面的娘子，還把裡邊人合巴。」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灾人禍老油嘴，弄殺人的！」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

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卿：「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道：「哄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裡頭二主子搶快，快安排酒來俺們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老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聽。一個子弟在院裡嫖

小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襤褸，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饑，有飯尋些來我吃。』老媽道：『米囤也曬了（十），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桌子上，教買米雇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十一），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十二），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婊子——後巷兒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十三），比吳銀兒好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裡見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客位內放四把校椅（十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

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十五），金纍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著紅羅裙子。打扮的粉妝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少頃，頂老（十六）彩漆方盤拿七盞茶來，雪錠般盞兒，銀杏葉茶匙，玫瑰潑鹵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十七）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

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十八），進來跪下，手裡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們那幾位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綿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吩咐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子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趴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這架兒行藏爲證：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人騰挪，遠院裡都惹過。席面上幫閑，把牙兒閑磕。嚷一回纔散伙，賺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肴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外與桂姐一個琵琶一個箏，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板辮者——謂之圓社（十九）——手裡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個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候候兒，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於是向桌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圓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



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一個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二十），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每湊手脚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蓋了群，絕了倫，強如二條巷董家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二二）搖涼，與西門慶携手并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閑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撮腳兒等漏，往來拾球。亦有「朝天子」一詞，單道這踢圓的始末爲證：

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二三）。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晨直到晚，不得甚飽餐。賺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入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於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多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於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丫鬢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到二更鼓纔散。正是：唾罵由他唾罵，歡娛

我且歡娛。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稍間——「稍」應作「梢」，指房屋梢端處的一間側室。

(二) 壓羅羅——疊肩壓背，擁擠不堪的樣子。

(三) 小可人家——尋常人家。

(四) 後次——後來。

(五) 墊發——發配。

(六) 燈詞——供元宵

燈節彈唱的詞曲。

(七) 好生揀一箸兒——好好吃一箸。

(八) 一路神祇——神祇，原指天神和地神。這句應

理解爲一路貨色。

(九) 頭緒——此處解釋爲相好。

(十) 囉——罄盡。

(十一) 可可兒的來——此句解

釋爲哪裡來的這麼巧(表示不合情理)。

(十二) 拿耳朵——拿，用。拿耳朵，用心聽的意思。

(十三) 強口

——誇口，強辯。

(十四) 校椅——坐椅。也作交椅。

(十五) 一窩絲杭州攢——一窩絲，形容婦女頭頂挽成

螺旋形的盤髻。這種髮型源於或盛行於杭州，故名。

(十六) 頂老——妓院裡的小女孩。

(十七) 茶托——用

以安放、固定茶杯的碟子。

(十八) 架兒——專在茶坊、酒肆、妓院裡幫閑、捧場、湊合、跑腿、乞求賞賜的人。

(十九) 圓社——宋時街坊雜戲場叫社伙，踢氣毬的社會組織叫圓社，其遺風一直流傳到明代。

(二十) 行頭

——本事，手段。此處指踢氣毬。

(二一) 春扇兒——指折扇。

(二二) 刮涎——厚着臉皮糾纏、勾搭。

金瓶梅詞話

## 第十六回

### 西門慶謀財娶婦

### 應伯爵慶喜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巫水巫雲夢亦痴。紅粉情多銷駿骨，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窈窕風前意態奇。村子不知春寂寂，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徑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堂客（二）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口中嗑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裡。只剛纔轎子起身，往家裡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晨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裡李家走，撞到這早晚。我又恐怕你這裡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挂（二）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們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没人，教奴倒沒意思的。」於是重篩美酒，再設佳肴。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

金爐添獸炭（三），寶篆蒸龍涎（四），春臺上高堆異品，銀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與衆位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泪。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們且吃酒。」西門慶於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西門慶坐席左。馮媽媽單管厨下看菜兒，須臾拿麪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今日唱的是那兩個？」李瓶兒道：「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裡。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五）去了。」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趴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吩咐迎春：「教老馮厨下看壽麪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吩咐：「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裡。」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了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與他，節間叫買瓜子兒嗑：「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麼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

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氈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吩咐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綉春都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床鋪，拿菓盒杯酒。又在床上紫錦帳中，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并，玉體廝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願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得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扮，也不像兩個姊妹，只像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六）眉眼裡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荆，他到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於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

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并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

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個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七）。要科兌（八）與傅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没說我在這裡？」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裡邊桂姨家，沒說在這裡。」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你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找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九），貨物沒處發兌，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十）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爲仇。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於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

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鋪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金蓮便問：「你昨日往那裡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

嚷的塵鄧鄧的（十二）。」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們燈市裡走了回來，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够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十二）！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姨家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想必你教他話來！」西門慶哄道：「我那裡教他！」於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與我遞酒，說空過你們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他没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值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了，湊着蓋房子，上緊（十三）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個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還多着個影兒在這裡，巴不的他來纔好。我這裡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攬奴甚麼分兒（十四）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去脫白綾襖，袖子裡滑浪一



聲，掉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約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邦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輾轉作蟬鳴。

解使佳人心顫，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

鈴（十五）。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裡？」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十六），然後行事，妙不可言。」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是：不知子晉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床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十七），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五百兩銀子付大家人來昭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地傳，年少，生的百浪鬻虛（十八），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十九），被趕出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二十）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

行（二）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昭，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脚（二），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蓋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是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三），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裡，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鬼混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床疊被，也無抱怨。」說着，泪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娶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娶奴，先早把奴房擷掇蓋了。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裡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不等的房子蓋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

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

住。只怕別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他休。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二四），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風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裡，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娶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場，纔死。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二五），教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怕花大那厮設圈子（二六）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混，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等我問你，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蓮道：「你今日到那裡恁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伙去到那裡沒處堆放。一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二七）也待蓋了，擻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娶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葷不

葷，素不素（二八），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

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裡等的時分，就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二亂。你這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還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現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吩咐匠人，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

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棚還未安礫（二九）。一日，五月菹賓佳節（三十），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戶掛靈符。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三一），二者商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

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

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晨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鷄鵝鴨置酒，晚夕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雲離守、常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賁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走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往那裡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裡邊十八子（三三）那裡？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没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於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

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三三）裡更衣。叫玳安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都有誰

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害眼（三四），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没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提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唬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怎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休要唱揚（三五）一地裡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於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眾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挂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說話，哥只吩咐俺們一聲，等俺們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字，俺們就與他結一個大疙瘩。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兄弟情願火裡火去，水裡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弟兄們這等待你，哥，你不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們明日唱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那裡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

罷，親事已都定當了。」應伯爵問道：「敢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俺們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們吃喜酒。」西門慶道：「這一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是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於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三十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們吃酒，也不少了鄭奉、吳惠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一定早去宅裡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趕眼錯（三六）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誤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

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髮髻，換了一身艷服。堂中燈燭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肴，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罈酒篩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歡的了不的。臨

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屁辣騷，奴也不放過他。」於是湯水啜飯，老媽厨下一齊拿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蔥花羊肉一寸的扁食兒。銀鑲鍾兒盛着南酒（三七），綉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盃，就把下半盃送與李瓶兒吃。一往一來，迭連（三八）吃上幾盃。真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歡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到（三九）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幫襯，灌上我幾杯。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們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丟我在這裡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成一團。真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證：

情濃胸緊湊，款洽臂輕籠；  
膝把銀缸照，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堂客——女客。 (二) 挂——此處作牽掣、不能離開解。 (三) 獸炭——一種製成獸形的高級炭，取暖時用。 (四) 龍涎——高級香料名，是抹香鯨腸胃內的分泌物製成。 (五) 花兒——此處指烟花。
- (六) 快——易於，會。 (七) 細貨——指體積小的貴重商品。 (八) 科兌——貨物按價折合，發兌給人。
- (九) 行市遲——指市場上銷售疲軟。下文「快」即旺銷。 (十) 張致——拿架子。 (十一) 塵鄧鄧——即塵騰騰，形容沸沸揚揚。 (十二) 久慣牢成——久有經驗而圓滑老練。 (十三) 上緊——趕緊。 (十四) 攪分兒——加入并撈取別人應得的份額(好處)。 (十五) 勉子鈴——又作勉鈴、緬鈴。此處作放入陰戶內以助性亢奮的性器具解。其實，緬鈴是緬甸男人將珍珠、寶石嵌入陰莖內的一種性風俗，並不是性器具。 (十六) 爐內——陰戶內。 (十七) 盤纏——開支費用。 (十八) 百浪巽虛——風流輕佻、浮誇不實。百浪，又作博浪、波浪。 (十九) 打出吊入滑流水——形容人刁滑善變，極不可靠。 (二十) 奶子——此處作奶娘解。 (二一) 故衣行——舊衣店。 (二二) 地脚——地基、牆脚。 (二三) 不的——否則。 (二四) 連手——瓜葛，關係。 (二五) 沒絲也有寸——疑「絲」諧「私」，「寸」諧「嫌」。指沒有私心也有嫌疑。 (二六) 設圈子——設，行騙。此處指布置圈套。 (二七) 七八——十成中有七八成，多半的意思。 (二八) 葷不葷、素不素——比喻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攪和在一起，互相妨礙。 (二九) 安礮——蓋房時在柱子下安放石墩。 (三十) 蕤賓佳節——端午節。 (三一) 解粽——吃粽子。 (三二) 十八子——合起來是「李」字，指李桂姐。 (三三) 東淨——東邊廁所。 (三四) 害眼——眼睛患病。 (三五) 唱揚——宣揚。 (三六) 眼錯——眼光沒有注意到，即疏忽的意思。 (三七) 南酒——南方的酒，主要指黃酒。 (三八) 迭連——接連。 (三九) 覺到——察覺，知道。

##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迹少人知。晚來鸞鳳棲雙枕，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一）分資（二）、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又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裡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裡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眾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

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裡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於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吩咐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

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準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鬢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并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床上，令婦人橫躡於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蛾眉輕把簫吹。雪白玉體透簾幃，禁不住魂飛魄颺。一點櫻桃小口，兩隻手賽柔荑。才郎情動囑奴知，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於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閑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躺棍兒也不算人。甚麼材料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碯礮（三）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

個要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菓仁肉心、鷄鵝腰掌、玫瑰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要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吩咐明日來接我，這早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早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

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四）等，都問『擬枷號（五）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叙。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六）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息，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七）房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又我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

病夫在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尪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儉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耻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體，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燕山失陷；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迺者張達歿於太原，爲之張皇失措。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蔭，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闕外。大奸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爲陛下腹心之蠱者也。數年以來，招灾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爲，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

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千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置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

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賈廉、劉成、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厢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唬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吩咐：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雇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息，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雇脚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吩咐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八）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裡動彈，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

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九）。倘有小人指戳，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

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立在對過房檐下等。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閑。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裡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裡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裡邊。半日出來道：「俺對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羞將粉臉勻。滿懷幽恨積，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輾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仿佛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携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鷄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叫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裡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十），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床不起。

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臥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勉強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墊。竹山就床診視脉息畢，因見婦人生得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適診病源，娘子肝脉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脉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瘡非瘡，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為骨蒸之疾（十一），必有屬續（十二）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痊愈。」說畢起身。這裡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

食加添，起身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

一日，安排了一席酒肴，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於是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妝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肴已陳，麝蘭香靄。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席間偷眼睽視婦人，粉妝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於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十三）出身，知道甚麼脉！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

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爲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把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躺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十四），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是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他，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十五），都丟下了。東京行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十六）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嗔道一替兩替（十七）請着他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裡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十八）。於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

說，小人內幃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小人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携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十九）。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證。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

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没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二十）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星——戥秤上標識計量單位的圓點。一錢叫一星。 (二) 分資——湊分子時各人分攤的錢。此處作禮金解。
- (三) 砑礮——令人厭惡，羞愧。 (四) 用事人——在職辦事人員。 (五) 枷號——刑罰名。以木枷枷在犯人頸上，標明罪狀，以號令示衆。
- (六) 寧帖——妥帖平靜。 (七) 孔目——管理文書檔案的吏員。
- (八) 隨分——聽憑，任從。 (九) 打着羊駒驢戰——打着羊，使旁邊的幼驢心驚膽怕，渾身顫抖。 (十) 隨邪——誤入歧途，產生邪念。 (十一) 骨蒸之疾——中醫指陰虛內熱之病。 (十二) 屬纊——病危將死。
- (十三) 太醫院——官署名。官辦的醫療機構。 (十四) 班頭——一班人中領頭的。 (十五) 半落不合——事情做了一半，亂七八糟。 (十六) 沒來由——無端。 (十七) 一替兩替——一次兩次。 (十八) 勢不知有無——意謂忘乎所以。勢，指男人生殖器。 (十九) 建生——出生，誕生。 (二十) 倒踏門——即招女婿進妻家之門。

## 第十八回

### 來保上東京幹事

###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妄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儻來田地水推沙。若將奸狡爲活計，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風裡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第（一）。

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二），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裡親隨（三）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因家主不曾吩咐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

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老爺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一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四）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趕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

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現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五），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

出揭帖（六）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七），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你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裡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徑到李爺那裡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迤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八）呈過一緘，使了圖書（九），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

那高安承應下了，回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没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一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十）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

王黼名下書辦官（十一）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



幹辦楊盛，府椽（十二）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爲之騷然！乞敕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

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

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是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

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面，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

中旬時分，金風淅淅，玉露泠泠。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娶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爲些閑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思鄉猶恨馬行遲。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路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孟蘭會（十三），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趕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兀得（十四）大官人還問甚麼好也來！把個現現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掇（十五）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

狸纏着，染病着，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住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現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鋪。」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十六）？」於是一直打馬來家。

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百索兒（十七）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十八）。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閑的聲喚（十九），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鋪蓋，那裡宿歇。打丫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二十）。

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二二），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攛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罷，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二三）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裡，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二四）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没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倒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哩哩磳磳的（二五）！」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撫，說道：「姐姐，不是

這等說，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二五）。要便睁着眼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又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晨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跟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的早，出來在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不了的。」月娘道：「信那沒廉耻的歪淫婦，浪（二六）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二七）的大藥鋪。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二八），論的甚麼使的使不得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卧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曾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飯，

晚夕歸前邊厢房中歇。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工，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廝內裡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酬勞他酬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二九），知慰（三十）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三一）誰上心？」月娘於是吩咐厨下，安排了一桌酒肴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

這陳經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三二）不得個閑。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酬勞。」經濟道：「兒子蒙蒙爹娘抬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饌肴齊上。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裡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響。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沒分曉（三三），娘這裡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只知經濟是個志

誠（三四）的女婿，却不道這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拆白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爲證：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幫襯。琵琶笙箏簫管，彈丸走馬圓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氈看牌。見經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個恨點不到頭；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髮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家體態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裡。」慌的陳經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常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床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

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去了。

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趲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升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來知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没酒，教丫鬢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樑，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挂紅（三五），少不得叫厨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床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麴麴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裡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慶仰卧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達達睡睡，就擱混（三六）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一發叫他在下盡着吮啞，又垂首玩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鸞簫。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爲證：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厨

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於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床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床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插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刁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三七），怪刺刺（三八）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倒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拌了一回子嘴（三九）。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拌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四十），如今倒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四一）。若嫁了別人，我倒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前開鋪子，大刺刺（四二）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



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言：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沖得心頭一點火起，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裡理他！」

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猶不能免，況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於正室，西門慶聽金蓮祇席睥睨之間言，卒致於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四三），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於己，自以為得志，每日抖搜着精神妝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為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裡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樑，親友挂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伙，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樑，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

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裡？」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妝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四四），挨肩擦膀，通无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現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只曉採花釀成蜜，不知辛苦爲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惹將桃李笑春風。滿床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坑。還有一件堪誇事，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次第——此處可解釋爲頭緒、眉目。  
(二) 青衣人——奴僕、差役。  
(三) 親隨——跟在身邊的親信。  
(四) 借情——順情，就便。  
(五) 深衣軟巾——深衣，一種上衣下裳相連的服裝。軟巾，即軟帽。深衣

- 軟巾，指官員家居時的便衣便帽。 (六) 揭帖——啓事帖。 (七) 白米五百石——「白米」是隱語，暗示白銀；「五百石」指五百兩。 (八) 祇候官——性質類堂候官。 (九) 圖書——指印章。 (十) 堂候官——高級官員手下備答應的辦事吏員。 (十一) 書辦官——衙門中學文案卷的吏員。 (十二) 府椽——府中屬官。 (十三) 孟蘭會——佛教規定七月十五日要舉行超薦歷代祖先的法會叫孟蘭會，也叫孟蘭盆會。 (十四) 兀得——用在句子前面，表示加重驚訝、責怪等語氣。 (十五) 掇——端，用雙手拿。 (十六) 起解——本事，能耐。 (十七) 跳百索——即跳繩，元宵節期間的遊戲活動。 (十八) 兜鞋——提鞋。 (十九) 聲喚——呻吟，因難受而發出的聲音。 (二十) 没好氣——生氣。 (二十一) 着恐——恐慌，害怕。 (二十二) 没槽道——沒有正道，離譜。 (二十三) 偏受用——享受、待遇高於別人。 (二十四) 哩哩磳喇——形容喋喋不休的講話聲音。 (二十五) 煞氣——出氣。 (二十六) 浪——輕狂放蕩。 (二十七) 好不興——很興旺。好不，表示驚嘆。 (二十八) 年程——年代，時世。 (二十九) 興心——想到。 (三十) 知慰——體諒、慰勞。 (三十一) 上心——留心。 (三十二) 白——無代價，無報償，徒然。 (三十三) 没分曉——不懂道理。 (三十四) 志誠——忠厚老實。 (三十五) 挂紅——營造房子，上樑時，把紅綢或紅布披在樑上，表示吉慶，叫挂紅。 (三十六) 攪混——攪擾，搗亂。 (三十七) 例兒——樣子。 (三十八) 怪刺刺——形容樣子怪異。刺刺，尾詞，無義。 (三十九) 拌嘴——吵架。 (四十) 養蝦蟆得水蠱兒病——歇後語，比喻爲了別人的事却落得自己受害，故歇爲「着什麼來由」，意即「爲着什麼？」 (四十一) 立睜——愣怔，發呆。 (四十二) 大刺刺——大模大樣。 (四十三) 尚氣——即上氣，賭氣，鬪氣。 (四十四) 打牙犯嘴——打情罵俏。

##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處處明。世間只有人心歹，百事還教天養人。  
痴聾瘡啞家豪富，伶俐聰明却受貧！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

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二）。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肴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閑中游賞玩看。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彩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牆。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玩，各有去處：春賞燕游堂，檜柏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鬪彩；秋賞疊翠樓，

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游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朵粉梅開卸；卧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笋。翩翩紫燕穿簾幕，嘖嘖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茶藤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黃刺薇、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後，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階蕉棕，向日葵榴。游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游芳徑之中，或鬪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於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卧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姐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底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

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二）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防經濟悄悄在他身後觀覷，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三）。」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跤。却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倒訂了燕約鶯期，剛做個蜂鬚花嘴。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笑捻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四）裡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要子，搗子們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錢（五），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

至跟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早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吩咐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搜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們推托的一般。」魯華一面接了銀子，趴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六）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夠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夏提刑，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

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伙。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七），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没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吩咐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玉色縐紗眉子。下著白碾光絹挑綫裙子，裙邊大紅光素緞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髻，金鑲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啞舌，啞的舌頭一片聲響。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澀刺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掉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於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擦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



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八）的衆生（九），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讓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自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慵妝，走出房來，舒手教他把脉。這廝手把着脉，想起他魚來，挂在簾鉤兒上，就忘記看脉，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裡聽見了，走來採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人道：「可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伙，歸房宿歇，不在話下。

按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

些戲藥（十），縣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十一）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掉了。又說：「你本蚰蟻（十二），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我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蠟槍頭（十三），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裡睡。於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聒聒着算帳，查算本錢。

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踉踉跄跄，楞楞睜睜（十四），走在凳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裡有這兩樁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沒陰騖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十五）。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唬了個立睜，說道：「我并没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没借銀，却問你

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十六），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十七）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渣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颯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裡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麪口袋，倒過醮來了（十八）！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十九）！」不提防魯華又是一

拳，仰八叉（二十）跌了一跤，險不倒栽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時，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吩咐地方（二二），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升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并没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物貨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現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察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中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現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

文嚼字模樣，就像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翻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二三），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刺八着（二三），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噉在臉上，罵道：「沒羞（二四）的王八，你遞什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椿（二五），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得吃的王八！」那兩個人聽見婦人屋裡嚷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擻兒（二六）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四山五岳齋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

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够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嘗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

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你還欠那人家的？只當奴害了汗病（二七），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够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二八）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餐，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于今恩愛淪。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二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

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都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吩咐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三十）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裡出恭，

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家伙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麪，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说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倒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時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抬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裡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裡伺候爹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裡，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於是親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裡没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伙過去。」

次日，雇了五六副扛，整抬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

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緞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

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三二）；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一回，於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三三），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床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個丫鬢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床上婦人吊着，唬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挺挺吊在床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擲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窄麼？恰似俺們把這樁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未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三三）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於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

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啣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唬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

進房裡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吩咐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看裡面怎的動靜。

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床上控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什麼，緣何流那秘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於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翻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厮？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跟前開鋪子，要撐（三四）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

了（三五），後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髓，到天明鷄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掉在麪糊盆內一般，乞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裏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挂（三六）了，到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三七）。休說你仗義疏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三八）——這等爲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

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步戲——山東民間地方戲的一種表演形式。因演出時不搭戲臺，演員在平地上邊走邊唱，且又到處流動演出，故名。
- (二) 山子——此處指假山。
- (三) 走滾——不實在，飄忽不定。
- (四) 瓦子——城市裡娛樂場所和妓院集中區。
- (五) 耍錢——賭錢。
- (六) 穩拍拍——穩穩當當。
- (七) 搗倒小廝——即搗喇小子，參閱第六十四回「搗喇小子」條。
- (八) 墮業——墮入罪業，造孽。
- (九) 衆生——此處作畜牲解。
- (十) 戲藥——泛指性交時提高性欲的性藥物。
- (十一) 景東人事——女性為了解決性饑渴的自慰之具。美女相思套，類似陰莖套的性器具。
- (十二) 蚰蟥——蚯蚓。
- (十三) 蠟槍頭——蠟制的槍頭，不硬，不能殺傷人，所以說「中看不中吃」。
- (十四) 楞楞睁睁——眼光發呆發楞，昏昏沉沉的樣子。
- (十五) 認範——認帳，承認。
- (十六) 彈——通「蛋」字。
- (十七) 串鈴兒——走街郎中手裡搖的響器。
- (十八) 打一麪口袋，倒過醮來了——「醮」方言詞「沾」。此句解釋為把一袋麪粉倒出去，再在口袋上拍打拍打，把沾的麪粉倒乾淨。即歇後語「倒醮（嚼）」。
- (十九) 吃早酒——早晨空腹吃酒易頭暈。形容人說渾話，頭腦糊塗。
- (二十) 仰八叉——仰面跌倒，兩脚朝天。
- (二一) 地方——地方上的里正、甲長。
- (二二) 白牌——官府拘押犯人的令牌。
- (二三) 刺八——步履艱難的樣子。
- (二四) 没羞——不知羞耻。
- (二五) 債樁——滿身債務的人。
- (二六) 直撇兒——筆直地。
- (二七) 汗病——一種虛汗淋漓的病。
- (二八) 開交——分開。
- (二九) 會勝——又作「會

聖」，指有神通，有能耐。 (三十) 投壺——一種投箭入壺的遊戲，有種種姿式。投中者勝，不中者輸，罰酒。

(三一) 不下氣——不消怒氣。 (三二) 眼裡火——形容一見到異性就產生情愛。 (三三) 吃人念——被人

算計、欺騙。 (三四) 撐——搶占，排擠。 (三五) 心斜——同心邪。 (三六) 挂——牽連。 (三七)

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佛教語言，意謂你在天堂，他在地獄。 (三八) 行三坐五——指走動時

有三人跟隨，坐下時有五人侍候，比喻僕從衆多。

## 第二十回

###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爲人保七旬，何勞日夜弄精神？世事到頭終有悔，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得失榮華隙裡塵。不如且放開懷樂，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

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裡張覷，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却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一），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

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影裡，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二）的貨兒，你若順他順兒，他倒罷了；屬扭股兒糖（三）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和那一行院壓枉造舌（四），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

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響，春梅出來，一直徑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說話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毯聲浪額（五），我又聽不上（六）。」春梅道：「爹使我，管我腿事（七）！」於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得動彈。不知怎的，聽見幹貓兒頭差事（八），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現他房裡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好個閑嘈

心（九）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是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經使他做活兒，他像大石，直不動；他爹使他行鬼頭兒（十），聽人的話兒你看他走的那快！」

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唬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裡，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過來道：「進他屋裡去，尖頭醜婦碰到毛司牆上——齊頭故事（十一）。」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簫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十二）！」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十三）。」吩咐：「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賸把銀缸照，只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忤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處，蕙性蘭心款款呼。  
相憐愛，倩人扶，神仙標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炖爛鴿子雛兒，一甌黃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薰肉，一碟紅糟鮑魚，兩銀鑲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箸。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上半盞兒，就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銀壺裡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妝。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髮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髮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髮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金髮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鈿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挂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十四）。」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

李瓶兒吩咐：「那邊房子裡没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啣啣磕磕的（十五），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吩咐，我知道了。」袖着髻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

不防金蓮鬚（十六）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眼兒！」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十七）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鏟（十八）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裡就掏，掏出一頂金絲髻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髻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們沒有這髻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髻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髻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鈿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鈿兒，滿破（十九）使個三兩五六錢金子够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鈿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搗實杖梗（二十）的。」金

蓮道：「就是搗實枝梗，使個三兩金子滿纂（二二）。綁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够打個鈿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鬚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鬚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二三），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

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晨吩咐下他，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唬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慙的慌。一個人也拉刺（二三）將來了，那房子賣掉了就是了。白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裡，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晚夕同在那裡上宿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二四）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裡，上床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二五）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們不好張主

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偏三的（二六），也甚是沒意思。看姐姐恁的，依俺們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痞（二七），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你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戇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二八）攔你，也只爲你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他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二九），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個在院裡歇！他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三十），喬龍畫虎的（三一）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們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到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到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想我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屋裡！隨我去，你們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三二）。

良久，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妝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

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爲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吩咐，奴知道。」於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們不要來攪撥。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

金蓮在傍拿把抿子（三三）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蟲兒頭面，并金纍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三四），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搗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跟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三五），御前班直，後升廣南鎮守。」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潯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够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三六），請你老人家往口外（三七）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三八）！」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

道：「怪臭肉（三九）們，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於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

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柬，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四十），「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裡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吩咐：「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

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來了，在月娘上房裡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桌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攪湯。頭一道割燒鵝大下飯。樂人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四二）。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着清吹（四二）。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

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們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們怎麼兒來？何況這個嫂子，現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們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單管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個兒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獠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打二十欄杆（四三）。」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

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吩咐：「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一（四四）趕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

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抵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氈綉毯，麝蘭馥麝，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兒，下着金枝綠葉沙綠百花裙，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四五）；胸前項牌（四六）瓔珞（四七），裙邊環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挂；珠子挑鳳，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正是：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

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四八）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跟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裡？」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裡有哥這樣大福？俺們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



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捧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

月娘歸房，甚是悒悒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四九）、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裡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吩咐拿到娘房裡來。」月娘教玉簫接了，掠在床上去。

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颯，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還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們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吩咐放桌兒，留吳大舅房裡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適

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

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不了，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成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鬟，衣服首飾妝束出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餐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地傳開解當舖（五十）。女婿陳經濟只管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當物。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鑲成架子，攔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嘗當許多銀子出門。

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了不得。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份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裡。蒙爹娘抬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五）！」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常向綉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爲證：

東床嬌婿實堪憐，況遇青春美少年。待客每令席側坐，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呆裡撒乖暗做奸。空在人前稱半子，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纔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飲酒，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并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們知你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

「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於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欄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校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

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說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嫖（五二）。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裡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們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撿掇，酒肴菜蔬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筭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

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廝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五三）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外邊嚷鬧起來，唬的藏在裡間床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我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像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為證：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為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够，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真伎倆，媚人狐黨，衛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

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為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拉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裡上馬回

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不如歸去伴妻眠。雖然枕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

女不織兮男不耕，全憑賣俏做營生。任君斗量并車載，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

假意虛脾恰似真，花言巧語弄精神。幾多伶俐遭他陷，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小肉兒——對年輕的晚輩和下人的呢稱。

(二) 順臉——迎合別人臉色。

(三) 扭股兒糖——一種

餡做成的軟糖，形狀扭曲，吃起來韌而不易折斷，故名。

(四) 造舌——造謠。

(五) 毯聲浪額——毯，即尿

的異體字。浪額，即浪聲額氣。此句形容婦女大聲說話，放肆說話。

(六) 聽不上——聽不下去。

(七) 腿事

——同「鳥事」。常用來說那些與己無關，或與人無涉的事情。(八) 貓兒頭差事——指不是公明正道差事。

(九) 閑嘈心——即閑操心，枉費心機。

(十) 行鬼頭兒——做鬼頭鬼腦的事。

(十一) 尖頭醜婦碰到毛司牆

上，齊頭故事——歇后語。尖頭碰在又臭又硬的牆上，變成平頭齊頭。「齊」諧「起」，此指西門慶給剛入門的妾婢例施

下馬威。

(十二) 替古人耽憂——意謂瞎操心。

(十三) 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耗」諧音「好」，意謂

有人天生有某些愛好，喜歡幹某些事情。

(十四) 分心——婦女插戴於頭頂髮髻前後的一種首飾。

(十五) 膏

啻磕磕——行動不靈便，磕磕撞撞的樣子。(十六)鬚——即「蓬」字。(十七)火燎腿——火燒着腿，形容

急迫慌忙的樣子。(十八)長鍋鏊吃了你——鏊即煮，煮人用的長鍋，是沒有的。(十九)滿破——滿打滿算

的估計。(二十)搗實枝梗——指首飾的枝體是實心的。(二一)滿纂——到頂。(二二)狗油嘴鬼推磨

——狗吃到了肉，就使勁效力，就像有錢能使鬼推磨一樣。(二三)拉刺——拉，拽。本句中是對「娶」的貶低說

法。「刺」詞尾，含有不經意、隨便的附加意義。(二四)巴巴——特地、專門。(二五)不爭——此處作如

果、假如解。(二六)隔二偏三——疏遠，冷淡。(二七)臉瘡——瘡，同格，式樣。今廣州話四邑話「格」

是貶詞。「睇佢個格」即看他的衰樣、鳥樣。(二八)大說——竭力勸說。(二九)行茶過水——應酬往來。

(三十)花廳狐哨——形容女人以色列媚人，輕浮浪漫，賣弄風情，也作花黎胡俏。(三一)喬龍畫虎——喻虛

情假意。(三二)訕訕——羞慚、難堪的樣子。(三三)抿子——舊時婦女刷頭髮，使平整服貼，謂之抿。用

來刷頭髮的刷子叫抿子。(三四)梳背兒——一種以梳插首，梳齒藏於髮內，梳背露於髮外的首飾。(三五)

惜薪司掌廠——惜薪司，明代宦官機構，專營皇家所用柴炭等燃料。掌廠，下屬某廠的負責人。(三六)夜不收

——軍隊中的哨探。(三七)口外——指長城以北，國境以外的地區。關，指邊境上的關口。(三八)達達

——此處達達是雙關語，達達原為蒙古人的別稱，但又作枕席間女對男的昵稱，參見第八回「達達」條。(三九)

臭肉——罵人語，也含有親昵、戲謔之意，即把人喻為一堆臭肉。(四十)會親酒——結婚不久，男女雙方親戚相

會的酒筵。(四一)笑樂院本——引人發笑的短劇。(四二)清吹——單用管樂器演奏的節目。(四三)

欄杆——長條的竹、木杆。(四四)脚下人——下人，奴僕。(四五)壓袖——類似手鐲的腕飾。(四六)

項牌——一種戴在脖子上的吉祥物。(四七)瓔珞——類似項鍊的飾物。(四八)軟壁——廳堂中用以分隔內

外的屏風和幃幕。(四九)尺頭——衣料。(五十)解當舖——當舖，典押鋪。又作假當舖。(五一)非

望——非份之想，奢望。(五二)敲嫖——探問嫖宿。(五三)墩鎖——捆綁關押。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脉脉傷心只自言，好姻緣化惡姻緣。回頭恨罵章臺柳，赧面羞看玉井蓮。只爲春光輕易泄，遂教鸞鳳等閑遷。誰人爲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於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試聽聽。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焚香拜斗，夜杳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七夜於星月之下，祝贊三光（一），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



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滿庭香霧月微明。拜天盡訴衷腸事，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片心都爲我好，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扭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裡走來，倒唬一跳，就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二）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心都是爲我好。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好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著：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卧兔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妝玉琢銀盆臉，蟬髻鴉鬟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跟前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着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攆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徑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三）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

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四），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桌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跟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界（五）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

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家常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躡不躡，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材料。你拿响金（六）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鬢出去，要與月娘上床宿歇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豆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够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够。」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睁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帶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

急，翡翠梁間燕語頻。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幃暱枕，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并頭交頸於帳內。正是：意洽尚忘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爲證：

鬢亂釵橫興已饒，情濃尤復厭通宵。晚來獨向妝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大清早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妝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樁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七），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八），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不和；怎的平白浪擲着自家又好了？又没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厨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家甚麼破綻，把淫婦家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裡。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磔（九）死了！像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鬼牢成（十）！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

個道理來？又没人勸，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十二），倒教俺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十二）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十三）也虧俺們說和。那個因院裡着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成親不用媒和證，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賣了乖兒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費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闔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

李瓶兒還睡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蛋，這裡！」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椿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事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

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十四）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

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像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十五）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裡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裡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没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倭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十六）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桿等子（十七）秤人的；人問他要，只像打骨禿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

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

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鴿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又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上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遠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瞅不睬，也是你爹的婊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十八）俺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看到我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嚦（十九），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裡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二十）？」於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

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鷄鵝下飯，逕往廚房裡去了；

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厮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現放着酒，又去買！」吩咐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攪着些這酒吃。」於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二二），爐安獸炭，擺列酒筵。

不一時，厨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裡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你，你站着，羊角葱（三二）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於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們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三三），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

來，與姐姐遞個鍾兒，賠不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眾姐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

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吩咐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二四）！」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箸。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擗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乏力，玉女尚喜於圍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繞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



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凰雀舌芽茶（二五）與眾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杯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眾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二六），走在傍邊，把兩隻腳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裡去來？」李銘道：「小的没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挂着爹宅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金橙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定，頓開喉音，并足朝上，唱了一套〔絳都春·冬景〕「寒風布野」云云。

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團靶勾頭鷄膝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玳瑁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麪蒸餅，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鯊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雞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舔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

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并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全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吩咐：「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裡。」李銘道：「爹吩咐，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於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證：

赤繩緣分莫疑猜，廈彥夫妻共此懷。魚水相逢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賠禮。月娘早晨梳妝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廝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一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吩咐：「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你往那去了。大雪裡家裡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於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二七）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

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賠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兒，原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秘書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現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倒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們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

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又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

的，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二八）們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二九）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游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

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裡，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肴，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賠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磴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三十），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請人了？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於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攘刀子的（三一），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鷄結爲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鷄幾跳，跳過去了，螃蟹

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鷄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蟹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掇（三三）的恁樣了！』於是，兩個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了不的。不說這裡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

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了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玉樓道：「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這個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說：「俺們只好葷笑話兒（三三），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們由他說，別要搜求他（三四）。」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好會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們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上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同我家去，有一豬，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說，母正磨豆腐，捨不的那豬，對兒子說：『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們耳朵

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像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像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像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像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像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的不像皂隸？』公公道：『你說得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像官，也不像皂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公像個外郎（三五）！』公公道：『我如何像外郎？』媳婦云：『不像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許他在各房裡串？俺們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

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不在家，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一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們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三六）；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晨，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賠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三七），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

瓜子兒嗑。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

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唬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唬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裡？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

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排酒肴，端端正正，擺在桌上。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衆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釀，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了：「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游絲兒抓住茶蘼架。」不犯。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

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墻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群鴉打鳳，絆住了折腳雁，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襪，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個四紅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了的。

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三八）。」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們是外四家兒（三九）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起子（四十）就倒了；我擱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蹠在雪裡，把人的鞋也蹠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吩咐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抬，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躡在泥



裡，把人絆了一跤，他還說人踹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四二）。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俺們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群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

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友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四二）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四三），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好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三光——日、月、星合稱三光。 (二) 雙關——兩隻手臂。 (三) 作氣——生氣。 (四) 殺鷄扯脖——伸長脖子，做出準備挨刀的樣子，以表示悔改、告饒和懇求。 (五) 世界——指世人，衆生。 (六) 响金——純金。 (七) 背哈喇子——偏僻角落。 (八) 上房——正房，喻正妻。 (九) 碯——醜，不體面。 (十) 久慣鬼牢成——參見第十六回「久慣牢成」條。 (十一) 風老婆不下氣——又叫老風婆，民間故事中管刮風的人，即「孟婆」。風婆鼓着氣纔有風，洩了氣就沒有風了。 (十二) 玷言玷語——風言風語。 (十三) 話差——賭氣互不說話。 (十四) 等子——戥子，秤量金銀等物的量具。 (十五) 沒時運——不走運。 (十六) 綁着鬼——無論如何，不管怎樣。 (十七) 黃桿等子——無星秤。秤上的星是銅鑲的，如果秤是黃桿，銅星當然就顯不出來。 (十八) 迎頭兒——當初，起頭兒。 (十九) 耶嚻——驚嘆之詞，如同「哎喲」。 (二十) 落錢——落，克扣。落錢，貪污，從中撈好處。 (二一) 暖簾——冬天挂在門窗上的一種不透風的簾子，以擋風取暖。 (二二) 羊角葱——一種老辣、皮赤的葱，以其形狀似羊角，故名。亦稱龍角葱。 (二三) 裝憨打勢——裝糊塗，假裝痴呆，又作裝憨打呆。 (二四) 胡枝扯葉——胡扯。 (二五) 江南鳳團雀舌芽茶——宋時專貢朝廷的著名茶葉，產於福建建安縣鳳凰山北苑。 (二六) 軟腿兒——屈一膝下跪。 (二七) 改腔兒——改變態度，改變主意。 (二八) 老子——此處作老頭子解。 (二九) 行——此處作正在解。 (三十) 門詞兒——盲人沿門求乞演唱的詞曲。 (三一) 攘刀子的——吃刀子的，意謂不得好死。罵人的話。 (三二) 掖——勒，用繩子捆住或套住，再用力拉緊、繫緊。 (三三) 葷笑話——語涉兩性關係、淫穢不潔的笑話。 (三四) 搜求——此處作挑挑揀揀解。 (三五) 外郎——衙門裡的吏曹。「六房裡都串到」，「六房」見第十四回注，隱喻公公扒灰，專在媳婦房裡串。 (三六) 打探子——打聽消息。 (三七) 回爐復帳——指男女重修舊好，再

次同房償還欠下的風流帳。

(三八) 耐驚耐怕——指受得住驚嚇，見過世面。

(三九) 外四家兒——指血緣關

係疏遠的親眷。外家，外親，母系親屬。

(四十) 磨起子——義同「趲起」，身體歪斜，脚步不穩。

(四一)

嘴抹兒——嘴上的本事，指口才。

(四二) 跳板兒——一頭搭在船或高臺邊上供人上下的長木板。一個跳板上，比

喻處在命運相關的同一境地。

(四三) 頂睛缸——頂缸，比喻代人受過。頂睛缸比喻代人受不明不白的過。

## 第二十二回

###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閑，善嫌懦弱惡嫌頑；富遭嫉妒貧遭辱，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見機而作又疑奸；思量那件合人意，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

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二），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

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惠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妝飾，龍江虎浪（二），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人來側目隨。托腮并咬指，無故整衣裳。坐立隨搖腿，無人曲唱低。開窗推戶牖，停針不語時。未言先欲笑，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竈，還沒甚麼妝飾，猶不作在意裡。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扮，他把鬚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峻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制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早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吩咐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

子。」說了就罷了。

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户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攔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緞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我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厨櫃拿了這疋緞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緞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如何？」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厮們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裡無人，堪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

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

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好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算。俺們閑的聲喚在這裡，你也來插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唬鬼（三）弄刺子兒（四），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簫手中裹着一疋藍緞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提起此事。

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粉，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後邊小竈上，專炖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證：

西門貪色失尊卑，群妾爭妍竟莫疑。何事月娘欺不在，暗通僕婦亂倫彝！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回，李銘來了，教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氈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啞不迭，誇道：「誰似哥哥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五），促忙促急，



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脂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六），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挂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寶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兒！」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吩咐小廝，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個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這兩日來爹宅裡伺候。」說着，兩個小廝放桌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炖爛下飯：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銀鑲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菓仁、玫瑰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吩咐小廝畫童兒：「連桌兒抬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并馬而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

那月娘房裡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厮打開，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鬼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

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七）出來了，平白捻我的手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鍬掘了，你問聲兒去，在我手裡你來弄鬼！爹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擡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擡臭（八）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李銘唬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叵耐（九）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吩咐小廝，留下一桌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十），狂的有些摺兒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裡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吆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十一）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擡了去就是了。那裡緊等着供唱賺錢哩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罐子滿了（十二）。」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十三）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

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餐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持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他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十四）？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到他主子跟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爹扛（十五）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十六）。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在那廂房裡做甚麼？却教那王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

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吩咐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習教歌妓逞家豪，每日閑庭弄錦槽。不意李銘遭譴斥，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刮言——用言語挑逗。 (二) 龍江虎浪——形容善於興風作浪，也形容婦女風騷放蕩。 (三) 瞞神唬鬼——神不知鬼不覺，偷偷摸摸的意思。 (四) 弄刺子兒——耍花招。 (五) 素手——空手，指沒有帶錢，帶禮物。 (六) 一向——此處作許久、很長時間解。 (七) 靈聖兒——靈性。 (八) 撇臭——即缺臭，缺得發臭，實際是反話，意謂并不缺少。 (九) 叵耐——不可容忍。 (十) 雌牙露嘴——張大嘴巴，露出牙齒。舊時認爲婦女雌牙露嘴是一種放浪的不雅的形状。 (十一) 邪皮——作風不正派。 (十二) 業罐子滿——惡貫滿盈。 (十三) 着量——打量，以爲。 (十四) 吊嘴——耍嘴皮子。 (十五) 扛——又作扛，頂撞。 (十六) 造化低——運氣不好。



## 第二十三回

### 玉簫觀風賽月房

### 金蓮竊聽藏春塢

行動不思天理，施爲怎合成規！徇情縱意任奸欺，仗勢慢人尊己。  
出則錦衣駿馬，歸時越女吳姬。休將金玉作根基，但恐莫逃興廢。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只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份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他，教他買一罈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吩咐：「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們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一），請他是不請他是？」金蓮遂

依聽玉樓之言。

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惠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搗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首連蹄子，都在厨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惠蓮道：「我不得閑，與娘衲鞋哩。隨間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二）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三）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猪頭，巴巴的栽派與我替他燒。」於是起身，走到大厨竈裡，舀了一鍋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茴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四）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五）盛了，連姜蒜碟兒，教小廝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上份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鬢送到上房裡。其餘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猪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猪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

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於是插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

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姐豬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礙！強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我先起罷，使小廝叫郁大姐來。」於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罷。」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

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鄰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裡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



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們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六）；沒的拿俺們去赤腳絆驢蹄（七）。』似他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都當驢蹄子看承！」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材料處窩（八）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於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

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吩咐玉簫道：「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裡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裡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什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旋把茉莉花酒打開，西門慶嘗了嘗，說道：「自好（九）你娘們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俐便（十），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多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的什麼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罈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道：「問

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現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

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吩咐：「對你姐說，上房揀妝裡有六安茶，炖一壺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十一）走到後邊取茶來了，玉簫站在堂屋門首，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啞舌頭做一處。老婆一面用手揩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十二）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裡，色絲子女。」於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

常言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聽見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裡吃酒？」那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裡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快馬也趕不上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下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裡去

了。

這玉簫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掬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剝菓仁兒來。」於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桌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什麼說處？」幾句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裡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去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

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裡合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裡！我是沒處着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在這裡。你不信，叫了春梅小肉兒問問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他在這屋裡。」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吩咐丫頭拿床鋪蓋、生些火兒那裡去。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卧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奚落我。罷麼！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

當晚衆堂客席散，金蓮吩咐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內，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裡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於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着，插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十三）。老婆在床上先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脫去衣裳，剩白綾道袍，坐在床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腳蹠在兩

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開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了裙褶，躡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十四）中卧冰，把你賊受罪不濟的老花子！就没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十五），睡了罷，只顧端詳我的腳怎的？你看過那小腳兒的像我來，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够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老婆道：「拿什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於是又聽够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十六），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兒招的（十七），是後婚兒來（十八）？」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十九）。」老婆道：「嗔道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二十），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們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

和他答話。」於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鎖（二二）了，懊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清晨，老婆先起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子，俺們笑笑兒也嗔？」惠蓮道：「大清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枉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瓦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還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根子在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醜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拴簸箕的，說你會啞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趕着平安兒繞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到我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二三）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摺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嚶，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二三）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將拴奪住了，說道：「嫂子爲甚

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裡六說白道的（二四），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葫蘆兒順袋裡，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燙兩個合汁（二五）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二六）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燙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裡打了卯兒（二七），然後來金蓮房裡。

金蓮正臨鏡梳妝。惠蓮小意兒（二八）在傍拿抵鏡（二九）、掇洗手水殷勤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裏脚（三十），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丟着罷，一發等他們來拾掇（三一）。歪蹄潑脚的（三二），沒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項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於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抬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三三）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三四）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抬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

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們莫不與你爭？只不許你在漢子跟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躡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三五）。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訪，小的并不敢欺心，倒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問聲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三六）！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三七）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三八）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三九）。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并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

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經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四十）起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敬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



粉的早晨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嚶，嫂子！行動只拿五娘唬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替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誤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箱兒揀，要了他兩對鬢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四一）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鎚。

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情（四二）端詳的是些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買方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賣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

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攥在腰裡，一直進去了。

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四三）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鬢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綾納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四四）三四個，帶在身邊。現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兒貼戀，與他炖茶炖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打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現抱金蓮腿兒（四五），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順水流。有詩爲證：

金蓮恃寵弄心機，宋氏怙容犯主闈。晨牝不圖今蓄禍，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看答——看。答，詞尾，無義。

（二）坐名——指名，指定某人。

（三）聲聲氣氣——指責和議論。

（四）古子——可以密封的深斗的湯鍋。

（五）冰盤——用來盛冰或其他物品的大盤子。

（六）十輪酒

——一種輪流做東會酒的活動，通常由十人參加，故名。  
 (七) 赤脚絆(伴) 驢蹄——步行的陪伴騎驢的，比喻道  
 陪不上。  
 (八) 處窩——蹲在高裡，見不得世面。  
 (九) 自好——正好。  
 (十) 俐便——伶俐靈活。

(十一) 獵古調——迅速拔腿走開，多用於悄悄避開某人或某種場合的時候。  
 (十二) 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

此句比喻人衆口舌多。  
 (十三) 打競——打戰，發抖。  
 (十四) 冷鋪——地方治安人員及巡夜兵卒值勤歇脚之

處，乞丐往往投宿其中，替巡夜兵卒搖鈴打梆或納錢於守者。  
 (十五) 冷合合——形容冷的感覺，又作冷呵呵。

(十六) 秋胡戲——歇後語，歇「妻」字。元曲有《秋胡戲妻》劇。  
 (十七) 女兒招的——以處女身份嫁人。

(十八) 後婚兒——再嫁，再婚。  
 (十九) 回頭兒——再婚的婦女。  
 (二十) 意中人兒——情人、情婦；

區別於正常婚娶的妻子。  
 (二十一) 銷——銷子、銷釘。此作動詞，同插。  
 (二十二) 功德——請僧人誦經贊佛叫

功德。這裡是反語，指懲罰或苦頭。  
 (二十三) 印子鋪——放高利貸的店鋪。  
 (二十四) 六說白道——比五(胡)

說白道還厲害，故稱「六說白道」。  
 (二十五) 合汁——用粉芡勾兌的濃湯。  
 (二十六) 銚子——煎藥或燒湯、燒

水的用具。體長、大口、有柄。  
 (二十七) 打卯——義同「畫卯」。此處作到場、報到、應付一下解。  
 (二十八)

小意兒——小心小意。  
 (二十九) 抿鏡——婦女抿頭時拿在手中的小鏡子。  
 (三十) 裹脚——婦女包裹小脚用的

布片，形狀狹長。  
 (三一) 拾掇——收拾，整理。  
 (三二) 歪蹄潑脚——原指脚型不端正。此處轉指鞋襪裹

脚。  
 (三三) 存站——存身，立身。  
 (三四) 無過——只不過。  
 (三五) 踢跳——挑撥離間，傷害別人。

(三六) 滑答子——滑頭碼子，辦事不可靠的人。  
 (三七) 下落——奚落，數落。  
 (三八) 乾淨——纔發

現，敢情。  
 (三九) 走水的槽——槽是滴水之具。此處比喻說話泄露秘密。  
 (四十) 花哨——形容作風輕佻飄

浮。  
 (四一) 半側——半塊。  
 (四二) 只情——直，只管。  
 (四三) 剪裁——零頭布料。  
 (四四) 香

桶子——香袋。  
 (四五) 抱腿兒——投靠，奉承，巴結。

## 第二十四回

### 經濟元夜戲嬌姿

###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釀，當筵且喜笑聲頻。蠻腰細舞章臺柳，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翠花落地却無聲。不因一點風流趣，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挂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挂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紗燈桌椅。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金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攢箏敲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一），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下菜斟酒。

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嗑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燴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

也沒在這裡伺候，都不知往那裡去了！」只見畫童燙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往那裡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吆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嗑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還得快。掃就是，甚麼打緊，教你雕佛眼兒（二）？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嚶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於是取了茗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嗑瓜子兒，不題。

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沒酒，吩咐潘金蓮去遞一巡兒。這金蓮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吩咐，好歹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壁把眼兒不住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看官聽說：「兩個只知暗地裡調情頑耍，却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只自一個兒在榻子外，窗眼裡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故席上衆人倒不曾看出來，却被他向窗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們跟前，倒且是

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自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暗暗偷攀三兩枝。羅袖隱藏人不見，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吩咐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去了。

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房中換衣者，或有月下整妝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去罷。」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裡去走一遭。」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只見大家人來昭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三）的且拉着經濟，問姐夫要炮燂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

了他兩個元宵炮燄，支的他外邊要去了。於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怎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躡了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也罷，如何扎筏子來唬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

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婿陳經濟躡着馬，點放烟火火炮與衆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四）就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是惱你一生！」於是走到屋裡，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襖兒，白挑綫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五），三個香茶翠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

着衆人走百病兒（六）。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二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游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個桶子花我瞧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個元宵炮燄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掉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掉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於是撿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綫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

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於是吩咐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邐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炖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們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七）下菜兒纔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八），够誰吃？要取一兩罈兒



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成日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鬚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賺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元宵兒一個，不够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吩咐：「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誤了你的睡頭（九）。明日早來宅裡伺候。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丫頭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

走到家門首，只聽見賃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剝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十）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們問他個端的（十一）。」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爲什麼來？」韓嫂兒不慌不忙，拱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爲證：「太平佳節元宵夜云云」。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菓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擲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吩咐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

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緞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個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裡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韓嫂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嚨！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挂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裡。桌上兩盞紗燈，擺設着春臺果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

子，與他買瓜子兒嗑，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徑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叫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十二）！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瘓（十三）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亮了，今早還爬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佛堂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剗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

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的經濟睜睜的。

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升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擲子兒（十四），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且和小玉厮打頑耍，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裡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十五），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誤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

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裡推那裡，那裡推這裡，就耽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菓，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來另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炖的？」平安道：「是竈上炖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炖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厨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哩。」慌的月娘說道：「這歪辣骨（十六）待死！越發炖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忙做飯，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纔饒了他起來。吩咐：「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炖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

這惠祥在厨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狠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趁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們是上竈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十七）！促纖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恒數（十八）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炖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來拿人撒氣（十九）？」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裡還弄鬼哩！」惠蓮

道：「我養漢（二十），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是什麼清淨姑姑兒（二二）！」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二三）。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不放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怕哩！」

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掏了也不算！我破（二三）着這命擯兌（二四）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

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梅花恣逞春情性，不怕封夷號令嚴。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連沾些子又何妨。早晨跨得雕鞍去，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三湯五割——三道湯，五道燒鴨、燒鵝等大菜，泛指筵席中最高規格的肴饌。
- (二) 雕佛眼——給佛像雕刻眼睛，比喻工作的繁重、細致。
- (三) 舞旋旋——轉着圈兒地跳動。
- (四) 搭頭——用巾帕蓋在頭上，是婦女外出時的裝束。
- (五) 飛金——婦女貼在額角上作為裝飾的金花子。
- (六) 走百病——舊時元宵節活動之一。婦女於是夜群游走橋摸釘，以求福祛病。
- (七) 釘——把菓肴堆放在食具內，也指整治菜肴。
- (八) 打水不渾——打水沒有把水攪渾，比喻數量太少，程度輕微，不解決問題。
- (九) 睡頭——睡意。
- (十) 撒酒風——吃醉酒裝瘋賣傻。
- (十一) 端的——究竟。
- (十二) 張致——此處作模樣、行為解。
- (十三) 癱瘓——即癱瘓(「痾瘓」的倒文)，駝背累癱瘓，就是累得直不起腰來了。
- (十四) 搥子兒——即抓子兒，用石子或菓核反復拋抓，以抓起或接住的數目多寡賭勝負的遊戲。
- (十五) 首尾——此處應解釋為職分以內的事。
- (十六) 歪辣骨——即「歪刺骨」，參見第十一回該條。
- (十七) 你識我見——彼此心裡明白。
- (十八) 恒數——橫豎，反正。
- (十九) 撒氣——煞氣，出氣。
- (二十) 養漢——女子與男人有私情。
- (二十一) 清淨姑姑——清清白白、作風正派的姑娘。
- (二十二) 小米數兒——小米，出殼後的粟粒。小米數兒，比喻數量極多，數不清。
- (二十三) 破——不顧惜，豁出去。
- (二十四) 擯兌——用性命去拼性命。

## 第二十五回

### 雪娥透露蝶蜂情

###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柳綻群芳，搖曳鞦韆鬪艷妝。曉日暖添新錦綉，春風和靄舊門牆。  
玉砌蘭芽幾雙美，絳紗簾幕一枝良。堪笑家麋養家禍，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說燒燈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賞佳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廳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

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們游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體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看，如何？」吩咐：「休要笑。」當下兩個婦人玉手挽定彩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紅粉面對紅粉面，玉酥肩并玉酥肩，兩雙玉腕挽復挽，四隻金蓮顛倒顛。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



蹴（一）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没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有甚麼好？一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二）抓去了（三）。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

纔待打時，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們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們氣力少，送不的。」這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四），於是撥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唬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倒且急性，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通像這回子，這裡叫，那裡叫，把兒子癆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五），搵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六）！先叫成一塊，

把兒子頭也叫花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裡，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早是又沒跔下我來。」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來一回，却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手挽彩繩，身子站的直屢屨（七），脚跔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恰似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裡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綫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這裡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

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垛箱籠官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進入裡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暈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裡？」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八），南方人不打他。婦女們到春三月，只鬪百草耍子。」雪娥便往厨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兒，如今不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日日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裡下

棋、過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

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裡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惠蓮先將鑰匙開了門兒，舀水與他洗臉揮塵，收進褙裪（九）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

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雇夫、過稅一節，訴說一遍。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脚（十）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叫他家中買辦東西。

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從緞子起，金蓮屋裡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打撮（十一），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厮在門首買東西，現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

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倒是爺與他的哩！」

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家中。常言：酒發胸腹之言。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緞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緞？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緞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來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呸，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貉刺兒（十二）裡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棗核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合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十三）。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十四），見鬼倒路死囚根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没人倫的猪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緞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十五）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裡掉子曰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十六），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十七）、枉口拔舌（十八）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脚略起

兒（十九），把宋字兒倒過來！我也還雌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纔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話兒，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怕一時被那厮局騙了（二十）。」婦人又道：「這疋藍緞子，一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穿着紅襖，下邊借了玉簫的紫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緞。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篇舌頭（二一）。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罵個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味了那黃湯（二三），挺你那覺（二四）受福。平白惹老娘罵你那毳臉蛋子（二五）！」於是把來旺掠翻在炕上，面裡鼾睡如雷的了。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咬斷鐵的漢子，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他道兒（二五）。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爲證：

宋氏偷情專主房，來旺乘醉詈婆娘。雪娥暗泄蜂媒事，致使干戈肘腋傍。

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

所由；只顧海罵（二六），雪娥不敢認犯。一日，禍便是這般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厨下，惠蓮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户說話，只爲揚州鹽商王四峰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户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

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厮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耍了我的老婆。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緞子到房裡啜他，把他吊在花園裡奸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回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剛，便把皇帝打！」

這來旺兒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賺錢。近日因與來旺

媳婦宋氏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記恨的？於是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叵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裡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叻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邏（二七）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說：「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裡，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耍了他的老婆，使玉簫怎的送了一疋緞子到他房裡，又是證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二八），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耍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吩咐來興兒：「你且

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裡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

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耻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豁了的、九炖十八火（二九）的主子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裡，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見過一個漢子也怎的？不可計數，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兒唬鬼，使玉簫送緞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膽子，敢穿出來算他好老婆！也是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不在。咱們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們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觀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我倒疑影（三十）和他有些甚麼楂子帳（三一）。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裡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乞我罵了兩句沒廉耻。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三二）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



容他在屋裡頭弄碇兒（三三）？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裡坐着，見了俺們意思似的（三四），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裡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没反正（三五），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三六），萬也嚼說人，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厮真個安心，咱們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好？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爲驢紂棍傷了紫荊樹（三七）。」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親合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爲證：

來旺無端醉詈主，甘興懷恨架風波。金蓮聽畢真情話，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現有來興兒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没反正。那厮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厮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裡小

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揭條（三八）。早是奴没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揭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没羞，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這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三九）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

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個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膽，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裡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說的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某日吃醉了，在外風裡言風裡語罵我。」惠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們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

教他在家裡，在家裡和他合氣。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四十），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在家裡，曠（四二）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饑寒發盜心。他怎麼不胡生事兒？這裡無人，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擔，他又纔從杭州回來，不好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綫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裡，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裡，兩個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髻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四二）。」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四三）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的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

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擔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四四）。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

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裡，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裡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副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蕉布，和紅紗蟒衣。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蕉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了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裡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擔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吩咐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叫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鹽客王四峰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四五）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四六），心裡隨你。老婆無過只是爲你！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

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的他。你若  
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  
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  
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跣——踩，踏。 (二) 喜——此處作處女膜解。 (三) 抓去——此處解釋為破裂。 (四) 老和  
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此句歇後語表面意思是，巴不得有這一聲。 (五) 底衣——內衣。 (六) 緊酒——  
急酒。 (七) 直屢屨——即直溜溜，筆直。 (八) 戎戲——北方少數民族的遊戲。 (九) 搭襖——一種放  
錢和雜物的細長口袋，搭在肩上，古時旅行多用之。 (十) 趕脚——趕路運貨。 (十一) 打撒——男女交合的  
隱語。 (十二) 貉刺兒——角落。 (十三) 根絆兒——根和蒂把兒，比喻事物的根源底細。 (十四) 白眉  
赤眼——形容怒氣冲冲的凶惡樣子。 (十五) 吊——誘引，提取。 (十六) 是言不是語——不是個言語，意謂  
說話沒有根據，不中聽。 (十七) 沒空生有——無中生有。 (十八) 枉口拔舌——即提口拔舌，見第二十三回  
該條。 (十九) 起——歪斜貌。 (二十) 局騙——上當受騙。 (二十一) 纂舌頭——編造謊言，污蔑別人。  
(二十二) 黃湯——黃酒。 (二十三) 挺覺——睡覺(含厭惡之意)。 (二十四) 臉蛋子——臉的腮頰部位。  
(二十五) 着道兒——上當。 (二十六) 海罵——大罵，漫無邊際地罵。 (二十七) 邏——尋找借口，挑釁。

(二八) 穿青衣抱黑柱——青衣，黑色衣服。柱，柱子，與主子諧音。此句形容奴僕吃主子的飯，必須跟隨主子，替主子效勞。

(二九) 九炖十八火——猶言久經考驗。此處作淫濫解。

(三十) 疑影——懷疑。

(三一) 楂子

賬——意謂秘密關係的事兒。

(三二) 打旋磨——圍着人團團轉，死纏不放的樣子。

(三三) 弄磚兒——做醜

事、壞事。

(三四) 意意似似——記音詞，即北京土話之「長行市」，廣東四邑話之「起市」、「起起市市」。形容某人因地位提高而態度驕矜，擺出架子。

穿，此喻兩個男人互相玩弄對方的老婆。

(三五) 左右的皮靴兒沒反正——皮靴沒正沒反，就可以不分左右地換着

穿，此喻兩個男人互相玩弄對方的老婆。

(三六) 嚼說——議論別人，說別人壞話。

(三七) 爲驢紂棍傷了紫

荊樹——驢紂棍，指繫在驢尾下的一根橫木。紫荊樹，是一種珍貴的樹木。此句意謂爲低賤之物，毀了珍貴之物。

(三八) 揭條——揭發隱私公開出去。

(三九) 拘——沒收。

(四十) 信信脫脫——順順當當，本作停停妥妥。

(四一) 曠——空閑無事。

(四二) 頭發殼子兒——假髻。

(四三) 拔絲——一種把金銀等抽成細絲，用

來編織髮髻的手工藝。

(四四) 人事——此處解釋爲禮物。

(四五) 停停脫脫——停停當當，穩妥完備。

(四六) 在你——由你。

金瓶梅詞話

## 第二十六回

### 來旺兒遞解徐州

### 宋惠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預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垛起身。上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跟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擔，并細軟、銀兩、馱垛、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廿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生辰擔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說了，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怒起宋惠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惠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嘛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



日，走到後邊，串作（二）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墻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三），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三），滾下滾上，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倒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

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了不的。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趴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過醮來了（四），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噴老娘，說一鍬就撇個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

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尋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

也是合當有事，剛睡下沒多大回，約二更多天氣，將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聲叫趕賊。老婆忙推醒來旺兒。來旺兒酒還未醒，楞楞睜睜，爬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梢棒，要往後邊趕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進去！」來旺兒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趕！」於是拖着梢棒，大踏步走入儀門裡面。只見玉簫在廳堂臺基上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起來。趕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拋出一條凳子來，把來旺兒絆倒了一跤。只見啊噠了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趕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兩棍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何倒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個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晝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取過來我看！」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刃薄扎尖刀（五），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惠蓮

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裡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抬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甘來興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證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着口兒合不的了。西門慶道：「既贓證刀杖明白，叫小厮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惠蓮雲鬢鬆，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趕賊，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麼，你只因他甚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刺刺着送他那裡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膽大，不是一日。現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没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小厮：「你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雖故他吃酒，并無此事。」纏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搗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

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證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你要拉刺刺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了他罷！」於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是（六）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們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裡不題。

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現獲贓證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

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奸，如今故入此罪，要墊害（七）圖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要的，配與你爲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還生事，倚醉夤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來，面前執證，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會施天上計，難免目前災。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八）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吩咐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吩咐家中小廝：「鋪蓋、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要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道：「小的們知道了。」

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簫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惠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簾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

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九）不是他的人！」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裡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十），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首。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裡，便掀開裙子就幹。口中常噙着香茶餅兒。於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度。婦人將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綫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柏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并交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與西門慶令攥了。西門慶喜的心中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

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鬢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

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裡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持他，與他編銀絲髻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好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喇嘴（十二）說，就把『潘』字掉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十二），大的又不管，咱們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拼着這命，擯兌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

話休絮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要教陳經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旁邊，因說道：「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當做甚

麼人兒看承？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現把他逞的恁沒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十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十四）你兩個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鄰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誓做了泥鰍怕污了眼睛，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拷訊，拶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上下觀察（十五）、緝捕、排軍、監獄中捱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

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鷲，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見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說做官的養兒養女也往上長，也要天理，以此掣肘難行。又況來旺兒監中無錢，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受其凌逼。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冤，是個沒底人（十六），反替他吩咐監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帖子，回覆了西門



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裡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旋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徑往徐州管下交割。

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已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致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布了一場，他又肯打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分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裡胡亂討些錢米，够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鄰，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鄰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的了不得。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并不知一字。西門慶吩咐：「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

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瘡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饑餓過平生。有詩爲證：

當案推詳秉至公，來旺遭陷出牢籠。今朝遞解徐州去，病草淒淒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二三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們，都不說。忽見玳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玳安道：「嫂子，我告訴你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蓮問其故。這玳安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提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嘍！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卧房門櫓上懸梁自縊。

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

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脚，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鑽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樅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擦灌。須臾喚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賁四娘子兒也來瞧。見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丈青：「灌些姜湯與他不曾？」一丈青道：「纔灌了些姜湯吃了。」月娘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惠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拍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

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襁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十七）？」惠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放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十八）？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

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厮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厮送酒來你們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

只見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裡，問傅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十九），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頓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這回拿手摸掌（二十）！」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於是放在桌子上就走。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裡，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裡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來看看，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挂住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幹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裡哭着，一回就不聽的動靜兒。乞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窗子裡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了了（三一）。」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

甚麼來？」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二二），和他大爹白擦白折（二三）的平上（二四）！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裡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

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早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涕，每日飯粥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撻說（二五）。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

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家人都叫到跟前審問：「你們近前幾日，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

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畫童道：「那日小的聽見玳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玳安兒。這玳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裡不出來。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唬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玳安道：「爹因為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這出去，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道：「怪道囚根子唬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吩咐：「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於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玳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到，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裡？」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繞屋走了一遍，從門背後探出玳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床頂上，說道：「沒廉耻的貨兒，你有臉做個主子？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吊腳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睁睁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玳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於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

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二六）。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舌（二七）。」說的這孫雪娥耳滿心滿（二八）。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話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豁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腳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記恨。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搥兒，一頭拾到屋裡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鬢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由頭兒，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裡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賴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撑着頭兒來尋趁人（二九）？」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三十）！」這幾句話，分明戳在雪娥身上，那雪

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們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没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等你主子回來，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那時可霎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房門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桂姐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擲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臺，星眼冥冥屍猶橫地下。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興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己，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提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



他唬的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是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是個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伙。他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回來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三三），帶領幾個伴作來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三三），賁四、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毀，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冤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因倚強奸耍他，我家女兒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家回話。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串作——串通。

（二）轉靶子——轉移目標。

（三）毬子心腸——形容人心思活絡，變化不定。

（四）倒過醮來——即「打一面口袋，倒過醮來了」，參見第十九回該條。

（五）扎尖刀——狹長的短刀，一頭

有尖。 (六) 恒是——同橫豎，反正。 (七) 塾害——設計謀害。 (八) 夾棍——一種用棍棒夾緊足部的

刑具。 (九) 常遠——永遠。 (十) 着來——表示贊同，用于答應。 (十一) 喇嘴——誇口，說大話。

(十二) 正條——正經，規矩。 (十三) 上頭上臉——形容人舉止張狂，不守禮法，不合身份。 (十四) 倘

忽——倘若。 (十五) 觀察——此處觀察指的是負責偵查、緝捕人犯的吏役。 (十六) 没底人——沒有根基家

業的人。 (十七) 拙智——短見，沒智識。 (十八) 絕戶計——使人絕後的計謀，比喻極端毒辣的計策。

(十九) 酥燒——酥餅。 (二十) 摸挲——用手撫摸。 (二十一) 鬍子老兒吹燈，把人了了——鬍子老頭兒去吹

燈，極容易把鬍子燒着燎了。燎，諧音完了的「了」，指人死。 (二十二) 辣菜根子——比喻性格潑辣激烈的人。

(二十三) 白擦白折——頂撞，對着幹。 (二十四) 平上——平起平坐，敢於犯上。 (二十五) 摭說——辯解，掩

飾。 (二六) 備是非——即備舌，背後講人壞話。 (二七) 過嘴舌——搬弄是非。 (二八) 耳滿心滿——

把話灌得頭腦、耳朵滿滿的。 (二九) 尋趁——尋覓，找毛病。 (三十) 掀騰——吵鬧，翻騰。 (三二)

司吏——官衙中辦事的小吏。 (三一) 紅票——官府所發，據以焚屍的憑證。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害人性命霸王妻。須知奸惡千般計，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嬪從來由濁富，貪嗔轉念是慈悲。天公尚且含生育，何況人心忒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吩咐，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一）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賺了鹽商王四峰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戶話去。

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們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二），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

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送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裡，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并責令地方火甲（三），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饑鬼撞鍾馗。有詩爲證：

縣官貪污更堪嗟，得人金帛售奸邪。宋仁爲女歸陰路，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杯，不消半月光景，都趨造完備。西門慶打發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端正，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節令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申，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爍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

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糧；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擔，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饑又饑、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三，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轡；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虱蟻，瘡痕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人不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爲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整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菓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鑲成水晶桌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蒼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幕，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挂；雲母床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蘋婆（四）白鷄頭（五）；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宮梵刹，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鐘樓；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橫琴膝上，醉後携棋枰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爲證：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黍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們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漫。西門慶令小廝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蜜合色紗挑綫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蕉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妝花眉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絲杭州攢，翠雲絲網兒，露着四鬢，上粘着飛金，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裡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裡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裡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朵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小開頭（六）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隻翠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掐下恁幾朵來，放在這裡不與娘戴？」於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朵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我只替

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朵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這會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掐個尖兒！」於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於雲鬢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

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揭起湘裙，紅褲初褪，倒撇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潘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榻子外潛聽。聽够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個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七）的擗（八）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乞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於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弓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



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裡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脚不迭。金蓮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的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裡。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屋裡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假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便坐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們唱，你兩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他拿了椿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九）。」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十）！」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

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絞綃，合着聲唱〔雁過聲〕，丫鬟綉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瞅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

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妝凌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妝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前腔〕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

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手，整雲鬟，月照紗厨人未眠。「合前」

〔節節高〕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十一），我偏不放手。」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輪了一跤。婦人道：「怪行貨子，我衣服新着出來的，看勾了我的胳膊！淡孩兒（十二），他兩個都走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怪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裡投去來，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昏死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十三），等我放下這月琴着。」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二來來，越發罷

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掀鬚兒（十四）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十五）。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於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十六）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弄晴鶯舌於中巧，着雨花枝分外妍。

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來！」於是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前腔〕清宵思爽然，好凉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拼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今生能有幾？不樂待如何！

兩人并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下。睁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

架綠雲垂綉帶。縫縫馬乳，水晶丸裡浥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冰湃（十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的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裡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裡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幅細巧菓菜：一榻是糟鵝胗掌，一榻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榻是木樨銀魚鮓，一榻是劈曬雞脯翅兒，一榻是蓮子兒，一榻新核桃穰兒，一榻鮮菱角，一榻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箸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登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裡略躺躺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

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吩咐：「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於是起身，脫下玉

色紗襪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畦西畔，松墻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衽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看見，怎不觸動淫心。於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上。先將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戶（十八）大張，紅鈎赤露，鷄舌內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塵柄（十九）抵牝口，賣了個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鰓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沒口子（二十）呼叫達達不絕。

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燙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卧雲亭那裡，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抬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於是撇了婦人，比及（二二）大扠步從石磴上走到山頂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纔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們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問道：

「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個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於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搵出來的。只是朦朧星眼，四肢躡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二二）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

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下，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丟與你罷。」於是先搵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來，先以初使上銀托子，次又用硫黃圈（二三）束着；初時不停只在牝口子來回搵搵，不肯深入。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爲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恰（二四）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於是一壁搵着他心子，把那話拽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聲嬌（二五），塗在蛙口（二六）內，頂入牝中，送了幾送。須臾，那話

昂健，奢稜跳腦暴怒起來。垂首看着，往來抽拽，玩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髻髮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罷了，淫婦的秘心子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淫婦口裡磣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住枕蓆，仰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沒至莖首，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搽拭，牝中之津隨拭隨出，衽蓆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耍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那話攬（二七）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肉如含苞花蕊微拆。到此處，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磕響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暝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不收，驪然於衽席之上矣。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摳出硫黃圈并勉鈴來。硫黃圈已折做兩截。於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之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不是耍處。我如今頭目森森然（二八），莫知所之矣！」

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伙。纔待關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裡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



與他，說道：「你爺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寄監者——拘捕在牢的人。 (二) 化人場——火葬場。 (三) 火甲——地方上維持治安的人。
- (四) 蘋婆——即蘋菓。 (五) 白鷄頭——即芡實。 (六) 小開頭——半開的花朵。 (七) 省可——少一些。 (八) 擗——「排」的別字。此處作排打、撞擊解。 (九) 代板——敲板打拍，諧擗打。 (十) 咬蛆兒——胡言亂語，又作嚼蛆。 (十一) 躲滑——滑溜溜身。 (十二) 淡孩兒——寡淡無趣的家伙。孩兒，此處是對西門慶的戲稱。 (十三) 發訕——嘻皮笑臉地嘲弄人。 (十四) 撫鬢兒——遮羞。 (十五) 當方土地——這個地方的土地菩薩。 (十六) 可意——稱心如意。 (十七) 湃——把食物放在冰或冷水中使變涼。
- (十八) 牝戶——陰戶。 (十九) 塵柄——陽具。 (二十) 没口子——連聲。 (二一) 比及——等到。
- (二二) 醉翁椅——一種供人仰臥的躺椅。 (二三) 硫黃圈——性器具。又叫硫黃箍，束於莖首，以增加緊澀、磨擦。 (二四) 促恰——刁鑽古怪的手段，也作促狹、促却。 (二五) 閨艷聲嬌——性交時，塗在男性龜頭上的一種性藥物，進入女性體內，使女性奇癢難當，甚至要「哇哇」的叫，故名「閨艷聲嬌」，又名「顫聲嬌」。
- (二六) 蛙口——男陰尿道口。 (二七) 攥——戳、刺。 (二八) 森森然——暈眩狀。

## 第二十八回

###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裡錯，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人有常情耐久看。直到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縐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并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摟着他粉頰，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蹕，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帶在上面，軟叮嚙毛都魯的，纍垂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裡唬出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一眼，一面蹲下身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着，說道：「你這廝頭裡那等頭睜睜、眼睜睜的，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病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捏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尖挑舐其蛙口。那

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鬚挺身直豎。西門慶一發坐在枕頭，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着吮咂，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達，你饒了奴罷，又要掇弄（二）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度。有詩爲證：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也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些。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痴。

雪白玉體透簾幃，口賽櫻桃手賽菱。一脉泉通聲滴滴，兩情脰合色迷迷。翻來覆去魚吞藻，慢進輕抽猫咬鷄。靈龜不吐甘泉水，使得嫦娥敢暫離。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攬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没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過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床上床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裡討那隻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隻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

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丁（二）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你省恐（三）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噙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探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裡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他那裡尋去。」

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裡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裡。我看尋的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於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床，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四），娘的鞋怎的到這裡？沒的撇溜子（五）

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歪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蹺蹺的事！」於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裡？」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跟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綫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綫兒，一隻是翠藍鎖綫兒，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裡，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吩咐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道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頂在她頭上。即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裡熱，吩咐春梅：「把妝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裡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

却說陳經濟早晨從鋪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裡正頑着。見

陳經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裡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不搖擺。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七）！」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綫，那得工夫送巧來。

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没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夥兒方撥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

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挂着湘簾，那裡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鬚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鬚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撥過妝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溜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繞地裡尋。」經濟道：「你鞋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八），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這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倒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唬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膽子兒！明知道你爹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九），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

主，必索取。但迸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十），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裡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綫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事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深的唱個喏。婦人吩咐：「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

可可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跪着不肯躺，說



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剛纔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這個鞋從那裡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別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十二）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你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

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戶新升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玳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材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豬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

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厨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十二）！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毳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於是厨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止聲。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

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紬子睡鞋兒，大紅提跟兒，因說道：「啊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隻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我的，那裡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再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親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鷟兒（十三）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十四）！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十五）！」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吩咐春梅：「趁早與我掠

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在手裡，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叫甚麼秘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吩咐：「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剝做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剝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没這個心，你就賭個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看着，好思想他！正經俺們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跟前行差了禮法。」於是搜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轉意濃。有詩爲證：

漫吐芳心說向誰，欲於何處寄相思？相思有盡情難盡，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撥弄——擺布，折騰。

(二) 六丁——道教神名。

(三) 省恐——即嚇恐，進行恐嚇。

(四)

拜帖紙——拜訪或送禮用的柬帖，寫有身份姓名等，叫拜帖。這種寫拜帖的紙，叫拜帖紙。(五) 摭溜子——靠胡謔來遮蓋謊言，叫摭溜子。(六) 捱工夫兒——拖延時間。(七) 上帳兒——登記入帳，比喻認可，答應。

(八) 賊頭鼠腦——偷偷摸摸，行爲不正派。也作賊頭狗腦。(九) 七個八個——指關係曖昧。(十) 女番

子——番子是明代特務機關錦衣衛屬下的役卒，專門探人隱私，羅織罪名，緝捕用刑。女番子，指類似番子的女性。

(十一) 惜情兒——留情，照顧情面。(十二) 羔子——動物的幼仔。王八羔子，即小烏龜，罵人話。

(十三) 打張鷄兒——假裝吃驚，裝糊塗。又作打張鷄兒。(十四) 不當家化化的——不當家，亦作不當價，意謂

不應該，罪過，造孽。化化的，是詞尾，無義。(十五) 阿鼻地獄——佛教所說八大地獄中的第八獄。墮入此地獄

者，受苦無間，故又名「無間地獄」。



##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展放眉頭莫自嗟！吟幾首詩消世慮，酌二杯酒度韶華；  
閑敲棋子心快樂，悶撥瑤琴興趣賒；人事與時俱不管，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挂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綫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畫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於是取了針綫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

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納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玉樓道：「你早辦？」金

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趕早涼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徑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裡納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們小後生（一），花花黎黎（二）。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周圍拿紗綠綫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裡吃去來。」玉樓吩咐蘭香，炖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徑往外走。吳月娘剛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

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先是春梅拿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裡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我用氈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響。」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吩咐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

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裡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裡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廝。說他小廝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問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廝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跟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眨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漢哩，生生兒（三）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四）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纔掉了鞋！如今沒的遮羞，拿小廝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



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唬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是花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時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恒屬（五）人挾不到我井裡頭！」

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渣兒（六）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記在心裡，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裡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

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繚，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

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鑒，善究子平（七）。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階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畢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爽，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游人。自幼從師天臺山紫虛觀出家。雲游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通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八），又曉六壬神課（九）。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一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

於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抬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十），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

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綱辛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是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干，子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現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十一），熊羆之兆（十二）。又命宮驛馬臨申（十三），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又是多了年流星打攪，又把個壬午日冲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於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至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吵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

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必爲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十四）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十五）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十六）多紋，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泪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尅（十七），必損其身。妻宮尅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樂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年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廣，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十八），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泪堂豐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爲淫杪。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準乃財星居正中。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於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

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蔥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鬢，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泪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緩步輕如出水龜。行不動塵言有節，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於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走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臀并蛇行，早年必定落風塵。假饒不是娼門女，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看，「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十九）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字（二十）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二二）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溫厚堪同掌上珠。威媚兼全財命有，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

見。神仙抬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兼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二三）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厦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兒；容貌端莊，乃素門（二三）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二四）無窮；媚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觀臥蠶（二五）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堂明潤。此幾樁好處。還有幾樁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二六）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二七）綳纏，雞犬之年（二八）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平生良友鳳和鸞。朱門財祿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眼如流水不廉真。常時斜倚門兒立，不為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

三九，當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父母衣食僅養身；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綾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强；神急眼圓，爲人急躁。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二九）之灾，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塗硃行步輕；倉庫豐盈財祿厚，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人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吴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游四方，風餐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乃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蘆一個隱山川。

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宿疾，到明

日生貴子。他現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春梅後日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們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罵了他的頭（三十），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

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游，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周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拿澆冰安放盆內。西門慶道：「叫一個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吩咐：「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



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裡吃了。」春梅說：「嗔道不進房裡來，把這梅湯放在冰盤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三二），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三三）。」於是把他搜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裡？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床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攪混他一混去。」於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灑心一般。

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床房中，掀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三三）床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床，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床。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樓臺殿閣，花草翎毛。三塊梳背，安在床內，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裡面挂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挂。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涼蓆之上睡思正濃。房裡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

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床來，掀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按塵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閃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兒，攪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膽，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三四）的罷了。」

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們是拾兒（三五），由着這等撥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床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擗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響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鬢，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要爭持，愁色心忙顯手段。一個顫顫巍巍挺硬槍，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一個捨死忘生往裡鑽，一個尤雲殢雨將功幹。撲撲瑟瑟皮鼓催，礮礮礮礮槍對劍。叭叭礮礮弄響聲，砰砰礮礮成一片。下下高高水逆流，凶凶湧湧盈清澗；滑滑溜溜怎住停，攔攔濟濟難存站。一來一往□□□□，一冲一撞東西探。熱氣騰騰妖雲生，紛紛馥馥香氣散。一個逆水撐船將玉股搖，一個艄公把舵將金蓮搭；一個紫騮猖獗逞威風，一個白面妖嬈遭馬戰。喜喜歡歡美女情，英雄糾糾男兒願；翻翻覆覆意歡娛，鬧鬧挨挨情摸亂。你死我活更無休，千戰千贏心膽戰；口口聲聲叫殺人，氣氣昂昂情不厭。古古今今廣鬧爭，不似這番水裡戰。

當下二人水中戰鬧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搽抹身體乾淨，撤去浴盆，止着薄纈短襦，上床安放炕桌菓酌飲酒。婦人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床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饑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吩咐教你篩（三六）了來，如何拿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裡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一歇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碜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呐呐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

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於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吩咐拽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若非群玉山頭覓，多是陽臺夢裡尋。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小後生——年輕人。  
(二) 花花黎黎——即花花綠綠，華麗花俏。  
(三) 生生兒——活生生。  
(四) 逼臨——逼迫欺侮，又作逼凌。  
(五) 恒屬——橫豎，反正。又作恒數，恒是。  
(六) 邏植兒——找茬，尋找機會，借口。  
(七) 子平——子平術。以生辰八字推算命運的卜術，相傳為宋代術士徐子平所創。  
(八) 麻衣相法——一種相面術，傳說北宋錢若水曾訪陳搏於華山，有麻衣道者為之相面，後相法書遂多托名於麻衣。  
(九) 六壬神課——一種以干支配五行來占斷凶吉的古老的占卜術。  
(十) 造——星命用語，指人的生辰八字，貴造是尊稱。  
(十一) 紅鸞天喜——星相家認為天上有紅鸞星，主喜慶婚姻之事。此處似暗示西門慶將得子。  
(十二) 熊羆之兆——生男孩的徵兆。《詩經·小雅·斯干》：「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十三) 驛馬臨申——驛馬，傳遞文書的馬。星命家推算驛馬以日支為據；凡在寅、午、戌日出生的人，驛馬在申。并認為「驛馬乃不安其居之謂也。」常人遇之主奔波不定，唯貴人遇之主升官。  
(十四) 天庭——相面術指前額中央部位，在眉間以上。

(十五) 地閣——相面術指人的下顎部位。

(十六) 魚尾——相面術指人的眼角處皺紋。

(十七) 刑剋——星

命家術語。意謂性質相衝突的事物必有一方受到傷害。

(十八) 三陽——太陽、中陽、少陽的合稱，相面術指人的

兩眼下眼瞼部位。

(十九) 六府——相面術以人的鼻梁為經綫，眉際、鼻下為緯綫，把人面分為六部分，稱六府。

(二十) 月字——相面術稱人的天庭右側部位為月字。

(二十一) 年宮——相面術把人面分為十二宮，中正（在

鼻準綫與眉際綫相交處。）部位為年命宮，認為預示人的壽命。

(二十二) 人中——中醫和相面術語，指人臉部唇以

上、鼻以下的凹痕部位。

(二十三) 素門——平常門第。

(二十四) 桑中之約——指男女私會。語出《詩經·鄘

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二十五) 卧蠶——相面術指人下眼瞼，預示兒女與男女關係。

(二十六) 山

根——相面術稱鼻梁為山根。

(二十七) 法令——相面術稱人的鼻翼到嘴角的兩條紋綫為法令綫。

(二十八) 鷄犬

之年——干支紀年中逢酉（鷄年）逢戌（狗年）的年份。

(二十九) 啾唧——此處指言語齟齬。

(三十) 囂頭

——羞了臉面，失面子。

(三十一) 裙帶上衣食——指婚姻關係帶來的生活環境。

(三十二) 上頭——此處指婢女

扶正為妾，由梳鬢改為梳髻。

(三十三) 螺鈿——用具殼薄片制成人物、花草、鳥獸等圖樣，嵌在漆器或雕鏤器物上

的一種工藝和器具。

(三四) 没大没小——指缺乏長幼尊賤之分的規矩。

(三五) 拾兒——撿來的孩子。

(三六) 篩——此處作加熱解。

### 第三十回

### 來保押送生辰擔

###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兒，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裡睡着了，驚醒他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够半日，又走來角門首窺探，問：「姐，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一），恁唬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來回游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

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

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莊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裡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莊子，展開合爲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松墻，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裡好游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

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鬢。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掉板子（二）。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小，說着你，還釘嘴鐵舌（三）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馮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送與他去哩。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嬌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

喚，不在話下。

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擔（四），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賚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五）！你那裡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臺八位（六），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倒不消。你再添一份，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

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擔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



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吩咐把禮抬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裡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

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物。但見：

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揀銀仙人，良工制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緞，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畫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榼。

太師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於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衆鹽客都牌提到鹽運司，與了勘合（七），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

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八）割付（九），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十）做個理刑（十一）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於是喚堂候官抬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割付，把西門慶名字填注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十二）、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個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割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十三），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割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十四）。俱磕頭謝了，領了割付。吩咐：「明日早晨，吏兵二部掛號（十五），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吩咐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

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臧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人！

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厨下大盤大碗，肉賽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上，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吩咐，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身邊止賤荆（十六）一人，常有疾病，通無所出。我年也將及四十，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人材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於是將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體已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頭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吩咐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了你文書。」即時喚了個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挂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太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勳，即時使印，僉了票帖（十七），行下頭司（十八），把來保填注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雇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

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罈。食烹異品，菜獻時新。弦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綉。消遣壺中閑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屋裡揉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揉着，來這裡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躺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十九）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裡是這個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冷氣（二十），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吩咐春梅：「你們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

箏排雁柱，阮跨鮫綃，啓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云。

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忖皺（二二）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耽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於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間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憋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驢子趕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二二），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

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檐柱兒底下那裡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嚶！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裡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胎哩！」

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道：「那位主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下去。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

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兩隻腳兒能快。身穿怪綠喬紅（二三），各樣髻髻歪戴。嵌絲環子鮮明，閃黃手帕符擦。入門利市花紅（二四），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刮劃。（二五）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帶胞衣，着忙用手撕壞。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襖（二六）、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

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二七）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蹀小板凳兒糊

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二八）哩！失迷了家鄉，那裡尋犢兒（二九）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綳褲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們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三十），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腦，只低着頭弄裙子，并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柱兒，一隻脚跳着門檻兒，口裡嗑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跤。金蓮看見，叫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擔子攘，鹹嘈心（三一）！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

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三二）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裡，自閉門戶，向床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

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許洗三朝（三三）來還與他一疋緞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

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床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鄰友處分投送喜麪。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麪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麪。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奶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奶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免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奶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三四）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

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現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割付，與了爹一張，填寫爹名姓在上。填注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注鄆王府當差。吳



主管升做本縣驛丞。」於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剗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抬舉我，升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三五），坐七香車（三六），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三七），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把朝廷明降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眾人磕頭，說了回話。西門慶吩咐：「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

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鄰朋友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一) 失張冒勢——冒冒失失。 (二) 掉板子——掉同掄，掄板子打。 (三) 釘嘴鐵舌——比喻嘴硬，不服氣，不討饒。 (四) 生辰擔——祝壽的禮擔。 (五) 野囚軍——罵人語。意謂充軍的罪犯。 (六) 三臺

八位——泛指高級官員。 (七) 勘合——證書，憑據。 (八) 告身——委付官職的憑書，類似後世任命狀。

(九) 剗付——公文之二種。 (十) 山東提刑所千戶——這是一個集宋明兩代官制杜撰出來的官名。 (十一)

理刑——明代廠衛屬官。 (十二) 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這個官名未見古代官制。此處似影射明代錦衣衛副千

戶。 (十三) 驛丞——驛站的官員。 (十四) 校尉——此處似指明代錦衣衛的屬員。 (十五) 掛號——報

到。 (十六) 賤荆——對自己妻子的謙稱。荆，荆釵，指代妻子。 (十七) 票帖——書面憑證。此處指委任

狀。 (十八) 行下頭司——行文至下屬的有關主管部門首席官員。 (十九) 攪撒——胎氣動，即將臨盆。

(二十) 掉了冷氣——受風寒侵襲。 (二一) 忔斂——聚結，皺眉之狀。 (二二) 風火事——形容緊急之事。

(二三) 怪綠喬紅——顏色古怪的服裝。 (二四) 花紅——慶喜用的金花紅綢等禮品。 (二五) 刮劃——

布擺，安排。 (二六) 綳褲——分娩時扎裹嬰兒用的褲子、襁褓等物。 (二七) 白搶白相——搶白訓斥，給不

好的臉色看。 (二八) 蹠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歇後語。蹠，即蹠。險道神，傳說中的開路神。

出殯時，柩前有紙糊的險道神開路。但險道神身長丈餘，扎糊時必須踩着小板凳還够不着頭頂，所以說「還差着一帽頭

子哩！」 (二九) 尋犢兒——歇後語，犢音種。意謂孩子不知是誰經手的，要找主兒。又今山東魯南一帶，稱重婚

婦女懷着前夫的孩子再嫁，為「帶尿子」。尿，犢音近。 (三十) 仰着合着——不知是仰是合，比喻不知有什麼樣

的結果。 (三一) 咸嘈心——閑操心的諧音。 (三二) 坐草——孕婦分娩。 (三三) 洗三朝——舊時風

俗，嬰兒生後第三日洗身，會集親友，并酬謝接生婆，謂之「洗三朝」。 (三四) 暗房——產房。 (三五) 五

花官誥——封贈命婦的誥命，用五色金花綾紙書寫，故名。 (三六) 七香車——貴婦人乘的以多種香料裝飾之車。

(三七) 脚硬——來頭不小，命大福大。

金瓶梅詞話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逢人必讓居先。貧寒敢仰上官憐？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通財邀結豪英。不知興廢在心田，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趨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指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

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兄。」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够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裡區處（二）？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

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够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況你又在他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裡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於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

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稟去。」於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二）剗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三）往提刑府下剗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厮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贊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

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四），我們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裡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見我這裡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五）。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於是誇美了一回，坐下。

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擔，蒙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抬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況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要許多銀子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休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已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六）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

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行利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於是把文書收了。

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

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西門慶交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玳安爲妻。家中平安兒小廝，又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七），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

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八），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二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吳典恩酬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

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九）來答應，年方一十六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十）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綃直裰（十一），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

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十二）伴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灑綫猱頭獅子補子員領（十三），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鄰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不是親者強來親。時來頑鐵皆光彩，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升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户娘子，許多親鄰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侍堂客飲酒。

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鬢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床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床脚踏板上搭着鋪睡，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裡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裡丫鬢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於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

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床地平上插着棒兒香，正在窗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描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十四）。那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床南頭安放著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吩咐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補子、絲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

「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鬢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灑紗漂白布汗挂兒（十五）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他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十六）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家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十七）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莊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早，也下午時分。我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於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

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吩咐：「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吩咐畢，西門慶

上馬送行去了。那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抬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

堂客正在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個柑子，逕來厢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睨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忖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不曾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麪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找尋，休拿出來。我且拾個白財兒（十八）着。」因把梨和柑子掏

出來與迎春瞧，說道：「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差，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找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裡間桌上，不題。

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伙，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找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的那大丫頭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們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遞酒，他守着銀器家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掉了心了怎的。」月娘道：「我着恐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裡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回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簫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饒了也不算！」

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十九），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裡來！」迎春悉言：「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眼瞞昧（二十）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裡就賴他那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二一）！」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二二）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們如同生剎神（二三）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睁着兩個毳窟窿（二四）吆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二五）

的他們小厮丫頭養漢做賊，把人白過了也休要管他！」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

且說西門走到前邊，劉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二六），一牽羊，兩疋金緞，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四樣嘉肴，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們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荆老爹、管皇莊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雜耍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們，我教頂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於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

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熱鬧，俺們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帶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擻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端端門檻兒，教那牢拉（二七）的囚根子把懷子骨（二八）挫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二九）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過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三十）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

做甚麼恁抬一個滅一個，把人躡到泥裡！」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

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莊見管磚廠劉公公，故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與薛內相。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荆南崗，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篩着他。他奶子說不妨事。教奶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裡他舊時那疾又舉發了，起不的炕兒，心中急的了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們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吩咐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唬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奶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睁眼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緞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喝采誇獎不已。伯爵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緞兜肚，上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一柳五色綫，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

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唬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他二人重禮。伯爵道：「哥沒的說！惶恐，表意罷了。」

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槍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叙禮捧茶。落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官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讓。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幘拴錦帶，花插金瓶。桌上擺着簇盤定勝（三二），地下鋪着錦綉綉毯。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於是羅圈（三三）唱了個喏，打個躬，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階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怎見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厨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先首位劉內相，賞了五錢銀子。

教坊司俳官（三三）跪呈上大紅紙手本（三四），下邊簇擁一段笑樂的院本，當先是，外（三五）扮節級（三六）上、開：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管着許多長行樂備匠（三七）。昨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只說此人下筆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叫副末（三八）找尋，若請得他來，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副末的在那裡？「末云」堂上一呼，階下百諾。稟復節級，有何使令？「外云」我昨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你如今將這個樣板去，限即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決打不饒。「末云」小人理會了。「轉下云」節級糊塗。那王勃殿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教我那裡找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士過來，不免動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麼？「淨（三九）扮秀才，笑云」王勃殿試乃唐朝人物，今時那裡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不打緊，道在人爲。你見那裡，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背妝矮子。末將樣板比，淨越縮，末笑云」

可充得過了。「淨云」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板凳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門首。「末令淨」外邊伺候。「淨云」小板凳兒要緊！等進去稟報節級。「外云」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末云」現請在門外伺候。「外云」你與說，我在中門相待。榛松泡茶，割肉水飯。「相見科，外云」此真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下頭。淨慌科」小板凳在那裡？「外又云」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曾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那淨慌科」小板凳在那裡？「末躲過一邊去了。外云」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真才子也！在下如渴思漿，如熱思涼。多拜兩拜。「淨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媽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外云」都好。「淨云」狗合娘的，你既一家大小都好，也教我直直腰兒着！正是：

百寶妝腰帶，珍珠絡臂鞦。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筵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內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須臾，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了。一個攢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吩咐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四十），唱不的。」

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妝盒》雜劇，今日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吩咐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們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們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四二），一樂工上坐，吩咐：「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這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們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我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們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四二），不足爲賀，倒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颺，望上不端正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繞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方纔薛內相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吳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璨爛，前遮後

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歌舞歡娛嫌日短，故燒高燭照紅妝。

畢竟後項未知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區處——籌措。  
小价——謙稱自己的僕人。  
拔濟——濟助。  
無褶帶的長袍。僧道亦多穿用，又稱道袍。  
——即圓領。唐、宋、明時代的官服，寬袖大袍，以圓形領爲其特點，故名。  
帕，也指用巾帕扎成的髮髻。  
——(十七) 三宅——主簿的別稱。  
——(二十一) 瞞昧——隱瞞藏匿。  
人分成許多等級，不一樣看待。  
洞。此處比喻眼睛。  
——囚犯死後，尸體從牢洞裡拉出來。這是罵人話，猶言該死。  
腸——比喻心腸狹窄的人。  
勝——定勝的形狀是兩頭大，中間小；以此形狀做的糕點，也叫定勝，南方稱爲定勝糕。
- (二) 手本——拜見上司時使用的帖子，上寫姓名、職務、履歷，類似名片。  
(三) 行款——題款。此處引伸爲依據、標準。  
(四) 出面見官。  
(五) 霍綽——闊綽。  
(六) 保頭錢——給保人的酬金。  
(七) 小郎——小夥子。  
(八) 樂工——音樂藝人，包括教彈唱的藝人。  
(九) 直裰——一種斜領寬身大袖、腰中  
(十) 夏天貼身的小褂。  
(十一) 繫兒——繩子，帶子。  
(十二) 白財兒——不費力氣得來的錢財。  
(十三) 嚷亂——吵嚷忙亂。  
(十四) 活煞神。比喻對待人不公平。  
(十五) 生剝神——活煞神。比喻人凶狠可怕。  
(十六) 內酒——皇宮內廷自釀的酒。  
(十七) 懷子骨——踝子骨。  
(十八) 窟窿——即窟窿，  
(十九) 三等九做——意謂把  
(二十) 窟窿——即窟窿，  
(二十一) 牢拉  
(二十二) 鼠腹鷄  
(二十三) 定

向四面轉了一圈。(三三三) 俳官——樂官，伶官。

(三四) 手本——此處作點戲用的帖子，上寫伶人姓名和演

出劇目。(三五) 外——此處指戲劇表演中扮演老年男子的角色。

(三六) 節級——低級武官，也指負責治安

的差役。(三七) 樂俑匠——樂工、演員、藝人。

(三八) 副末——末是戲劇表演中扮演中年男性的角色。副

末，是次要的末脚。

(三九) 净——戲劇表演中扮演花臉的脚色。(四十) 華誕——生日的美稱。

(四一)

刑名官——掌握司法，主辦刑案的官員。

(四二) 豚犬——對自己兒子的謙稱。也稱「小犬」。

## 第三十二回

### 李桂姐拜娘認女

### 應伯爵打諢趨時

常言富者貴之基，財旺生官衆所知。延攬宦途陪邀引，夤緣權要入遷推。姻連黨惡人皆懼，勢倚豪強孰敢欺！好把炎炎思寂寂，豈容人力敵天時。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吩咐：「你們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一）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纔好。臨了，等我一總（二）賞你們罷。」衆樂工道：「小的們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

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只怕晚了，轎子來了，俺們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們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三），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能，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李銘、吳惠唱一回罷。」問道：「你吃了飯

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裡留俺們吃了。」於是齊插燭磕頭下去。西門慶吩咐：「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四）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們打攪的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五）。」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拿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先送過禮，賀西門慶纔生兒。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却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兒，只顧喝采：「好個哥哥！」便叫：「小厮在那裡？」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戡金方盒拿了兩盒禮物：爛紅官緞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堆金瀝粉彩畫壽星博郎鼓兒（六）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抬上八仙桌（七）

來先擺飯，就是十二碗嘎飯，上新稻米飯。剛纔吃罷，忽門上人（八）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一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叙禮。薛內相方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分賓主坐定，普座遞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響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升仙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拿兩吊錢出來，賞賜樂工。

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擔，絕早（九）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的那咱常往裡邊走。我情願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慌的月娘連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因問桂姐：「有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吩咐，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門。先望月娘花枝招颯、綉帶飄飄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



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們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們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你們坐着，都一搭兒裡擺茶。」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十）？」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

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剥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內相——昨日只他一位在這裡來，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頑，把人拍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

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個在屋裡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人待上坐，你們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耶嚟！遭遭兒有這起攬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拿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籠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們堂屋裡只顧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擲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杯茶兒，俺們就去！』把俺們笑的了不得，只像告水災（十一）的，好個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十二）用火燒了兩醮（十三），和他丁八（十四）着好一向了，近日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莊子上收頭（十五），會見周肖兒，多上覆

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爹宅裡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十六），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碻確（十七）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對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够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們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裡不題。

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户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蹀斜，身邊蘭麝降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淫婦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户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日念、雲離守、常時節、白來搶、傅自新、賁地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踈蹠，酒若波流，看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們唱了，翻來掉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撾門（十八）的，誰待

聽！你教大官兒拿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尊衆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十九）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兒（二十），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毯！」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都拿了。」一手拉着一個，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二一）。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二二）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

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户，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分兩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二三）：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早晚。使丫頭往你家瞧去。說你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于是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剥菓仁兒，定菓盒，拿東拿西，把俺們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

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鴿子（二四）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要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盡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不合節（二五），又是你大老爹這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杯，又斟出一杯。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厠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歪刺骨兒，只躲滑兒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

這狗才，頭裡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曲兒。

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二六）郁大姐彈唱與娘們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住回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杯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的他今日送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

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刀！頭裡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眾人纏不過，纔使進小的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是了。」桂姐又問玳安：「真個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於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妝點打扮，出來。眾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纒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

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灑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吩咐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户捧酒。喬大户到忙欠身道：「到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户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教他服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户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婊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願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們不曉的。趁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個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灑上些水，看出汁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掉過來，就是個兒乾子（二七）。」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二八）。」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難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

道（二十九）。」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拿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西上車兒（三十），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對了。他原來是個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攘刀子，好乾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磕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鬪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拿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們聽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够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三十一）。這裡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

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於是常懷嫉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鬢，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裡，他怎的這般哭？」奶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趕着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抱這孩兒。奶子如意兒就說：「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拿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兒來，抱在懷裡，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



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炮螺兒（三三）。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抬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早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只怕唬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裡，奶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吩咐：「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唬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奶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奶子，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奶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

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提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奶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唬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唬了他，就一字沒得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

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三三）。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漾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注釋：

- (一) 四宅——指縣衙裡四位主要行政長官，即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也稱四衙。 (二) 一總——一起，總共。
- (三) 玉黃李子兒——一種李子的優良品種，個大，玉黃色。 (四) 提□錢——□疑是「人」字，介紹生意提取的佣金。 (五) 副東——請客時幫助主人招待客人的人。 (六) 博浪鼓——玩具。有柄小鼓，來回轉動時，拴在短繩上的鼓錘打擊鼓面發聲。 (七) 八仙桌——可坐八人的大方桌。 (八) 門上人——看守門戶的僕人。 (九) 絕早——極早。 (十) 上姓——尊稱別人的姓氏，猶言貴姓。 (十一) 告水災——因遭水災而乞討求告，此喻乞求或告饒的人。 (十二) 虎口——拇指和食指相連處的穴位。 (十三) 醮——此處指灸烤人體穴位用的艾絨柱。 (十四) 丁八——娼門隱語。「丁」為「頂」之變音，「頂八」隱「分」字。 (十五) 收頭——一種在喪葬中舉行的儀式，即送葬親友將披散的頭髮收束起來。 (十六) 劉九兒——元明戲劇中小叫化的通稱。 (十七) 硃碓——令人厭惡。也作硃碓，硃碓。 (十八) 狗撾門——諷刺人說唱太單調，不耐聽。

(十九) 搖席破座——行爲乖張，破壞酒席的秩序和氣氛。 (二十) 花兒——此處作花炮解。 (二一) 青刀馬過——指兩性交合。 (二二) 寒鴉兒過——寒諧含，鴉諧鴨(指陽具)，此句隱指女子吮啞陽物，即所謂品簫。

(二三) 弄心——弄心機，耍手腕。 (二四) 鴛子——妓女的假母。 (二五) 合節——合得來。 (二六)

女先生——說唱詞曲的女藝人。 (二七) 兒乾子——没出息，不成器的人。 (二八) 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

斜紋布——這四句話的第一個字連起來是「望巴汗斜」，諧「王八汗邪」，罵人之語。 (二九) 不把將軍爲神道——

不把五道將軍當作神靈看，意即不知道我的厲害。 (三十) 鬼西上車兒——鬼西，即「醜」字的拆寫。 (三一)

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此句比喻人多管閑事，管得太多。 (三二) 蝸螺兒——一種用乳酪制成的甜食。又作泡

螺。 (三三) 着驚——受驚。

### 第三十三回

### 陳經濟失鑰罰唱

###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爲。  
枉將財帛爲根蒂，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涼空過眼，塵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不開眉笑待何如。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現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漾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裡去搽與老淫婦一搽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一）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

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拿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裡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個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絲綫，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

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拿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綫鋪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二），教他與夥計在那裡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綫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裡。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經濟已是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擾哥，到家晚了，今日再爬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裨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裡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於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買賣。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公。對着來保當面只拿出九兩備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綫。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三），常坐到二三更方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鬣游蜂，嫩蕊半開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

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緞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過這邊來，拿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你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拿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個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拿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菜，篩上壺酒，拿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玷言玷語（四），我是聽不上。」一面吩咐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

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杯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

娘兒們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吩咐：「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呵（五）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經濟請來。見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個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掉了造化了。」撮了個嘴兒，教春梅：「拿寬杯兒來，篩與你姐夫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六），取了個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鋪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七）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經濟笑着，拿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箸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八）？」春梅也不拿箸，故意毆（九）他，向攢盒（十）內取了兩個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於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像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有兩樁兒，鵝卵

石、牛犄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吃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過喬大戶房子裡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十一）？」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拿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們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奈何他怎的？」

那經濟走到鋪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拿鑰匙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頭裡我没見你拿來。」經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掉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十二）的你恁有魂沒識（十三）、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少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



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經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俺們拿了他的一般。」急得經濟只是牛回磨轉（十四）。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臊。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鋪子裡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十五）好的唱四個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經濟道：「這五娘，就勒措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的好曲兒？」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裡撐心柱肝（十六），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春梅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杯，蓋着臉兒好唱。」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玉黃李子兒抬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蘋婆臉兒搗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個外實裡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勾牛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鵝毛菊在斑竹簾兒下喬叫。多虧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梳妝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門子去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兒繞到處尋你，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兒來叫。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同在碧桃花下鬪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丟了，曾在轉枝蓮下纏勾你幾遭。叫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聽知，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麼張致？可不教人家笑話不了！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鋪子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裡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經濟道：「耶嚶！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裡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經濟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銀錢名（山坡羊），一發孝順你老人家罷。」於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拿着黃粟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裡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

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籍兒印在心裡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涎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炖着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冤家乾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拿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鵝眼兒閑氣。你榆葉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碌錢，身子小眼兒大無樁兒可取，只好被那一條棍滑鏝兒油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鏟邊火漆打咯咯跌澗兒無所不爲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顛三一個黑沙也是不值。叫了聲二興兒姐姐你試聽知，可惜我黃鄧鄧的金背，配你這錠難兒一臉褶子。

經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拿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杯。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杯。」月娘

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挂着這孩子，徑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奶子抱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們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

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勾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倒好往對門喬大户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拿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們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空工（十七）好在那裡做活。」月娘吩咐：「你教他躲開，等俺們瞧瞧去。」平安兒道：「娘們只顧瞧，不妨事。他們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空工抬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曾打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唬的臉蠟渣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失了腳，不曾磕着那裡？」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唬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裡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

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於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進的廳，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幾時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於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十八）吃。那消半夜，掉下來了，在馬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胚胎未能全性命，真靈先到查冥天。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家，倒没曾在上房睡，在玉樓房中歇了。

到次日，玉樓早晨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的，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裡，纔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裡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十九）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的一地裡知道。平白臊刺刺的抱什麼空窩（二十），惹的人動的唇齒。」以此就没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

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綫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

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二二）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現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因此街上人見他這般說謊，順口叫他做「韓搗鬼」。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蛇蝎皮（二三），在街上虛飄說詐，掇着肩膀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耍錢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奸，要便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立賸人。人略鬪他鬪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群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在牛皮小巷住着，門面三間，房的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通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嫗灑巷，或夜晚扒在牆上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奸。

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味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衆人賸見踪跡，小猴子爬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掇開房門。韓二奪門

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撾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裡，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奸。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站看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叔通奸，兩個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像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檐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

這裡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鋪子裡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盃（二三）的一頂帽兒，細網巾圈，玄色緞子履鞋，清水絨襪兒，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凳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在我恩主西門大官人門下做

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白汝謊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做只做綫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綫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貨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的。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二四），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鋪子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現拴到鋪（三五）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趑（二六）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舒嘴子——隨便開口。 (二) 官錢——官身錢。匠作及職役人等用交納銀錢代替出官身。 (三) 佛曲兒——僧尼宣講佛經時唱的曲子。 (四) 玷言玷語——閑言碎語。 (五) 呵——此處義同「喝」字。
- (六) 科範——原指戲劇表演程式，此處解釋為標準動作姿勢。 (七) 刁刁的——一點點一點點，形容量小。
- (八) 吃算酒——光喝酒，不吃菜。 (九) 毆——同嘔、樞，使不愉快。 (十) 攢盒——也叫春槓、菓盒。一種漆制的木盒，內置幾個小瓷盤，用以盛放乾菓、糕點。 (十一) 送茶——送禮。 (十二) 扯落——牽扯。
- (十三) 有魂沒識——意同失魂落魄。 (十四) 牛回磨轉——團團轉。 (十五) 眼生——不熟、不常見。
- (十六) 撐心柱肝——撐滿心胸。 (十七) 盆工——做粗活的工人。 (十八) 艾酒——中醫學認為，艾葉浸酒，主治月經不調、痛經、胎漏下血、帶下等症。 (十九) 鍋臍灰——中藥名。用雜草燃燒後附於鍋底的烟灰，主治吐血、血崩帶下等症。 (二十) 抱空窩——雌禽伏窩不孵蛋叫抱空窩，比喻婦女小產坐月子，而沒有生下孩子。
- (二一) 大爺——伯父。 (二二) 蛇蝦皮——蛇蝦，蜚蠊，一種甲殼油黑光亮的昆蟲，蛇蝦皮喻外表漂亮、內在醜惡的人。 (二三) 盔——給帽子上漿使硬，像頭盔。 (二四) 房中話兒——指夫妻枕席之言。 (二五) 鋪——又作廂鋪，基層聯保治安組織。 (二六) 翅趟——翅膀揚起，想溜的意思。